

## 目录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一） .....	1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五） .....	7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九） .....	8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一〇） .....	10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轉輪王經.....	10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之一.....	22
閻浮提州品第一.....	22
鬱單曰品第二.....	31
轉輪聖王品第三.....	35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之二.....	40
地獄品第四.....	40
龍鳥品第五.....	55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之三.....	61
阿須倫品第六.....	61
四天王品第七.....	63
忉利天品第八.....	65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之四.....	80
三災品第九.....	80
戰鬪品第十.....	90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之五.....	98
三中劫品第十一.....	98
世本緣品第十二.....	100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五） .....	113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五） .....	113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一） .....	114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一一） .....	114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一〇） .....	115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天經.....	118

佛說長阿含經之大會經.....	121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八） .....	127
雜阿含經（八六一） .....	128
雜阿含經（八六二） .....	128
雜阿含經（八六三） .....	128
雜阿含經（八七一） .....	129
雜阿含經（八七二） .....	129
雜阿含經（一一四九） .....	130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蜚肆經.....	132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一） .....	151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四） .....	154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三） .....	160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一〇） .....	161
增一阿含經聽法品（四） .....	163
增一阿含經莫畏品（一） .....	163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二） .....	165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二） .....	169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三） .....	169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四） .....	170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鹽喻經.....	170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天使經.....	173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鸚鵡經.....	181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分別大業經.....	188
中阿含經心品受法經一.....	195
中阿含經心品受法經二.....	198
中阿含經大品癡慧地經.....	201
雜阿含經（五〇八至五三四） .....	211
雜阿含經（九〇七） .....	225
雜阿含經（九〇八） .....	226

雜阿含經（九一二） .....	228
雜阿含經（一一四六） .....	230
雜阿含經（一二四四） .....	232
佛說較量壽命經.....	234
佛說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	243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249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	252
佛說自愛經.....	272

##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比丘食後皆集普會講堂，作如是論議：「此須彌山極為廣大，非眾山之所及，甚奇！甚特！高廣極峻。如是，不久當復壞敗，無有遺餘，依須彌山更有大山，亦復壞敗。」

爾時，世尊以天耳聞眾多比丘而作是論，即從座起，往至彼講堂所，即就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在此為何等論？欲何所施行？」

諸比丘對曰：「諸人集此，論其法事，向所論說，皆自如法。」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汝等出家正應法論，亦復不捨賢聖默然。所以然者。若比丘集聚一處，當施行二事。云何為二？一者當共法論，二者當賢聖默然。汝等論此二事，終獲安隱，不失時宜。汝等向者，作何等如法之義？」

諸比丘對曰：「今眾多比丘來集此堂，作如是論議：『甚奇！甚特！此須彌山極高廣大，然此須彌山如是不久當復敗壞，及諸四面鐵圍山亦當如是壞敗。』向者，集此作如法論也。」

世尊告曰：「汝等欲聞此世間境界壞敗之變乎？」

諸比丘白佛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以時演說，使眾生之類心得解脫。」

世尊告諸比丘曰：「汝等善思念之，藏在心懷。」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須彌山者極為廣大，非眾山所及。若比丘欲知須彌山，出水上高八萬四千由旬，入水亦深八萬四千由旬。然須彌山四種寶所造：金、銀、水精、琉璃；又有四角，亦四

種所造：金、銀、水精、琉璃；金城銀郭，銀城金郭，水精城琉璃郭，琉璃城水精郭。然須彌山上有五種天在彼居止，皆由宿緣而住彼間。云何為五？所謂彼銀城中，有細脚天在彼居止；彼金城中，有尸利沙天在彼居止；水精城中，有歡悅天在彼居止；琉璃城中，有力盛天在彼居止；金、銀城中間，毘沙門天王在彼居住，將諸閼叉不可稱計。金城、水精城中間，有毘留博叉天王，將諸龍神在彼居止；水精城、琉璃城中間，有毘留勒叉天王在彼居止；琉璃城、銀城中間，有提頭賴吒天王在彼居止。

「比丘當知，須彌山下有阿須倫居止。若阿須倫欲與三十三天共鬪時，先與細脚天共鬪；設得勝，復至金城與尸利沙天共鬪；已勝尸利沙天，復至水精城與歡悅天共鬪；已勝彼，復至琉璃城；已勝彼天，便共三十三天共鬪。

「比丘當知，須彌山頂三十三天在彼居止，晝夜照明，光自相照，故致此耳。依須彌山，日月流行，日天子城郭縱廣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郭縱廣三十九由旬，最大星縱廣一由旬，最小星縱廣二百步。須彌山頂東、西、南、北，縱廣八萬四千由旬，近須彌山南有大鐵圍山，長八萬四千里，高八萬里。又此山表，有尼彌陀山圍彼山；去尼彌陀山，復有山名佉羅山；去此山，復更有山名卑沙山；去此山，復更有山名馬頭山；復更有山名毘那耶山；次毘那耶有山名鐵圍大鐵圍山。

「鐵圍中間有八大地獄，一一地獄有十六隔子。然彼鐵圍山於閻浮里地多所饒益，閻浮里地設無鐵圍山者，此間恒當臭處。鐵圍山表有香積山，香積山側有八萬四千白象王，止住彼間，各有六牙，金銀校飾。彼香山中有八萬四千窟，諸象在彼居止，皆金、銀、水精、琉璃所造。最上象者，釋提桓因躬自乘之，最下者，轉輪聖王乘之。香積山側有摩陀池水，皆生優

鉢蓮華、拘牟頭華，然彼諸象掘根而食。摩陀池水側復有山名優闍伽羅，然彼山皆生若干種草木，鳥狩虫蠡悉在彼間。依彼山，皆有神通得道之人而往彼間。次復有山名般荼婆，次復有山名耆闍崛山，此是閻浮里地所依之處。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此世間欲壞敗時，然天不降雨，所種生苗不復長大，諸有小河泉源皆悉枯竭。一切諸行皆歸無常，不得久住。比丘當知，或有是時，此四大駛河，所謂恒伽、私頭、死陀、婆叉，亦復枯竭而無遺餘。如是，比丘！無常百變，正謂此耳。

「比丘！或有是時，若此世間有二日出時，是時百草樹木皆悉凋落。如是，比丘！無常變易，不得久停，是時諸泉源小水皆悉枯竭。比丘當知，若二日出時，爾時四大海水百由旬內皆悉枯竭，漸漸至七百由旬，水自然竭。

「比丘當知，若世間三日出現時，四大海水千由旬內，水自然竭，漸漸乃至七千由旬，水自然竭。

「比丘當知，若四日出現世時，四大海水深千由旬在。如是，比丘！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不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世間有五日出時，是時四大海水，餘有七百由旬水，漸漸至百由旬。比丘當知，若五日出時，是時海水一由旬在，漸漸水竭而無遺餘。若五日出時，餘正有七尺水在，五日出時，海水盡竭無有遺餘。比丘當知，一切行無常，不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六日出時，此地厚六萬八千由旬皆悉烟出，須彌山亦漸漸融壞。若六日出時，此三千大千國土皆悉融壞，猶如陶家燒瓦器也。是時，三千大千剎土，亦復如是，洞然火出，靡不周遍。比丘當知，若六日出時，八大地獄亦復消滅，人民命終。依須彌山五種之天，亦復命終，三十三

天、豔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命終，宮殿皆空。若六日出時，是時須彌山及三千大千剎土，皆悉洞然而無遺餘。如是，比丘！一切行無常，不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七日出，是時此地雖厚六萬八千由旬及三千大千剎土，皆悉火起。若復七日出時，此須彌山漸漸融壞，百千由旬自然崩落，永無有餘，亦復不見塵烟之分，況見灰乎！是時，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宮殿，皆悉火然，此間火炎乃至梵天上。新生天子在彼天宮者，由來不見劫燒，見此炎光，普懷恐懼，畏為火所燒。然彼舊生天子等曾見劫燒，便來慰勞後生天子：『汝等勿懷恐懼，此火終不來至此間。』比丘當知，七日出時，從此間至六天，乃至三千大千剎土，悉為灰土，亦無形質之兆。如是，比丘！一切行無常，不可久保，皆歸於盡。爾時，人民命終，盡生他方剎土，若生天上。設復地獄中眾生宿罪已畢，生天上、若他方剎土；設彼地獄眾生罪未畢者，復移至他方剎土。比丘當知。若七日出時，無復日月光明、星宿之兆，是時日月已滅，無復晝夜。是謂，比丘！由緣報故，致此壞敗。

「比丘復當知，劫還成就時，或有是時，火還自滅，虛空之中有大雲起，漸漸降雨。是時，此三千大千剎土，水遍滿其中，水乃至梵天上。比丘當知，是時此水漸漸停住而自消滅。復有風起，名曰隨嵐，吹此水聚著一處。是時，彼風起千須彌山、千祇彌陀山、千尼彌陀山、千佉羅山、千伊沙山、千毘那山、千鐵圍山、千大鐵圍山；復生八千地獄，復生千馬頭山、千香積山、千般荼婆山、千優闍伽山、千閻浮提、千瞿耶尼、千弗于逮、千鬱單曰；復生千海水；復生千四天王宮、千三十三天、千豔天、千兜術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水滅地復還生。是時，地上自然

有地肥，極為香美，勝於甘露。欲知彼地肥氣味，猶如甜蒲桃酒。比丘當知，或有此時，光音天自相謂言：『我等欲至閻浮提，觀看彼地形還復之時。』光音天子來下世間，見地上有此地肥，便以指嘗著口中而取食之。是時，天子食地肥多者，轉無威神，又無光明，身體遂重而生骨肉，即失神足，不復能飛；又彼天子食地肥少，身體不重，亦復不失神足，亦能在虛空中飛行。

「是時，天子失神足者，皆共呼哭自相謂言：『我等今日極為窮厄，復失神足。』即住世間，不能復還天上，遂食此地肥。各各相視顏色。彼時天子欲意多者，便成女人，遂行情欲，共相娛樂。是謂，比丘！初世成時，有此姪法，流布世間，是舊常之法，女人必出於世；亦復舊法，非適今也。是時，餘光音天見此天子以墮落，皆來呵罵而告之曰：『汝等何為行此不淨之行？』是時，眾生復作是念：『我等當作方便，宜共止宿，使人不見。』轉轉作屋舍，自覆形體。是謂，比丘！有此因緣，今有屋舍。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地肥自然入地，後轉生粳米，極為鮮淨；亦無皮表，極為香好，令人肥白；朝收暮生，暮收朝生。是謂，比丘！爾時始有此粳米之名生。比丘！或有是時，人民懈怠不勤生活。彼人便作是念：『我今何為日日收此粳米？應當二日一收。』是時，彼人二日一收粳米。爾時，人民展轉懷妊，由此轉有生分。

「復有眾生語彼眾生言：『我等共取粳米。』是時，彼人報曰：『吾以取二日食糧。』此人聞已，復生此念：『我當儲四日食糧。』即時辦四日食糧。復有眾生語彼眾生：『可共相將外收粳米。』此人報曰：『吾以收四日食糧。』彼人聞已，便生此念：『吾當辦八日食糧。』即辦八日食儲。爾時，彼粳



米更不復生。

「是時，眾生各生此念：『世間有大災患，今此粳米遂不如本，今當分此粳米。』即時分粳米。爾時眾生復生此念：『我今可自藏粳米，當盜他粳米。』是時，彼眾生自藏粳米，便盜他粳米。彼主見盜粳米，語彼人曰：『汝何故取吾粳米？今捨汝罪，後莫更犯。』爾時，世間初有此盜心。是時，復有眾生聞此語，復自生念：『我今可藏此已粳米，當盜他粳米。』是時，彼眾生便捨己物，而取他物。彼主見已，語彼人曰：『汝今何為取我粳米乎？』然彼人默然不對。是時，物主即時手拳相加，自今已後，更莫相侵。

「是時，眾多人民聞眾生相盜，各共運集，自相謂言：『世間有此非法，各共相盜。今當立守田人，使守護田。其有眾生聰明高才者，當立為守田主。』是時，即選擇田主而語之曰：『汝等當知，世間有此非法竊盜，汝今守田當雇其直，諸人民來取他粳米者，即懲其罪。』爾時，即安田主。比丘當知，爾時，其守田者，號為刹利種，皆是舊法，非為非法。」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始有刹利種，        姓中之上者，  
聰明高才人，        天人所敬待。

「爾時，其有人民侵他物者，是時刹利取懲罰之。然復彼人不改其愆，故復犯之。是時刹利之主勅作刀杖，取彼人而梟其首。爾時，世間初有此殺生。是時，眾多人民聞此教令：『其有竊盜粳米者，刹利主即取殺之。』皆懷恐懼，衣毛皆豎，各作草廬於中坐禪，修其梵行，而一其心，捨離家業、妻子、兒婦獨靜其志，修於梵行。因此已來，而有婆羅門之名姓。是時，便有此二種姓出現世間。

「比丘當知，彼時由盜故便有殺生，由殺故便有刀杖。是

時，刹利主告人民曰：『其有端政高才者，當使統此人民。』又告之曰：『其有人民竊盜者，使懲其罪。』爾時，便有此毘舍種姓，出現於世。

「爾時，多有眾生便生此念：『今日眾生之類各共殺生，皆由業之所致也，今可來往周旋以自生活。』爾時，便有首陀羅種姓，出現世間。」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初有刹利種，        次有婆羅門，  
第三名毘舍，        次復首陀姓。  
有此四種姓，        漸漸而相生，  
皆是天身來，        而同為一色。」

「比丘當知，爾時，有此殺、盜心，無復有此自然粳米。

「爾時，便有五種穀子：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枝子，四者華子，五者果子，及餘所生之種子，是謂五種之子。皆是他方刹土風吹使來，取用作種以此自濟。如是，比丘！世間有此瑞應，便有生、老、病、死，致使今日有五盛陰身，不得盡於苦際，此名為劫成敗時之變易也。吾與汝說，諸佛世尊常所應行，今盡與汝說之。當樂閑居靜處，當念坐禪，勿起懈怠，今不精誠，後悔無益。此是我之教誨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天地大動有八因緣。云何為八？比丘當知，此閻浮里地，南北二萬一千由旬，東西七千由旬，

厚六萬八千由旬，水厚八萬四千由旬，火厚八萬四千由旬，火下有風厚六萬八千由旬，風下際有金剛輪，過去諸佛世尊舍利盡在彼間。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大風正動，火亦動；火已動，水便動；水已動，地便動，是謂第一因緣使地大動。

「復次，菩薩從兜術天降神來下，在母胎中，是時地亦大動，是謂第二因緣使地大動。

「復次，菩薩降神出母胎時，天地大動，是謂第三因緣使地大動。

「復次，菩薩出家學道，成無上正真等正覺，是時天地大動，是謂第四因緣使地大動。

「復次，若如來入無餘涅槃界而取滅度，是時天地大動，是謂第五因緣使地大動。

「復次，有大神足比丘心得自在，隨意欲行無數變化，或分身為百千之數，復還為一，飛行虛空，石壁皆過，踊沒自由，觀地無地想，了悉空無，是時地為大動，是謂第六因緣地為大動。

「復次，諸天大神足，神德無量，從彼命終還生彼間，由宿福行，具足諸德，捨本天形，得作帝釋、若梵天王。時地為大動，是謂第七因緣地為大動。

「復次，若眾生命終福盡，是時諸國王不樂本邦，各各相攻伐，或飢餓死者，或刀刃死者，是時天地大動，是謂第八因緣使地大動。如是，比丘！有八因緣使天地大動。」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生漏梵志白世尊曰：「為有幾劫過去？」

佛告梵志：「過去諸劫不可稱計。」

梵志白佛：「為可計數不乎？沙門瞿曇恒說三世。云何為三？所謂過去、將來、現在。沙門瞿曇亦知過去、當來、現在之世，唯願沙門演說劫數之義。」

佛告梵志：「若當我說因此劫，復次此劫，我既滅度，汝取命終，不知劫數之義。所以然者，如今人壽短促，極壽不過百年。計百年中數劫者，我取滅度，汝既命終，終不知劫數之義。梵志當知，如來亦有此知，具足分別劫數，眾生壽命長短，受其苦樂，皆悉分明。今當與汝引譬，智者以譬喻得解。猶如恒沙之數，亦無有限，無有量，不可計算，過去劫者其數如是。不可稱計，不可籌量。」

梵志白佛：「當來劫頗有幾數？」

佛告梵志：「亦恒沙之數，無有齊畔，不可稱計，非算所及。」

梵志復問佛：「頗有現在劫、成敗劫乎？」

佛告梵志：「有此成劫、敗劫，非一劫、百劫，猶如器皿在危地，終不安住；設當住者要當顛倒，諸世界方域亦復如是。或有劫成，或有劫敗，此數亦復叵計為幾劫成，為幾劫敗。所以然者，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眾生以無明結覆蓋，漂浪流滯，從今世至後世，從後世至今世，長夜受苦惱，當可厭患去離此惱。是故，梵志！當作是學。」

爾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沙門瞿曇！甚奇！甚特！知過去當來劫數之義，我今重復自歸沙門瞿曇！唯願沙門瞿曇聽為優婆塞，盡其形壽不敢復殺，乃至飲酒。」

爾時，生漏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有一異比丘白世尊言：「劫頗有邊際乎？」

佛告比丘：「方便引譬，然劫數無窮盡，過去久遠，於此賢劫中，有佛出，號曰俱樓孫至真、等正覺。爾時，此耆闍崛山更有姓號。爾時，羅閱城人民之類，上此耆闍崛山中，四日四夜，行乃徹頂。又復，比丘！拘那含牟尼佛時，此耆闍崛山更有姓號。爾時，羅閱城人民之類，三日三夜，行乃至此山頂。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此耆闍崛山更有姓號。時，羅閱城人民之類，二日二夜，行乃至此山頂。如我今日釋迦文佛出現於世，此山名耆闍崛山，須臾之頃乃到此山頂。若彌勒如來出現於世，此山亦名耆闍崛山。所以然者，諸佛神力咸使出此山在。

「比丘！當以方便，知劫有衰盡，不可稱計。然劫有二種：大劫、小劫。若於劫中無佛出世，爾時復有辟支佛出世，此名為小劫。若如來於劫中出世，爾時彼劫中無有辟支佛出現於世，此名為大劫。比丘！當以此方便，知劫數長遠，不可稱計。是故，比丘！當憶此劫數之義。」

爾時，異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轉輪王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摩兜麗剎利，在[木\*奈]林駛河岸。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當自然法燈，自歸己法，

莫然餘燈，莫歸餘法。諸比丘！若自然法燈，自歸己法，不然餘燈，不歸餘法者，便能求學得利，獲福無量。所以者何？比丘！昔時有王名曰堅念，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云何成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如前所說成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

「於是，堅念王而於後時，天輪寶移，忽離本處。有人見之，詣堅念王白曰：『天王！當知天輪寶移離於本處。』堅念王聞已，告曰：『太子！我天輪寶移離於本處。太子！我自曾從古人聞之，若轉輪王天輪寶移離本處者，彼王必不久住，命不久存。太子！我已得人間之欲，今當復求於天上欲。太子，我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太子！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於汝，汝當如法治化，莫以非法，無令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太子！汝後若見天輪寶移離本處者，汝亦當復以此國政授汝太子，善教勅之。授太子國已，汝亦當復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於是。』堅念王授太子國，善教勅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時，堅念王出家學道七日之後，彼天輪寶即沒不現，失天輪已，剎利頂生王便大憂惱，愁感不樂，剎利頂生王即詣父堅念王仙人所。到已，白曰：『天王！當知天王學道七日之後，彼天輪寶便沒不現。』父堅念王仙人告子剎利頂生王曰：『汝莫以失天輪寶故而懷憂感。所以者何？汝不從父得此天輪。』剎利頂生王復白父曰：『天王！我今當何所為？』

「父堅念王仙人告其子曰：『汝當應學相繼之法，汝若學相繼之法者，於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已，彼天輪寶必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

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爍。』刹利頂生王復白父曰：『天王！云何相繼之法欲令我學？令我學已，於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已，彼天輪寶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爍。』

「父堅念王仙人復告子曰：『汝當觀法如法，行法如法，當為太子、后妃、嫫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蜚蟲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炎+數]、綰縵、給使、明燈。若汝國中有上尊、名德、沙門、梵志者，汝當隨時往詣彼所，問法受法：「諸尊！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為罪？何者為福？何者為妙？何者非妙？何者為黑？何者為白？黑白之法從何而生？何者現世義？何者後世義？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惡？」從彼聞已，行如所說。若汝國中有貧窮者，當出財物，以給恤之。子！是謂相繼之法，汝當善學。汝善學已，於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已，彼天輪寶必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焰，光明昱爍。』

「刹利頂生王便於後時觀法如法，行法如法，而為太子、后妃、嫫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蜚蟲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炎+數]、綰縵，給使、明燈。若其國中有上尊、名德、沙門、梵志者，便自隨時往詣彼所，問法受法：『諸尊！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為罪？何者為福？何者為妙？何者非妙？何者為黑？何者為白？黑白之法從何而生？何者現世義？何者後世義？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惡？』從彼

聞已，行如所說。若其國中有貧窮者，即出財物，隨時給恤。刹利頂生王於後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已，彼天輪寶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爍，彼亦得轉輪王，亦成就七寶，亦得人四種如意之德。云何成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亦如前說。

「彼轉輪王而於後時，天輪寶移，忽離本處。有人見之，詣轉輪王白曰：『天王！當知天輪寶移離於本處。』轉輪王聞已，告曰：『太子！我天輪寶移離本處。太子！我曾從父堅念王仙人聞之：若轉輪王天輪寶移離本處者，彼王必不久住，命不久存。太子！我已得人間之欲，今當復求於天上欲。太子！我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太子！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於汝，汝當如法治化，莫以非法，無令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太子！汝後若見天輪寶移離本處者，汝亦當復以此國政授汝太子，善教勅之。授太子國已，汝亦當復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於是。』轉輪王授太子國，善教勅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彼轉輪王出家學道七日之後，彼天輪寶即沒不現，失天輪已，刹利頂生王而不憂惑，但染欲著欲，貪欲無厭，為欲所縛，為欲所觸，為欲所使，不見灾患，不知出要，便自出意治國，以自出意治國故，國遂衰減，不復增益，猶如昔時諸轉輪王學相繼法，國土人民轉增熾盛，無有衰減。刹利頂生王亦復如是，自出意治國，以自出意治國故，國遂衰減，不復增益。

「於是，國師梵志案行國界，見國人民轉就衰減，不復增益，便作是念：『刹利頂生王自出意治國，以自出意治國故，國土人民轉就衰減，不復增益，猶如昔時諸轉輪王學相繼法，



國土人民轉增熾盛，無有衰減。此刹利頂生王亦復如是，自出意治國，以自出意治國故，國土人民轉就衰減，不復增益。』

「國師梵志即共往詣刹利頂生王，白曰：『天王！當知天王自出意治國，以自出意治國故，國土人民轉就衰減，不復增益，猶如昔時諸轉輪王學相繼法，國土人民轉增熾盛，無有衰減。今天王亦復如是，自出意治國，以自出意治國故，國土人民轉就衰減，不復增益。』刹利頂生王聞已告曰：『梵志！我當云何？』國師梵志白曰：『天王！國中有人聰明智慧，明知算數，國中有大臣眷屬學經明經，誦習受持相繼之法，猶如我等一切眷屬。天王！當學相繼之法。學相繼法已，於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已，彼天輪寶必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爍。』

「刹利頂生王復問曰：『梵志！云何相繼之法欲令我學？令我學已，於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已，彼天輪寶必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爍。』國師梵志白曰：『天王！當觀法如法，行法如法，當為太子、后妃、嫪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蜚蟲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毼[毯-炎+數]、綰綰，給使、明燈。若王國中有上尊、名德、沙門、梵志者，當自隨時往詣彼所，問法受法：「諸尊！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為罪？何者為福？何者為妙？何者非妙？何者為黑？何者為白？黑白之法從何而生？何者現世義？何者後世義？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惡？」從彼聞已，行如所說。若王國中有貧窮者，當出財物，用給恤之。天王！是謂相繼之法，當善取學。善取

學已，於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已，彼天輪寶必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爍。』

「刹利頂生王便於後時觀法如法，行法如法，而為太子、后妃、嫫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蜚蟲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毼[毯-炎+數]、綰綰，給使、明燈。若其國中有上尊、名德、沙門、梵志者，便自隨時往詣彼所，問法受法：『諸尊！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為罪？何者為福？何者為妙？何者非妙？何者為黑？何者為白？黑白之法從何而生？何者現世義？何者後世義？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惡？』從彼聞已，行如所說。

「然國中民有貧窮者，不能出物，用給恤之，是為困貧無財物者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窮困故，便盜他物；因偷盜故，其主捕伺收縛，送詣刹利頂生王，白曰：『天王！此人盜我物，願天王治。』刹利頂生王問彼人曰：『汝實盜耶？』彼人白曰：『天王！我實偷盜。所以者何？天王！以貧困故，若不盜者，便無以自濟。』刹利頂生王即出財物而給與之，語盜者曰：『汝等還去，後莫復作。』於是，國中人民聞刹利頂生王若國中人有行盜者，王便出財物而給與之。由斯之故，人作是念：『我等亦應盜他財物。』於是，國人各各競行盜他財物。是為困貧無財物者，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窮困故，盜轉滋甚。因盜滋甚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八萬歲，子壽四萬歲。比丘！彼人壽四萬歲時，有人便行盜他財物，其主捕伺收縛，送詣刹利頂生王，白曰：『天王！此人盜我物，願天王治。』刹利頂生王問彼人曰：『汝

實盜耶？』彼人白曰：『天王！我實偷盜。所以者何？以貧困故，若不盜者，便無以自濟。』刹利頂生王聞已，便作是念：『若我國中有盜他物，更出財物盡給與者，如是唐空竭國藏，盜遂滋甚。我今寧可作極利刀，若我國中有偷盜者，便收捕取，坐高標下，斬截其頭。』

「於是，刹利頂生王後便勅令，作極利刀：『若國中有盜他物者，即勅捕取，坐高標下，斬截其頭。』國中人民聞刹利頂生王勅作利刀，若國中有盜他物者，即便捕取，坐高標下，斬截其頭。『我亦寧可效作利刀，持行劫物，若從劫物者，捉彼物主而截其頭。』於是，彼人則於後時效作利刀，持行劫物，捉彼物主，截斷其頭。是為困貧無財物者，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窮困故，盜轉滋甚；因盜滋甚故，刀殺轉增。因刀殺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四萬歲，子壽二萬歲。

「比丘！人壽二萬歲時，有人盜他財物，其主捕伺收縛，送詣刹利頂生王，白曰：『天王！此人盜我財物，願天王治。』刹利頂生王問彼人曰：『汝實盜耶？』時，彼盜者便作是念：『刹利頂生王若知其實，或縛鞭我，或拋或擯，或罰錢物，或種種苦治，或貫標上，或梟其首，我寧可以妄言欺誑刹利頂生王耶？』念已，白曰：『天王！我不偷盜，是為困貧無財物者，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窮困故，盜轉滋甚；因盜滋甚故，刀殺轉增；因刀殺增故，便妄言、兩舌轉增。因妄言、兩舌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二萬歲，子壽一萬歲。

「比丘！人壽萬歲時，人民或有德，或無德，若無德者，彼為有德人起嫉妬意而犯其妻。是為困貧無財物者，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窮困故，盜轉滋甚；因盜滋甚故，刀殺轉增；

因刀殺增故，便妄言，兩舌轉增；因妄言、兩舌增故，便嫉妬、邪淫轉增。因嫉妬、邪淫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萬歲，子壽五千歲。

「比丘！人壽五千歲時，三法轉增，非法、欲、惡貪、邪法。因三法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五千歲，子壽二千五百歲。比丘！人壽二千五百歲時，復三法轉增，兩舌、麤言、綺語。因三法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二千五百歲，子壽千歲。比丘！人壽千歲時，一法轉增，邪見是也。因一法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千歲，子壽五百歲。

「比丘！人壽五百歲時，彼人盡壽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門、梵志，不行順事，不作福業，不見後世罪。彼因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門、梵志，不行順事，不作福業，不見後世罪故，比丘！父壽五百歲，子壽或二百五十、或二百歲。比丘！今若有長壽，或壽百歲，或不啻者。」

佛復告曰：「比丘！未來久遠時，人壽十歲。比丘！人壽十歲時，女生五月，即便出嫁。比丘！人壽十歲時，有穀名稗子，為第一美食，猶如今人，粳糧為上饌。比丘！如是人壽十歲時，有穀名稗子，為第一美食。比丘！人壽十歲時，若今日所有美味，酥油、鹽、蜜、甘蔗、糖，彼一切盡沒。比丘！人壽十歲時，若行十惡業道者，彼便為人所敬重，猶如今日若行十善業道者，彼便為人所敬重。比丘！人壽十歲時亦復如是，若行十惡業道者，彼便為人之所敬重。比丘！人壽十歲時都無有善名，況復有行十善業道？

「比丘！人壽十歲時，有人名彈罰，周行遍往，家家彈罰。比丘！人壽十歲時，母於其子極有害心，子亦於母極有害心，

父子、兄弟、姊妹、親屬，展轉相向，有賊害心，猶如獵師見彼鹿已，極有害心。比丘！人壽十歲時亦復如是，母於其子極有害心，子亦於母極有害心，父子、兄弟、姊妹、親屬，展轉相向，有賊害心。比丘！人壽十歲時，當有七日刀兵劫，彼若捉草，即化成刀，若捉樵木，亦化成刀，彼以此刀各各相殺，彼於七日刀兵劫，過七日便止。

「爾時，亦有人生慙耻羞愧，厭惡不愛，彼人七日刀兵劫時，便入山野，在隱處藏，過七日已，則從山野於隱處出，更互相見，生慈愍心，極相愛念。猶如慈母，唯有一子，與久離別，從遠來還，安隱歸家，相見喜歡，生慈愍心，極相愛念。如是彼人過七日後，則從山野於隱處出，更互相見，生慈愍心，極相愛念，共相見已，便作是語：『諸賢！我今相見，今得安隱，我等坐生不善法故，今值見此，親族死盡，我等寧可共行善法。云何當共行善法耶？我等皆是殺生之人，今寧可共離殺、斷殺，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十歲人生子壽二十。比丘！壽二十歲人復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共離殺、斷殺，然故共行不與而取。我等寧可離不與取、斷不與取，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二十歲人生子壽四十。

「比丘！壽四十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然故行邪淫。我等寧可離邪淫、斷邪淫，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

四十歲人生子壽八十。

「比丘！壽八十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淫、斷邪淫，然故行妄言。我等寧可離妄言、斷妄言，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八十歲人生子壽百六十。

「比丘！壽百六十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淫、斷邪淫，離妄言、斷妄言，然故行兩舌。我等寧可離兩舌、斷兩舌，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百六十歲人生子壽三百二十歲。

「比丘！壽三百二十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淫、斷邪淫，離妄言、斷妄言，離兩舌、斷兩舌，然故行麤言。我等寧可離麤言、斷麤言，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三百二十歲人生子壽六百四十。

「比丘！壽六百四十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淫、斷邪淫，離妄言、斷妄言，離兩舌、斷兩舌，離麤言、斷麤言，然故行綺語。我等寧可離綺語、斷綺語，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

轉好已，比丘！壽六百四十歲人生子壽二千五百。

「比丘！壽二千五百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淫、斷邪淫，離妄言、斷妄言，離兩舌、斷兩舌，離麤言、斷麤言，離綺語、斷綺語，然故行貪嫉。我等寧可離貪嫉、斷貪嫉，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二千五百歲人生子壽五千。

「比丘！壽五千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淫、斷邪淫，離妄言、斷妄言，離兩舌、斷兩舌，離麤言、斷麤言，離綺語、斷綺語，離貪嫉、斷貪嫉，然故行瞋恚。我等寧可離瞋恚、斷瞋恚，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五千歲人生子壽一萬。

「比丘！壽萬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淫、斷邪淫，離妄言、斷妄言，離兩舌、斷兩舌，離麤言、斷麤言，離綺語、斷綺語，離貪嫉、斷貪嫉，離瞋恚、斷瞋恚，然故行邪見。我等寧可離邪見、斷邪見，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萬歲人生子壽二萬。

「比丘！壽二萬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淫、斷邪淫，離妄言、

斷妄言，離兩舌、斷兩舌，離麤言、斷麤言，離綺語、斷綺語，離貪嫉、斷貪嫉，離瞋恚、斷瞋恚，離邪見、斷邪見，然故有非法、欲惡、貪行邪法。我等寧可離此三惡不善法、斷三惡不善法，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二萬歲人生子壽四萬。

「比丘！人壽四萬歲時孝順父母，尊重恭敬沙門、梵志，奉行順事，修習福業，見後世罪。彼因孝順父母，尊重恭敬沙門、梵志，奉行順事，修習福業，見後世罪故，比丘！壽四萬歲人生子壽八萬。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大豐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雞一飛。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女年五百乃當出嫁。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唯有如是病，寒熱、大小便、欲、不食、老，更無餘患。

「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有王名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比丘！諸剎利頂生王得為人主，整御天下，行自境界，從父所得，彼因行自境界，從父所得，壽不轉減，形色不惡，未曾失樂，力亦不衰。諸比丘！汝等亦應如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行自境界，從父所得。諸比丘！汝等因行自境界，從父所得，壽不轉減，形色不惡，未曾失樂，力亦不衰。

「云何比丘行自境界，從父所得？此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內覺、心、法如法，是謂比丘行自境界，從父所得。云何比丘壽？此比丘修欲定如意足，依遠離，依無欲，依滅盡，趣向出



要；修精進定，修心定，修思惟定如意足，依遠離，依無欲，依滅盡，趣向出要，是謂比丘壽。云何比丘色？此比丘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介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是謂比丘色。云何比丘樂？此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比丘樂。云何比丘力？此比丘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比丘力。

「比丘！我不更見有力不可降伏如魔王力，彼漏盡比丘則以無上聖慧之力而能降伏。」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轉輪王經竟(六千三百一十三字)

##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之一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 閻浮提州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俱利窟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時，眾比丘於食後集講堂上議言：「諸賢！未曾有也，今此天地何由而敗？何由而成？眾生所居國土云何？」

爾時，世尊於閑靜處天耳徹聽，聞諸比丘於食後集講堂上議如此言。爾時世尊於靜窟起，詣講堂坐，知而故問，問諸比丘：「向者所議，議何等事？」

諸比丘白佛言：「我等於食後集法講堂議言：『諸賢！未曾有也，今是天地何由而敗？何由而成？眾生所居國土云

何？』我等集堂議如是事。」

佛告諸比丘言：「善哉！善哉！凡出家者應行二法：一賢聖默然，二講論法語。汝等集在講堂，亦應如此賢聖默然，講論法語。諸比丘！汝等欲聞如來記天地成敗、眾生所居國邑不耶？」

時，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今正是時，願樂欲聞。世尊說已，當奉持之。」

佛言：「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佛告諸比丘：「如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如是千世界，千世界中有千日月、千須彌山王、四千天下、四千大天下、四千海水、四千大海、四千龍、四千大龍、四千金翅鳥、四千大金翅鳥、四千惡道、四千大惡道、四千王、四千大王、七千大樹、八千大泥犁、十千大山、千閻羅王、千四天王、千忉利天、千焰摩天、千兜率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是為小千世界。如一小千世界，爾所小千千世界，是為中千世界。如一中千世界，爾所中千千世界，是為三千大千世界。如是世界周匝成敗，眾生所居名一佛刹。」

佛告比丘：「今此大地深十六萬八千由旬，其邊無際，地止於水，水深三千三十由旬，其邊無際，水止於風，風深六千四十由旬，其邊無際。比丘！其大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其邊無際，須彌山王入海水中八萬四千由旬，出海水上高八萬四千由旬，下根連地，多固地分，其山直上，無有阿曲，生種種樹，樹出眾香，香遍山林，多諸賢聖，大神妙天之所居止。其山下基純有金沙，其山四面有四埵出，高七百由旬，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四埵斜低，曲臨海上。」

「須彌山王有七寶階道，其下階道廣六十由旬，挾道兩邊有七重寶牆、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金牆銀門，銀

牆金門，水精牆琉璃門，琉璃牆水精門，赤珠牆馬瑙門，馬瑙牆赤珠門，車璩牆眾寶門。其欄楯者，金欄銀栴，銀欄金栴，水精欄琉璃栴，琉璃欄水精栴，赤珠欄馬瑙栴，馬瑙欄赤珠栴，車璩欄眾寶栴。其欄楯上有寶羅網，其金羅網下懸銀鈴，其銀羅網下懸金鈴，琉璃羅網懸水精鈴，水精羅網懸琉璃鈴，赤珠羅網懸馬瑙鈴，馬瑙羅網懸赤珠鈴，車璩羅網懸眾寶鈴。其金樹者金根金枝銀葉華實，其銀樹者銀根銀枝金葉華實，其水精樹水精根枝琉璃華葉，其琉璃樹琉璃根枝水精華葉，其赤珠樹赤珠根枝馬瑙華葉，其馬瑙樹者馬瑙根枝赤珠華葉，車璩樹者車璩根枝眾寶華葉。

「其七重牆，牆有四門，門有欄楯，七重牆上皆有樓閣臺觀，周匝圍遶有園觀浴池，生眾寶華葉，寶樹行列，花果繁茂，香風四起，悅可人心，鳧鴈鴛鴦，異類奇鳥，無數千種，相和而鳴。

「又須彌山王中級階道廣四十由旬，挾道兩邊有七重寶牆、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重，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如下階。上級階道廣二十由旬，挾道兩邊有七重寶牆、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重，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如中階。」

佛告比丘：「其下階道有鬼神住，名曰伽樓羅足。其中階道有鬼神住，名曰持鬘。其上階道有鬼神住，名曰喜樂。其四埵出高四萬二千由旬，四天大王所居宮殿，有七重寶城、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重，諸寶鈴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須彌山頂有三十三天宮，寶城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重，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過三十三天由旬一倍有焰摩天宮，過焰摩天宮由旬一倍有兜率天宮，過兜率天宮由旬一倍有化自在天宮，過化自在天宮由旬一

倍有他化自在天宮，過他化自在天宮由旬一倍有梵加夷天宮。

「於他化自在天、梵加夷天中間，有摩天宮，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重，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過梵伽夷天宮由旬一倍有光音天宮，過光音天由旬一倍有遍淨天宮，過遍淨天由旬一倍有果實天宮，過果實天由旬一倍有無想天宮，過無想天由旬一倍有無造天宮，過無造天由旬一倍有無熱天宮，過無熱天由旬一倍有善見天宮，過善見天由旬一倍有大善見天宮，過大善見天由旬一倍有色究竟天宮，過色究竟天上有空處智天、識處智天、無所有處智天、有想無想處智天，齊此名眾生邊際、眾生世界，一切眾生生、老、病、死、受陰、受有，齊此不過。」

佛告比丘：「須彌山北有天下，名鬱單曰，其土正方，縱廣一萬由旬，人面亦方，像彼地形。須彌山東有天下，名弗于逮，其土正圓，縱廣九千由旬，人面亦圓，像彼地形。須彌山西有天下，名俱耶尼，其土形如半月，縱廣八千由旬，人面亦爾，像彼地形。須彌山南有天下，名閻浮提，其土南狹北廣，縱廣七千由旬，人面亦爾，像此地形。須彌山北面天金所成，光照北方。須彌山東面天銀所成，光照東方。須彌山西面天水精所成，光照西方。須彌山南面天琉璃所成，光照南方。

「鬱單曰有大樹王，名菴婆羅，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弗于逮有大樹王，名伽藍浮，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俱耶尼有大樹王，名曰斤提，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又其樹下有石牛幢，高一由旬。閻浮提有大樹王，名曰閻浮提，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金翅鳥王及龍王樹，名俱利睒婆羅，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阿修羅王有樹，名善畫，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忉利天有樹，

名曰晝度，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

「須彌山邊有山，名伽陀羅，高四萬二千由旬，縱廣四萬二千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其山去須彌山八萬四千由旬，其間純生優鉢羅花、鉢頭摩花、俱物頭花、分陀利花，蘆葦、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香，香亦充遍。去伽陀羅山不遠有山，名伊沙陀羅，高二萬一千由旬，縱廣二萬一千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去伽陀羅山四萬二千由旬，其間純生優鉢羅花、鉢頭摩花、俱勿頭花、分陀利花，蘆葦、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香，香氣充遍。去伊沙陀羅山不遠有山，名樹巨陀羅，高萬二千由旬，縱廣萬二千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去伊沙陀羅山二萬一千由旬，其間純生四種雜花，蘆葦、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香，香氣充遍。去樹巨陀羅山不遠有山，名善見，高六千由旬，縱廣六千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去樹巨陀羅山萬二千由旬，其間純生四種雜花，蘆葦、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香，香氣充遍。

「去善見山不遠有山，名馬食山，高三千由旬，縱廣三千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去善見山六千由旬，其間純生四種雜花，蘆葦、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香，香氣充遍。去馬食山不遠有山，名尼民陀羅，高千二百由旬，縱廣千二百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去馬食山三千由旬，其間純生四種雜花，蘆葦、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香，香氣充遍。去尼民陀羅山不遠有山，名調伏，高六百由旬，縱廣六百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去尼民陀羅山千二百由旬，其間純生四種雜花，蘆葦、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香香氣充遍。去調伏山不遠有山，名金剛圍，高三百由旬，縱廣三百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去調伏山六

百由旬，其間純生四種雜花，蘆葦、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香，香氣充遍。

「去大金剛山不遠有大海水，海水北岸有大樹王，名曰閻浮，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其邊空地復有叢林，名菴婆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閻婆，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娑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多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那多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為男，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為女，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男女，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散那，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栴檀，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佉訓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波[木\*奈]婆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毗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香[木\*奈]，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為梨，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安石留，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為甘，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呵梨勒，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毗醯勒，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阿摩勒，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阿摩犁，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木\*奈]，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甘蔗，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葦，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竹，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舍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舍羅業，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木瓜，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大木瓜，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解脫華，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瞻婆，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婆羅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修摩那，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婆師，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多羅梨，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伽耶，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葡萄，縱廣五十由旬。

「過是地空，其空地中復有花池，縱廣五十由旬，復有鉢

頭摩池、俱物頭池、分陀利池，毒蛇滿中，各縱廣五十由旬。過是地空，其空地中有大海水，名鬱禪那，此水下有轉輪聖王道，廣十二由旬。挾道兩邊有七重牆、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閻浮提地轉輪聖王出于世時，水自然去，其道平現。去海不遠有山，名鬱禪，其山端嚴，樹木繁茂，花果熾盛，眾香芬馥，異類禽獸靡所不有。去鬱禪山不遠有山，名金壁，中有八萬巖窟，八萬象王止此窟中，其身純白，頭有雜色，口有六牙，齒間金填。過金壁山已，有山名雪山，縱廣五百由旬，深五百由旬，東西入海，雪山中間有寶山，高二十由旬。

「雪山埵出高百由旬，其山頂上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淨無穢，七寶砌壘、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種種異色，七寶合成。其欄楯者，金欄銀桃，銀欄金桃，琉璃欄水精桃，水精欄琉璃桃，赤珠欄馬瑙桃，馬瑙欄赤珠桃，車璩欄眾寶所成。金網銀鈴，銀網金鈴，琉璃網水精鈴，水精網琉璃鈴，車璩網七寶所成。金多羅樹金根金枝銀葉銀果，銀多羅樹銀根銀枝金葉金果，水精樹水精根枝琉璃花果，赤珠樹赤珠根枝馬瑙葉馬瑙花果，車璩樹車璩根枝眾寶花果。

「阿耨達池側皆有園觀浴池，眾花積聚，種種樹葉，花果繁茂，種種香風，芬馥四布，種種異類，諸鳥哀鳴相和。阿耨達池底，金沙充滿。其池四邊皆有梯陛，金桃銀陛，銀桃金陛，琉璃桃水精陛，水精桃琉璃陛，赤珠桃馬瑙陛，馬瑙桃赤珠陛，車璩桃眾寶陛。遶池周匝皆有欄楯，生四種花，青、黃、赤、白，雜色參間，華如車輪，根如車轂，花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阿耨達池東有恒伽河，從牛口出，從五百河入于東海。阿耨達池南有新頭河，從師子口出，從五百河入于南海。阿耨達池西有婆叉河，從馬口出，從五百河入于西海。阿耨達

池北有斯陀河，從象口中出，從五百河入于北海。阿耨達宮中有五柱堂，阿耨達龍王恒於中止。」

佛言：「何故名為阿耨達？阿耨達其義云何？此閻浮提所有龍王盡有三患，唯阿耨達龍無有三患。云何為三？一者舉閻浮提所有諸龍，皆被熱風、熱沙著身，燒其皮肉，及燒骨髓以為苦惱，唯阿耨達龍無有此患。二者舉閻浮提所有龍宮，惡風暴起，吹其宮內，失寶飾衣，龍身自現以為苦惱，唯阿耨達龍王無如是患。三者舉閻浮提所有龍王，各在宮中相娛樂時，金翅大鳥入宮搏撮或始生方便，欲取龍食，諸龍怖懼，常懷熱惱，唯阿耨達龍無如此患；若金翅鳥生念欲往，即便命終，故名阿耨達(阿耨達秦言無惱熱)。」

佛告比丘：「雪山右面有城，名毗舍離，其城北有七黑山，七黑山北有香山，其山常有歌唱伎樂音樂之聲。山有二窟，一名為晝，二名善晝，天七寶成，柔濡香潔，猶如天衣，妙音乾闥婆王從五百乾闥婆在其中止。晝、善晝窟北有娑羅樹王，名曰善住，有八千樹王圍遶四面。善住樹王下有象王，亦名善住，止此樹下，身體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其頭赤色，雜色毛間，六牙纖備，金為間填，有八千象圍遶隨從；其八千樹王下八千象，亦復如是。

「善住樹王北有大浴池，名摩陀延，縱廣五十由旬，有八千浴池周匝圍遶，其水清涼，無有塵穢，以七寶塹周匝砌壘，遶池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七寶成，金欄銀栴，銀欄金栴，水精欄琉璃栴，琉璃欄水精栴，赤珠欄馬瑙栴，馬瑙欄赤珠栴，車璩欄眾寶栴。其金羅網下垂銀鈴，其銀羅網下垂金鈴，水精羅網垂琉璃鈴，琉璃羅網垂水精鈴，赤珠羅網垂馬瑙鈴，馬瑙羅網垂赤珠鈴，車璩羅網垂眾寶鈴。其金樹者金根金枝銀葉花實，其銀樹者銀根銀枝金葉花實，水精樹者水精



根枝琉璃花寶，琉璃樹者琉璃根枝水精花寶，赤珠樹者赤珠根枝馬瑙花寶，馬瑙樹者馬瑙根枝赤珠花寶，硨磲樹者車璩根枝眾寶花寶。

「又其池底金沙布散，遶池周匝有七寶階道，金陛銀蹬，銀陛金蹬，水精陛琉璃蹬，琉璃陛水精蹬，赤珠陛馬瑙蹬，馬瑙陛赤珠蹬，車璩陛眾寶蹬。挾陛兩邊有寶欄楯。又其池中生四種華，青、黃、赤、白，眾色參間，華如車輪，根如車轂，花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遶池四面有眾園觀、叢林、浴池，生種種花，樹木清涼，花果豐盛，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善住象王念欲遊戲，入池浴時，即念八千象王，時，八千象王復自念言：『善住象王今以念我，我等宜往至象王所。』於是，眾象即往前立。

「時，善住象王從八千象至摩陀延池，其諸象中有為王持蓋者，有執寶扇扇象王者，中有作倡伎樂前導從者。時，善住象王入池洗浴，作倡伎樂，共相娛樂，或有象為王洗鼻者，或有洗口、洗頭、洗牙、洗耳、洗腹、洗背、洗尾、洗足者，中有拔華根洗之與王食者，中有取四種花散王上者。爾時，善住象王洗浴、飲食，共相娛樂已，即出岸上，向善住樹立。其八千象然後各自入池洗浴、飲食，共相娛樂。訖已還出，至象王所。

「時，象王從八千象前後導從，至善住樹王所，中有持蓋覆象王者，有執寶扇扇象王者，中有作倡伎樂在前導者。時，善住象王詣樹王已，坐臥行步隨意所遊，餘八千象各自在樹下，坐臥行步隨意所遊。其樹林中有圍八尋者，有圍九尋至十尋、十五尋者，唯善住象王婆羅樹王圍十六尋，其八千婆羅樹枝葉墮落時，清風遠吹置於林外，又八千象大小便時，諸夜叉鬼除之林外。」

佛告比丘：「善住象王有大神力，功德如是，雖為畜生，受福如是。」

## 鬱單曰品第二

佛告比丘：「鬱單曰天下多有諸山，其彼山側有諸園觀浴池，生眾雜花，樹木清涼，花果豐茂，無數眾鳥相和而鳴。又其山中多眾流水，其水洋順，無有卒暴，眾花覆上，汎汎徐流。挾岸兩邊多眾樹木，枝條柔弱，花果繁熾，地生濡草，槃縈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師，濡若天衣，其地柔濡，以足蹈地，地凹四寸，舉足還復，地平如掌，無有高下。

「比丘！彼鬱單曰土四面有四阿耨達池，各縱廣百由旬，其水澄清，無有垢穢，以七寶塹廁砌其邊，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與摩陀延池嚴飾無異。彼四大池各出四大河，廣十由旬，其水洋順，無有卒暴，眾花覆上，汎汎徐流。挾岸兩邊多眾樹木，枝條柔弱，花果繁熾，地生濡草，槃縈右旋，色如孔翠，香猶婆師，濡若天衣，其地柔濡，以足蹈地，地凹四寸，舉足還復，地平如掌，無有高下。又彼土地無有溝澗、坑坎、荊棘、株杌，亦無蚊虻、蜃蛇、蜂蝎、虎豹、惡獸，地純眾寶，無有石沙，陰陽調柔，四氣和順，不寒不熱，無眾惱患，其地潤澤，塵穢不起，如油塗地，無有遊塵，百草常生，無有冬夏，樹木繁茂，花果熾盛，地生濡草，槃縈右旋，色如孔翠，香猶婆師，濡若天衣，其地柔濡，以足蹈地，地凹四寸，舉足還復，地平如掌，無有高下。

「其土常有自然粳米，不種自生，無有糠粃，如白花聚，猶忉利天食，眾味具足。其土常有自然釜鍤，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於鍤下，飯熟光滅，不假樵火，不勞人功。其土有樹，

名曰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止宿其下。復有香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自然香出，其樹或高六十里，或五十、四十，極小高五里，皆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自然香出。

「復有衣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衣，其樹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極小高五里，皆花果繁茂，出種種衣。復有莊嚴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嚴身之具，其樹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里，極小高五里，皆花果繁茂，出種種嚴身之具。復有花鬘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鬘，樹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里，極小高五里，亦皆花果繁茂，出種種鬘。復有器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器，其樹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極小高五里，皆花果繁茂，出種種器。復有果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果，樹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極小高五里，皆花果繁茂，出種種果。復有樂器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樂器，其樹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極小高五里，皆花果繁茂，出種種樂器。

「其土有池，名曰善見，縱廣百由旬，其水清澄，無有垢穢，以七寶塹廁砌其邊，遶池四面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善見池北有樹，名菴婆羅，周圍七里，上高百里，枝葉四布遍五十里。其善見池東出善道河，廣一由旬，其水徐流，無有洄渚，種種雜花覆蔽水上，挾岸兩邊樹木繁茂，枝條柔弱，花果熾盛，地生濡草，槃紜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師，濡若天衣，其地柔濡，足蹈地時，地凹四寸，舉足還復，地平如掌，無有高下。

「又其河中有眾寶船，彼方人民欲入中洗浴遊戲時，脫衣

岸上，乘船中流，遊戲娛樂訖已，度水遇衣便著，先出先著，後出後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種種雜香，以自塗身。次到衣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種種雜衣，隨意所著。次到莊嚴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種種莊嚴，以自嚴飾。次到鬘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種種雜鬘，以著頭上。次到器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種種寶器，取寶器已。次到果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種種美果，或噉食者，或口含者，或漉汁飲者。次到樂器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種種樂器，調絃鼓之，並以妙聲和絃，而行詣於園林，隨意娛樂，或一日、二日至于七日，然後復去，無有定處。

「善見池南出妙體河，善見池西出妙味河，善見池北出光影河，亦復如是。善見池東有園林名善見，縱廣百由旬，遶園四邊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其園四面有四大門，周匝欄楯，皆七寶成。園內清淨，無有荊棘，其地平正，無有溝澗、坑坎、陵阜，亦無蚊虻、蠅蚤虱、蜣蛇、蜂蝎、虎狼、惡獸，地純眾寶，無有石沙，陰陽調柔，四氣和順，不寒不熱，無眾惱患，其地潤澤，無有塵穢，如油塗地，遊塵不起，百草常生，無有冬夏，樹木繁茂，花果熾盛，地生濡草，盤縈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師，濡若天衣，其地柔濡，足蹈地時，地凹四寸，舉足還復。

「其園常生自然粳米，無有糠粃，如白花聚，眾味具足，如忉利天食。其園常有自然釜鍑，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於鍑下，飯熟光滅，不假樵火，不勞人功。其園有樹，名曰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使諸男女止宿其下。復有香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香，樹有高六十里、五十、四十，至高五里，花果繁茂，出種種香，乃至樂器樹，亦復如是。其土人民至彼園中遊戲娛樂，一日、二日，至

于七日，其善見園無人守護，隨意游戲，然後復去。

「善見池南有園林，名大善見。善見池西有園林，名曰娛樂。善見池北有園林，名曰等花，亦復如是。其土中夜、後夜，阿耨達龍王數數隨時起清淨雲，周遍世界而降甘雨，如搆牛頃，以八味水潤澤普洽，水不留停，地無泥淖，猶如鬘師以水灑華，使不萎枯，潤澤鮮明。時，彼土於中夜後無有雲翳，空中清明，海出涼風，清淨柔和，微吹人身，舉體快樂。其土豐饒，人民熾盛，設須食時，以自然粳米著於釜中，以焰光珠置於釜下，飯自然熟，珠光自滅。諸有來者，自恣食之，其主不起，飯終不盡；若其主起，飯則盡賜。其飯鮮潔，如白花聚，其味具足，如忉利天食，彼食此飯，無有眾病，氣力充足，顏色和悅，無有衰耗。

「又其土人身體相類，形貌同等，不可分別，其貌少壯，如閻浮提二十許人，其人口齒平正潔白，密緻無間，髮紺青色，無有塵垢，髮垂八指，齊眉而止，不長不短。若其土人起欲心時，則熟視女人而捨之去，彼女隨後往詣園林，若彼女人是彼男子父親、母親骨肉中表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去。若非父親、母親骨肉中表應行欲者，樹則曲躬，迴蔭其身，隨意娛樂，一日、二日，或至七日，爾乃散去。彼人懷妊，七日、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四衢大交道頭，捨之而去。諸有行人經過其邊，出指令嗽，指出甘乳，充適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眾，女向女眾。

「彼人命終，不相哭泣，莊嚴死屍，置四衢道，捨之而去；有鳥名憂慰禪伽，接彼死屍置於他方。又其土人，大小便時，地即為開，便利訖已，地還自合。其土人民無所繫戀，亦無畜積，壽命常定，死盡生天。彼人何故壽命常定？其人前世修十善行，身壞命終，生鬱單曰，壽命千歲，不增不減。是故彼人

壽命正等。

「復次，殺生者墮惡趣，不殺者生善趣，如是竊盜、邪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妬、邪見者，墮惡趣中；不盜，不淫，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不貪取、嫉妬、邪見者，則生善趣。若有不殺，不盜，不淫，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不貪取、嫉妬、邪見，身壞命終，生鬱單曰，壽命千歲，不增不減。是故彼人壽命正等。復次，慳吝貪取，不能施惠，死墮惡道；開心不吝，能為施惠者，則生善處。有人施沙門、婆羅門，及施貧窮乞兒、瘡病、困苦者，給其衣服、飯食、乘輿、花鬘、塗香、牀[木\*翕]、房舍，又造立塔廟，燈燭供養，其人身壞命終，生鬱單曰，壽命千歲，不增不減。是故彼人壽命正等。何故稱鬱單曰為勝？其土人民不受十善，舉動自然與十善合，身壞命終，生天善處，是故彼人得稱為勝鬱單曰。鬱單曰者，其義云何？於三天下，其土最上最勝，故名鬱單曰(鬱單曰秦言最上)。」

### 轉輪聖王品第三

佛告比丘：「世間有轉輪聖王，成就七寶，有四神德。云何轉輪聖王成就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七主兵寶。云何轉輪聖王金輪寶成就？若轉輪聖王出閻浮提地，剎利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上高殿上，與婁女眾共相娛樂，天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其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轉輪聖王見已，默自念言：『我曾從先宿諸舊聞如是語：「若剎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昇法殿上，婁女圍遶，自然金輪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

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是則名為轉輪聖王。」  
今此輪現，將無是耶？今我寧可試此輪寶。』

「時，轉輪王即召四兵，向金輪寶，偏露右臂，右膝著地，以右手摩捫金輪語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則。』輪即東轉。時，轉輪王即將四兵隨其後行，金輪寶前有四神導，輪所住處，王即止駕。爾時，東方諸小國王見大王至，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來詣王所，拜首白言：『善哉！大王！今此東方土地豐樂，多諸珍寶，人民熾盛，志性仁和，慈孝忠順，唯願聖王於此治政，我等當給使左右承受所當。』時，轉輪王語小王言：『止！止！諸賢！汝等則為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身不殺生，教人不殺生、偷盜、邪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妬、邪見之人，此即名為我之所治。』

「時，諸小王聞是教已，即從大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隨輪所至，其諸國王各獻國土，亦如東方諸小王比。此閻浮提所有名曰土沃野豐，多出珍寶，林水清淨，平廣之處，輪則周行，封盡圖度東西十二由旬，南北十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城墉，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造此城已，金輪寶復於其城中，圖度封地東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宮殿，宮牆七重，七寶所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造宮殿已，時，金輪寶在宮殿上虛空中住，完具而不動轉。轉輪聖王踊躍而言：『此金輪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金輪寶成就。

「云何白象寶成就？轉輪聖王清旦於正殿上坐，自然象寶忽現在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其首雜色，六牙纖備，真金間填。時，王見已念言：『此象賢良，若善調者可

中御乘。』即試調習，諸能悉備。時，轉輪王欲自試象，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以還。時，轉輪王踊躍而言：『此白象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象寶成就。

「云何轉輪聖王紺馬寶成就？時，轉輪聖王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馬寶忽現在前，紺青色，朱駿尾，頭頸如象，力能飛行。時，王見已念言：『此馬賢良，若善調者，可中御乘。』即試調習，諸能悉備。時，轉輪聖王欲自試馬寶，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轉輪王踊躍而言：『此紺馬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紺馬寶成就。

「云何神珠寶成就？時，轉輪聖王於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現在前，質色清徹，無有瑕穢。時，王見已言：『此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宮內。』時，轉輪王欲試此珠，即召四兵，以此寶珠置高幢上，於夜冥中，齋幢出城。其珠光明照一由旬，現城中人皆起作務，謂為是晝。時，轉輪聖王踊躍而言：『今此神珠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神珠寶成就。

「云何玉女寶成就？時，玉女寶忽然出現，顏色溶溶，面貌端正，不長不短，不麤不細，不白不黑，不剛不柔，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優鉢羅花香，言語柔濡，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失宜則。時，轉輪聖王見已無著，心不暫念，況復親近？時，轉輪聖王見已，踊躍而言：『此玉女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玉女寶成就。

「云何居士寶成就？時，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寶藏自然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徹視地中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主者能為擁護，其無主者取給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與，不足為憂，我自能辦。』轉輪聖王欲試居士寶，即勅嚴船於水遊戲，告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



居士報曰：『大王小待，須至岸上。』王尋逼言：『我今須用，正爾得來。』時，居士寶被王嚴勅，即於船上長跪，以右手內著水中，水中寶瓶隨手而出，如虫緣樹，彼居士寶亦復如是，內手水中，寶緣手出，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向須寶用，為須幾許？』時，轉輪聖王語居士言：『止！止！吾無所須，向相試耳，汝今便為供養我已。』時，居士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沒水中。時，轉輪聖王踊躍而言：『此居士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居士寶成就。

「云何主兵寶成就？時，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決，即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討罰，不足為憂，我自能辦。』時，轉輪聖王欲試主兵寶，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主兵寶聞王語已，即令四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轉輪聖王見已，踊躍而言：『此主兵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轉輪聖王七寶成就。

「謂四神德，一者長壽不夭無能及者，二者身強無患無能及者，三者顏貌端正無能及者，四者寶藏盈溢無能及者，是為轉輪聖王成就七寶及四功德。

「時，轉輪聖王久乃命駕出遊後園，尋告御者：『汝當善御而行。所以然者？吾欲諦觀國土人民安樂無患。』時，國人民路次觀者，復語侍人：『汝且徐行，吾欲諦觀聖王威顏。』時，轉輪聖王慈育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琦盡以貢王，願垂納受，在意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汝可自用。』

「轉輪聖王治此閻浮提時，其地平正，無有荊棘、坑坎、堆阜，亦無蚊虻、蜂蝎、蠅蚤、蛇虻、惡蟲，石沙、瓦礫自然

沈沒，金銀寶玉現於地上，四時和調，不寒不熱，其地柔濡，無有塵穢，如油塗地，潔淨光澤，無有塵穢。轉輪聖王治於世時，地亦如是，地出流泉，清淨無竭，生柔濡草，冬夏常青，樹木繁茂，花果熾盛，地生濡草，色如孔翠，香若婆師，濡如天衣，足蹈地時，地凹四寸，舉足還復，無空缺處，自然粳米無有糠粃，眾味具足。時有香樹，花果茂盛，其果熟時，果自然裂，出自然香，香氣馥熏。復有衣樹，花果茂盛，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衣。復有莊嚴樹，花果熾盛，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莊嚴具。復有鬘樹，花果茂盛，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鬘。復有器樹，花果茂盛，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器。復有果樹，花果茂盛，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果。復有樂器樹，花果茂盛，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眾樂器。

「轉輪聖王治於世時，阿耨達龍王於中夜後起大密雲，彌滿世界而降大雨，如搆牛頃，雨八味水，潤澤周普，地無停水，亦無泥淖，潤澤沾洽，生長草木。猶如鬘師水灑花鬘，使花鮮澤，令不萎枯，時雨潤澤，亦復如是。又時於中夜後，空中清明，淨無雲暄，海出涼風，清淨調柔，觸身生樂。聖王治時，此閻浮提五穀豐賤，人民熾盛，財寶豐饒，無所匱乏。

「當時，轉輪聖王以正治國，無有阿枉，修十善行，爾時諸人民亦修正見，具十善行。其王久久，身生重患，而取命終。時猶如樂人，食如小過，身小不適，而便命終，生梵天上。時玉女寶、居士寶、主兵寶及國士民作倡伎樂，葬聖王身。其王玉女寶、居士寶、主兵寶、國內士民，以香湯洗浴王身，以劫貝纏五百張疊，次如纏之，奉舉王身，置金棺裏，以香油灌置鐵槨裏。復以木槨重衣其外，積眾香薪重衣其上，而耶維之，於四衢道頭起七寶塔，縱廣一由旬，雜色參間，以七寶成。其

塔四面各有一門，周匝欄楯，以七寶成。其塔四面空地縱廣五由旬，園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金牆銀門，銀牆金門，琉璃牆水精門，水精牆琉璃門，赤珠牆馬瑙門，馬瑙牆赤珠門，車璩牆眾寶門。其欄楯者，金欄銀栴，銀欄金栴，水精欄琉璃栴，琉璃欄水精栴，赤珠欄馬瑙栴，馬瑙欄赤珠栴，車璩欄眾寶栴。其金羅網下懸銀鈴，其銀羅網下懸金鈴，琉璃羅網懸水精鈴，水精羅網懸琉璃鈴，赤珠羅網懸馬瑙鈴，馬瑙羅網懸赤珠鈴，車璩羅網懸眾寶鈴。其金樹者銀葉花實，其銀樹者金葉花實，其琉璃樹水精花葉，水精樹琉璃花葉，赤珠樹者馬瑙花葉，馬瑙樹赤珠花葉，車璩樹眾寶花葉。其四園牆復有四門，周匝欄楯。又其牆上皆有樓閣寶臺，其牆四面有樹木園林、流泉浴池，生種種花，樹木繁茂，花果熾盛，眾香芬馥，異鳥哀鳴。其塔成已，玉女寶、居士寶、典兵寶、舉國士民皆來供養此塔，施諸窮乏，須食與食，須衣與衣，象馬寶乘，給眾所須，隨意所與。轉輪聖王威神功德，其事如是。」

##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之二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 地獄品第四

佛告比丘：「此四天下有八千天下圍遶其外，復有大海水周匝圍遶八千天下，復有大金剛山遶大海水。金剛山外復有第二大金剛山，二山中間窈窈冥冥，日月神天有大威力，不能以光照及於彼。彼有八大地獄，其一地獄有十六小地獄。第一大地獄名想，第二名黑繩，第三名堆壓，第四名叫喚，第五名大叫喚，第六名燒炙，第七名大燒炙，第八名無間。其想地獄有十六小獄，小獄縱廣五百由旬，第一小獄名曰黑沙，二名沸屎，

三名五百丁，四名飢，五名渴，六名一銅釜，七名多銅釜，八名石磨，九名膿血，十名量火，十一名灰河，十二名鐵丸，十三名鉞斧，十四名豺狼，十五名劍樹，十六名寒冰。

「云何名想地獄？其中眾生手生鐵爪，其爪長利，迭相瞋忿，懷毒害想，以爪相鬪，應手肉墮，想為已死；冷風來吹，皮肉還生，尋活起立。自想言：『我今已活。』餘眾生言：『我想汝活。』以是想故，名想地獄。

「復次，想地獄其中眾生懷毒害想，共相觸燒，手執自然刀劍，刀劍鋒利，迭相斫刺，[利-禾+皮]剝鬻割，身碎在地，想謂為死；冷風來吹，皮肉更生，尋活起立。彼自想言：『我今已活。』餘眾生言：『我想汝活。』以此因緣故，名想地獄。

「復次，想地獄其中眾生懷毒害想，迭相觸燒，手執刀劍，刀劍鋒利，共相斫刺，[利-禾+皮]剝鬻割，想謂為死；冷風來吹，皮肉更生，尋活起立。自言：『我活。』餘眾生言：『我想汝活。』以此因緣故，名想地獄。

「復次，想地獄其中眾生懷毒害想，迭相觸燒，手執油影刀，其刀鋒利，更相斫刺，[利-禾+皮]剝鬻割，想謂為死；冷風來吹，皮肉更生，尋活起立。自言：『我活。』餘眾生言：『我想汝活。』以是因緣，名為想地獄。

「復次，想地獄其中眾生懷毒害想，迭相觸燒，手執小刀，其刀鋒利，更相斫刺，[利-禾+皮]剝鬻割，想謂為死；冷風來吹，皮肉更生，尋活起立。自言：『我活。』餘眾生言：『我想汝活。』以是因緣故，名想地獄。

「其中眾生久受罪已，出想地獄，悼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到黑沙地獄。時，有熱風暴起，吹熱黑沙，來著其身，舉體盡黑，猶如黑雲，熱沙燒皮，盡肉徹骨，罪人身中有黑焰起，遶身迴旋，還入身內，受諸苦惱，燒炙焦爛。

以罪因緣，受此苦報，其罪未畢，故使不死。

「於此久受苦已，出黑沙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到沸屎地獄。其地獄中有沸屎鐵丸自然滿前，驅迫罪人使抱鐵丸，燒其身手，至其頭面，無不周遍。復使探撮，舉著口中，燒其脣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有鐵[口\*(佳/乃)]虫，啖食皮肉，徹骨達髓，苦毒辛酸，憂惱無量。以罪未畢，猶復不死。

「於沸屎地獄久受苦已，出沸屎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到鐵釘地獄。到已，獄卒撲之令墮，偃熱鐵上，舒展其身，以釘釘手、釘足、釘心，周遍身體，盡五百釘，苦毒辛酸，號咷呻吟。餘罪未畢，猶復不死。

「久受苦已，出鐵釘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到飢餓地獄。獄卒來問：『汝等來此，欲何所求？』報言：『我餓。』獄卒即捉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鐵鉤鉤口使開，以熱鐵丸著其口中，燒其脣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苦毒辛酸，悲號啼哭。餘罪未盡，猶復不死。

「久受苦已，出飢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到渴地獄。獄卒問言：『汝等來此，欲何所求？』報言：『我渴。』獄卒即捉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熱鐵鉤鉤口使開，消銅灌口，燒其脣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苦毒辛酸，悲號啼哭。餘罪未盡，猶復不死。

「久受苦已，出渴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到一銅鍍地獄。獄卒怒目捉罪人足，倒投鍍中，隨湯涌沸，上下迴旋，從底至口，從口至底，或在鍍腹，身體爛熟。譬如煮豆，隨湯涌沸，上下迴轉，中外爛壞，罪人在鍍，隨湯上下，亦復如是，號咷悲叫，萬毒普至。餘罪未盡，故復不死。

「久受苦已，出一銅鍍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

所牽，不覺忽至多銅鍔地獄。多銅鍔地獄縱廣五百由旬，獄鬼怒目捉罪人足，倒投鍔中，隨湯涌沸，上下迴旋，從底至口，從口至底，或在鍔腹，舉身爛壞。譬如煮豆，隨湯涌沸，上下迴轉，中外皆爛，罪人在鍔，亦復如是，隨湯上下，從口至底，從底至口，或手足現，或腰腹現，或頭面現，獄卒以鐵鉤鉤取置餘鍔中，號咷悲叫，苦毒辛酸。餘罪未畢，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出多銅鍔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石磨地獄。石磨地獄縱廣五百由旬，獄卒大怒，捉彼罪人撲熱石上，舒展手足，以大熱石壓其身上，迴轉揩磨，骨肉糜碎，膿血流出，苦毒切痛，悲號辛酸。餘罪未盡，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出石磨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膿血地獄。膿血地獄縱廣五百由旬，其地獄中有自然膿血，熱沸涌出，罪人於中東西馳走，膿血沸熱，湯其身體，手足頭面皆悉爛壞；又取膿血而自食之，湯其脣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爛壞，苦毒辛酸，眾痛難忍。餘罪未畢，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膿血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至量火地獄。量火地獄縱廣五百由旬，其地獄中有大火聚，自然在前。其火焰熾，獄卒瞋怒馳迫罪人，手執鐵斗，使量火聚，彼量火時，燒其手足，遍諸身體，苦毒熱痛，呻吟號哭。餘罪未畢，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量火地獄，慄惶馳走，自求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到灰河地獄。灰河地獄縱廣五百由旬，深五百由旬，灰湯涌沸，惡氣燄[火\*孛]，迴波相搏，聲響可畏，從底至上，鐵刺縱廣鋒長八寸，其河岸邊生長刀劍，其邊皆有獄卒狐狼，又其岸上有劍樹林，枝葉花實皆是刀劍，鋒刃八寸。罪人

入河，隨波上下，迴覆沈沒，鐵刺刺身，內外通徹，皮肉爛壞，膿血流出，苦痛萬端，悲號酸毒。餘罪未畢，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灰河地獄至彼岸上，岸上利劍割刺身體，手足傷壞。爾時，獄卒問罪人言：『汝等來此，欲何所求？』罪人報言：『我等飢餓。』獄卒即捉罪人撲熱鐵上，舒展身體，以鐵鉤擗口，洋銅灌之，燒其脣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復有豺狼，牙齒長利，來噬罪人，生食其肉。於是，罪人為灰河所煮，利刺所刺，洋銅灌口，豺狼所食已，即便[馬\*奔]馳走上劍樹，上劍樹時，劍刃下向，下劍樹時，劍刃上向，手攀手絕，足蹬足絕，劍刃刺身，中外通徹，皮肉墮落，膿血流出，遂有白骨筋脉相連。時，劍樹上有鐵[口\*(佳/乃)]鳥，啄頭骨壞，啖食其腦，苦毒辛酸，號咷悲叫。餘罪未畢，故使不死。還復來入灰河獄中，隨波上下，迴覆沈沒，鐵刺刺身，內外通徹，皮肉爛壞，膿血流出，唯有白骨浮漂於外，冷風來吹，肌肉還復，尋便起立，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鐵丸地獄。鐵丸地獄縱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有熱鐵丸自然在前，獄鬼驅捉，手足爛壞，舉身火然，苦痛悲號，萬毒竝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至出鐵丸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鉞斧地獄。鉞斧地獄縱廣五百由旬，彼入獄已，獄卒瞋怒捉此罪人撲熱鐵上，以熱鐵鉞斧破其手足、耳鼻、身體，苦毒辛酸，悲號叫喚。餘罪未盡，猶復不死。

「久受罪已，出鉞斧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至豺狼地獄。豺狼地獄縱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有群豺狼競來[齒\*盧]掣，[齒\*齊]嚙拖拽，肉墮傷骨，膿血流出，苦痛萬端，悲號酸毒。餘罪未畢，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豺狼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

所牽，不覺忽至劍樹地獄。劍樹地獄縱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彼劍樹林中，有大暴風起吹，劍樹葉墮其身上，著手手絕，著足足絕，身體頭面無不傷壞。有鐵[口\*(佳/乃)]鳥立其頭上，啄其兩目，苦痛萬端，悲號酸毒。餘罪未畢，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劍樹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至寒冰地獄。寒冰地獄縱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有大寒風來吹其身，舉體凍瘡，皮肉墮落，苦毒辛酸，悲號叫喚，然後命終。」

佛告比丘：「黑繩大地獄有十六小地獄，周匝圍遶，各各縱廣五百由旬，從黑繩地獄至寒冰地獄。何故名為黑繩地獄？其諸獄卒捉彼罪人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熱鐵繩絀之使直，以熱鐵斧逐繩道斫，絀彼罪人，作百千段，猶如工匠以繩絀木，利斧隨斫，作百千段。治彼罪人，亦復如是，苦毒辛酸，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名為黑繩地獄。」

「復次，黑繩地獄獄卒捉彼罪人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鐵繩絀，以鋸鋸之，猶如工匠以繩絀木，以鋸鋸之，治彼罪人，亦復如是，苦痛辛酸，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黑繩地獄。」

「復次，黑繩地獄捉彼罪人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熱鐵繩置其身上，燒皮徹肉，焦骨沸髓，苦毒辛酸，痛不可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黑繩地獄。」

「復次，黑繩地獄獄卒，懸熱鐵繩交橫無數，驅迫罪人，使行繩間，惡風暴起，吹諸鐵繩，歷落其身，燒皮徹肉，焦骨沸髓，苦毒萬端，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黑繩。」

「復次，黑繩獄卒以熱鐵繩衣驅罪人被之，燒皮徹肉，焦骨沸髓，苦毒萬端，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黑繩。其彼罪人久受苦已，乃出黑繩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



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黑沙地獄，乃至寒水地獄，然後命終，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堆壓大地獄有十六小地獄，周匝圍遶，各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為堆壓地獄？其地獄中有大石山，兩兩相對，罪人入中，山自然合，堆壓其身，骨肉糜碎，山還故處，猶如以木擲木，彈却還離，治彼罪人，亦復如是，苦毒萬端，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曰堆壓地獄。」

「復次，堆壓地獄有大鐵象，舉身火然，哮呼而來，蹴躪罪人，宛轉其上，身體糜碎，膿血流出，苦毒辛酸，號咷悲叫。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堆壓。」

「復次，堆壓地獄其中獄卒。捉諸罪人置於磨石中，以磨磨之，骨肉糜碎，膿血流出，苦毒辛酸，不可稱計。其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堆壓。」

「復次，堆壓獄卒捉彼罪人臥大石上，以大石壓，骨肉糜碎，膿血流出，苦痛辛酸，萬毒竝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堆壓。」

「復次，堆壓獄卒取彼罪人臥鐵臼中，以鐵杵擣從足至頭，皮肉糜碎，膿血流出，苦痛辛酸，萬毒竝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堆壓。其彼罪人久受苦已，乃出堆壓地獄，惴惴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至黑沙地獄，乃至寒水地獄，然後命終，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叫喚大地獄有十六小地獄，周匝圍遶，各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為叫喚地獄？其諸獄卒捉彼罪人擲大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號咷叫喚，苦痛辛酸，萬毒竝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叫喚地獄。」

「復次，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大鐵瓮中，熱湯涌沸而煮罪人，號咷叫喚，苦切辛酸。餘罪未畢，故使不死。」

故名叫喚。

「復次，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置大鐵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號咷叫喚，苦痛辛酸。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叫喚。

「復次，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小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號咷叫喚，苦痛辛酸。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叫喚地獄。

「復次，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大鑊上，反覆煎熬，號咷叫喚，苦痛辛酸。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叫喚。久受苦已，乃出叫喚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黑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爾乃至終。」

佛告比丘：「大叫喚地獄有十六小獄，周匝圍遶。何故名為大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著大鐵釜中，熱湯涌沸而煮罪人，號咷叫喚、大叫喚，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喚地獄。

「復次，大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大鐵瓮中，熱湯涌沸而煮罪人，號咷叫喚、大叫喚，苦切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喚地獄。

「復次，大叫喚獄卒取彼罪人置鐵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號咷叫喚，苦毒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喚地獄。

「復次，大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小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號咷叫喚、大叫喚，苦痛辛酸，萬毒並至，故名大叫喚。

「復次，大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大鑊上，反覆煎熬，號咷叫喚、大叫喚，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喚。久受苦已，乃出大叫喚地獄，慄惶馳

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黑沙地獄，乃至寒水地獄，爾乃命終。」

佛告比丘：「燒炙大地獄有十六小獄，周匝圍遶，何故名為燒炙大地獄？爾時，獄卒將諸罪人置鐵城中，其城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燒炙地獄。」

「復次，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將彼罪人入鐵室內，其室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燒炙地獄。」

「復次，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著鐵樓上，其樓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燒炙地獄。」

「復次，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著大鐵陶中，其陶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燒炙地獄。」

「復次，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大鑿上，其鑿火然，中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乃出燒炙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至黑沙地獄，乃至寒水地獄，然後命終，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大燒炙地獄有十六小獄，周匝圍遶，各各縱廣五百由旬。云何名大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將諸罪人置鐵城中，其城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重大燒炙，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大燒炙地獄。」

「復次，大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將諸罪人入鐵室中，其室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重大燒炙，皮肉焦爛，苦痛辛酸，

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大燒炙地獄。

「復次，大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著鐵樓上，其樓火燃，內外俱赤，燒炙罪人，重大燒炙，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曰大燒炙地獄。

「復次，大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著大鐵陶中，其陶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重大燒炙，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大燒炙地獄。

「復次，大燒炙地獄中自然有大火坑，火焰熾盛，其坑兩岸有大火山，其諸獄卒捉彼罪人貫鐵叉上，豎著火中，燒炙其身，重大燒炙，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然後乃出大燒炙地獄，慄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黑沙地獄，乃至寒水地獄，爾乃命終，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無間大地獄有十六小獄，周匝圍遶，各各縱廣五百由旬。云何名無間地獄？其諸獄卒捉彼罪人剝其皮，從足至頂，即以其皮纏罪人身，著火車輪，疾駕火車，輾熱鐵地，周行往返，身體碎爛，皮肉墮落，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無間地獄。

「復次，無間大地獄有大鐵城，其城四面有大火起，東焰至西，西焰至東，南焰至北，北焰至南，上焰至下，下焰至上，焰熾迴遶，無間空處，罪人在中，東西馳走，燒炙其身，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無間地獄。

「復次，無間大地獄中有鐵城，火起洞然，罪人在中，火焰燎身，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無間地獄。

「復次，大無間地獄罪人在中，久乃門開，其諸罪人[馬\*

奔]走往趣。彼當走時，身諸肢節，皆火焰出，猶如力士執大草炬逆風而走，其焰熾然。罪人走時，亦復如是。走欲至門，門自然閉，罪人[跳-兆+匍]蹈，伏熱鐵地，燒炙其身，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無間地獄。

「復次，無間地獄其中罪人，舉目所見，但見惡色，耳有所聞，但聞惡聲，鼻有所聞，但聞臭惡，身有所觸，但觸苦痛，意有所念，但念惡法。又其罪人彈指之頃，無不苦時，故名無間地獄。其中眾生久受苦已，從無間出，惴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到黑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爾乃命終，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身為不善業，	口意亦不善，
斯墮想地獄，	怖懼衣毛豎。
惡意向父母，	佛及諸聲聞，
則墮黑繩獄，	苦痛不可稱。
但造三惡業，	不修三善行，
墮堆壓地獄，	苦痛不可稱。
瞋恚懷毒害，	殺生血污手，
造諸雜惡行，	墮叫喚地獄。
常習眾邪見，	為愛網所覆，
造此卑陋行，	墮大叫喚獄。
常為燒炙行，	燒炙諸眾生，
墮燒炙地獄，	長夜受燒炙。
捨於善果業，	善果清淨道，
為眾弊惡行，	墮大燒炙獄。
為極重罪行，	必生惡趣業，

墮無間地獄，    受罪不可稱。  
想及黑繩獄，    堆壓二叫喚，  
燒炙大燒炙，    無間為第八。  
此八大地獄，    洞然火光色，  
斯由宿惡殃，    小獄有十六。」

佛告比丘：「彼二大金剛山間有大風起，名為增佉，若使此風來至此四天下及八千天下者，吹此大地及諸名山須彌山王去地十里，或至百里，飛颺空中，皆悉糜碎。譬如壯士，手把輕糠散於空中。彼大風力，若使來者，吹此天下，亦復如是。由有二大金剛山遮止此風，故使不來。比丘！當知此金剛山多所饒益，亦是眾生行報所致。

「又彼二山間風，焰熾猛熱，若使彼風來至此四天下者，其中眾生、山河、江海、草木、叢林皆當焦枯。猶如盛夏斷生濡草，置於日中，尋時萎枯。彼風如是，若使來至此世界，熱氣燒炙，亦復如是。由此二金剛山遮止此風，故使不來。比丘！當知此金剛山多所饒益，亦是眾生行報所致。

「又彼二山間風，臭處不淨，腥穢酷烈，若使來至此天下者，熏此眾生皆當失明。由此二大金剛山遮止此風，故使不來。比丘！當知此金剛山多所饒益，亦是眾生行報所致。

「又彼二山中間復有十地獄：一名厚雲，二名無雲，三名呵呵，四名奈何，五名羊鳴，六名須乾提，七名優鉢羅，八名拘物頭，九名分陀利，十名鉢頭摩。云何厚雲地獄？其獄罪人自然生身，譬如厚雲，故名厚雲。云何名曰無雲？其彼獄中受罪眾生，自然生身，猶如段肉，故名無雲。云何名呵呵？其地獄中受罪眾生，苦痛切身，皆稱呵呵，故名呵呵。云何名奈何？其地獄中受罪眾生，苦痛酸切，無所歸依，皆稱奈何，故名奈何。云何名羊鳴？其地獄中受罪眾生，苦痛切身，欲舉聲語，

舌不能轉，直如羊鳴，故名羊鳴。云何名須乾提？其地獄中舉獄皆黑，如須乾提華色，故名須乾提。云何名優鉢羅？其地獄中舉獄皆青，如優鉢羅華，故名優鉢羅。云何名俱物頭？其地獄中舉獄皆紅，如俱物頭華色，故名俱物頭。云何名分陀利？其地獄中舉獄皆白，如分陀利華色，故名分陀利。云何名鉢頭摩？其地獄中舉獄皆赤，如鉢頭摩華色，故名鉢頭摩。」

佛告比丘：「喻如有篋受六十四斛，滿中胡麻，有人百歲持一麻去，如是至盡，厚雲地獄受罪未竟，如二十厚雲地獄壽與一無雲地獄壽等，如二十無雲地獄壽與一呵呵地獄壽等，如二十呵呵地獄壽與一奈何地獄壽等，如二十奈何地獄壽與一羊鳴地獄壽等，如二十羊鳴地獄壽與一須乾提地獄壽等，如二十須乾提地獄壽與一優鉢羅地獄壽等，如二十優鉢羅地獄壽與一拘物頭地獄壽等，如二十拘物頭地獄壽與一分陀利地獄壽等，如二十分陀利地獄壽與一鉢頭摩地獄壽等，如二十鉢頭摩地獄壽，名一中劫，如二十中劫，名一大劫。鉢頭摩地獄中火焰熱熾盛，罪人去火一百由旬，火已燒炙；去六十由旬，兩耳已聾，無所聞知；去五十由旬，兩目已盲，無所復見。瞿波梨比丘已懷惡心，謗舍利弗、目犍連，身壞命終，墮此鉢頭摩地獄中。」

「爾時，梵王說此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口。
應毀者譽，	應譽者毀，
口為惡業，	身受其罪。
技術取財，	其過薄少，
毀謗賢聖，	其罪甚重。
百千無雲壽，	四十一雲壽，
謗聖受斯殃，	由心口為惡。』」

佛告比丘：「彼梵天說如是偈，為真正言，佛所印可。所以者何？我今如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義。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應毀者譽，    應譽者毀，  
    口為惡業，    身受其罪。  
    技術取財，    其過薄少，  
    毀謗賢聖，    其罪甚重。  
    百千無雲壽，    四十一雲壽，  
    謗聖受斯殃，    由心口為惡。」

佛告比丘：「閻浮提南大金剛山內，有閻羅王宮，王所治處縱廣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然彼閻羅王晝夜三時，有大銅鑊自然在前。若鑊出宮內，王見畏怖，捨出宮外。若鑊出宮外，王見畏怖，捨入宮內。有大獄卒，捉閻羅王臥熱鐵上，以鐵鉤擗口使開，洋銅灌之，燒其脣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受罪訖已，復與諸姝女共相娛樂。彼諸大臣同受福者，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有三使者，云何為三？一者老，二者病，三者死。有眾生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身壞命終，墮地獄中。獄卒將此罪人詣閻羅王所，到已，白言：『此是天使所召也，唯願大王善問其辭。』王問罪人言：『汝不見初使耶？』罪人報言：『我不見也。』王復告曰：『汝在人中時，頗見老人頭白齒落，目視矇矓，皮緩肌[月\*曷]，僂脊柱杖，呻吟而行，身體戰掉，氣力衰微。見此人不？』罪人言：『見。』王復告曰：『汝何不自念：「我亦如是。」』彼人報言：『我時放逸，不自覺知。』王復語言：『汝自放逸，不能修身、口、意，改惡



從善，今當令汝知放逸苦。』王又告言：『今汝受罪，非父母過，非兄弟過，亦非天帝，亦非先祖，亦非知識、僮僕、使人，亦非沙門、婆羅門過。汝自有惡，汝今自受。』

「時，閻羅王以第一天使問罪人已，復以第二天使問罪人言：『云何汝不見第二天使耶？』對曰：『不見。』王又問言：『汝本為人時，頗見人疾病困篤，臥著牀褥，屎尿臭處，身臥其上，不能起居，飲食須人，百節酸疼，流淚呻吟，不能言語。汝見是不？』答曰：『見。』王又報言：『汝何不自念：「如此病苦，我亦當爾？」』罪人報言：『我時放逸，不自覺知。』王又語言：『汝自放逸，不能修身、口、意，改惡從善，今當令汝知放逸苦。』王又告言：『今汝受罪，非父母過，非兄弟過，亦非天帝過，亦非先祖，亦非知識、僮僕、使人，亦非沙門、婆羅門過。汝自為惡，汝今自受。』

「時，閻羅王以第二天使問罪人已，復以第三天使問罪人言：『云何汝不見第三天使耶？』答言：『不見。』王又問言：『汝本為人時，頗見人死，身壞命終，諸根永滅，身體挺直，猶如枯木，捐棄塚間，鳥獸所食，或衣棺槨，或以火燒。汝見是不？』罪人報曰：『實見。』王又報言：『汝何不自念：「我亦當死，與彼無異。」』罪人報言：『我時放逸，不自覺知。』王復語言：『汝自放逸，不能修身、口、意，改惡從善，今當令汝知放逸苦。』王又告言：『汝今受罪，非父母過，非兄弟過，亦非天帝，亦非先祖，亦非知識、僮僕、使人，亦非沙門、婆羅門過。汝自為惡，汝今自受。』時，閻羅王以三天使具詰問已，即付獄卒。時，彼獄卒即將罪人詣大地獄，其大地獄縱廣百由旬，下深百由旬。」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四方有四門，        巷陌皆相當，

以鐵為獄牆，        上覆鐵羅網。  
以鐵為下地，        自然火焰出，  
縱廣百由旬，        安住不傾動。  
黑焰燄[火\*孛]起，        赫烈難可觀，  
小獄有十六，        火熾由行惡。」

佛告比丘：「時，閻羅王自生念言：『世間眾生迷惑無識，身為惡行，口、意為惡，其後命終，少有不受此苦。世間眾生若能改惡，修身、口、意為善行者，命終受樂，如彼天神。我若命終生人中者，若遇如來，當於正法中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以清淨信修淨梵行，所作已辦，斷除生死，於現法中自身作證，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雖見天使者，        而猶為放逸，  
其人常懷憂，        生於卑賤處。  
若有智慧人，        見於天使者，  
親近賢聖法，        而不為放逸。  
見受生恐懼，        由生老病死，  
無受則解脫，        生老病死盡。  
彼得安隱處，        現在得無為，  
已渡諸憂畏，        決定般涅槃。」

## 龍鳥品第五

佛告比丘：「有四種龍。何等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是為四種。有四種金翅鳥。何等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是為四種。大海水底有娑竭龍王宮，縱廣八萬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

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嚴飾，皆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須彌山王與佉陀羅山二山中間，有難陀、婆難陀二龍王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

「大海北岸有一大樹，名究羅睺摩羅，龍王、金翅鳥共有此樹。其樹下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此大樹東有卵生龍王宮、卵生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其究羅睺摩羅樹南有胎生龍王宮、胎生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究羅睺摩羅樹西有濕生龍宮、濕生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究羅睺摩羅樹北有化生龍王宮、化生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

「若卵生金翅鳥欲搏食龍時，從究羅睺摩羅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龍食之，隨意自在，而不能取胎生、濕生、化生諸龍。

「若胎生金翅鳥欲搏食卵生龍時，從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龍食之，自在隨意。若胎生金翅鳥欲食胎生龍時，從樹南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龍食之，隨意自在，而不能取濕生、化生諸龍食也。

「濕生金翅鳥欲食卵生龍時，從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龍食之，自在隨意。濕生金翅鳥欲食胎生龍時，於樹南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龍食之，自在隨意。濕生金翅鳥欲食濕生龍時，於樹西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八百由旬，取濕生龍食之，自在隨意，而不能取化生龍食。」

「化生金翅鳥欲食卵生龍時，從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龍食之，自在隨意。化生金翅鳥欲食胎生龍時，從樹南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龍食之，隨意自在。化生金翅鳥欲食濕生龍時，從樹西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八百由旬，取濕生龍食之。化生金翅鳥欲食化生龍時，從樹北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千六百由旬，取化生龍食之，隨意自在。是為金翅鳥所食諸龍。」

「復有大龍，金翅鳥所不能得。何者是？娑竭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婆羅龍王、提頭賴吒龍王、善見龍王、阿盧龍王、伽拘羅龍王、伽毗羅龍王、阿波羅龍王、伽[少/兔]龍王、瞿伽[少/兔]龍王、阿耨達龍王、善住龍王、優睺伽波頭龍王、得叉伽龍王，此諸大龍王皆不為金翅鳥之所搏食，其有諸龍在近彼住者，亦不為金翅鳥之所搏食。」

佛告比丘：「若有眾生奉持龍戒，心意向龍，具龍法者，即生龍中。若有眾生奉持金翅鳥戒，心向金翅鳥，具其法者，便生金翅鳥中。或有眾生持兔梟戒者，心向兔梟，具其法者，墮兔梟中。若有眾生奉持狗戒，或持牛戒，或持鹿戒，或持羆戒，或持摩尼婆陀戒，或持火戒，或持月戒，或持日戒，或持水戒，或持供養火戒，或持苦行穢汙法，彼作是念：『我持此羆法、摩尼婆陀法、火法、日月法、水法、供養火法、諸苦行

法，我持此功德，欲以生天。』此是邪見。」

佛言：「我說此邪見人必趣二處，若生地獄，有墮四生。或有沙門、婆羅門有如是論、如是見：『我、世間有常，此實餘虛；我及世間無常，此實餘虛；我及世間有常無常，此實餘虛；我及世間非有常非無常，此實餘虛。我、世有邊，此實餘虛；我、世無邊，此實餘虛；我、世有邊無邊，此實餘虛；我、世非有邊非無邊，此實餘虛。是命是身，此實餘虛；是命異身異，此實餘虛；非有命非無命，此實餘虛；無命無身，此實餘虛。』或有人言：『有如是他死，此實餘虛。』有言：『無如是他死，此實餘虛。』或言：『有如是無如是他死，此實餘虛。』又言：『非有非無如是他死，此實餘虛。』

「彼沙門、婆羅門若作如是論、如是見者，言世是常，此實餘虛者，彼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是故彼作是言：『我、世間有常。』彼言無常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是故彼言：『我、世間無常。』彼言有常無常者，彼行於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故言：『世間有常無常。』彼言非有常非無常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故言：『我、世間非有常非無常。』

「彼言我、世間有邊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言：『命有邊，身有邊，世間有邊，從初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轉，極至七生，身、命行盡，我入清淨聚。』是故彼言：『我有邊。』彼言我、世間無邊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言：『命無邊，身無邊。世間無邊，從初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轉，極至七生，身、命行盡，我入清淨聚。』是言：『我、世間無邊。』彼作是言：『此世間有邊無邊。』彼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命有邊無邊，從初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轉，極至七

生，身、命行盡，我入清淨聚。』是故言：『我有邊無邊。』彼作是言：『我、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命身非有邊非無邊，從初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轉，極至七生，身、命行盡，我入清淨聚。』是故言：『我非有邊非無邊。』

「彼言是命是身者，於此身有命見，於餘身有命見，是故言：『是命是身。』言命異身異者，於此身有命見，於餘身無命見，是故言：『命異身異。』彼言身命非有非無者，於此身無命見，於餘身有命見，是故言：『非有非無。』彼言無身命者，此身無命見，餘身無命見，是故言：『無命無身。』彼言有如是他死者，其人見今有命，後更有身、命遊行，是故言：『有如是他死。』無如是他死者，彼言今世有命，後世無命，是故言：『無如是他死。』有如是他死無如是他死者，彼言今世命斷滅，後世命遊行，是故言：『有如是他命無如是他命。』非有非無如是他死者，彼言今身、命斷滅，後身、命斷滅，是故言：『非有非無如是他死。』」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言：「乃往過去有王名鏡面，時，集生盲人聚在一處，而告之曰：『汝等生盲，寧識象不？』對曰：『大王！我不識、不知。』王復告言：『汝等欲知彼形類不？』對曰：『欲知。』時，王即勅侍者，使將象來，令眾盲子手自捫象。中有摸象得鼻者，王言此是象，或有摸象得其牙者，或有摸象得其耳者，或有摸象得其頭者，或有摸象得其背者，或有摸象得其腹者，或有摸象得其髀者，或有摸象得其膊者，或有摸象得其跡者，或有摸象得其尾者，王皆語言：『此是象也。』

「時，鏡面王即却彼象，問盲子言：『象何等類？』其諸盲子，得象鼻者，言象如曲轅，得象牙者，言象如杵，得象耳者，言象如箕，得象頭者，言象如鼎，得象背者，言象如丘阜，

得象腹者，言象如壁，得象髀者，言象如樹，得象膊者，言象如柱，得象跡者，言象如臼，得象尾者，言象如絙。各各共諍，互相是非，此言如是，彼言不爾，云云不已，遂至鬪諍。時，王見此，歡喜大笑。

「爾時，鏡面王即說頌曰：

「『諸盲人群集，        於此競諍訟，  
        象身本一體，        異相生是非。』」

佛告比丘：「諸外道異學亦復如是，不知苦諦，不知習諦、盡諦、道諦，各生異見，互相是非，謂己為是，便起諍訟。若有沙門、婆羅門能如實知苦聖諦、苦習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彼自思惟，相共和合，同一受，同一師，同一水乳，熾然佛法，安樂久住。」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人不知苦，        不知苦所起，  
        亦復不知苦，        所可滅盡處，  
        亦復不能知，        滅於苦集道，  
        失於心解脫，        慧解脫亦失，  
        不能究苦本，        生老病死源。  
        若能諦知苦，        知苦所起因，  
        亦能知彼苦，        所可滅盡處，  
        又能善分別，        滅苦集聖道，  
        則得心解脫，        慧解脫亦然。  
        斯人能究竟，        苦陰之根本，  
        盡生老病死，        受有之根原。」

「諸比丘！是故汝等當勤方便思惟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

#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之三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 阿須倫品第六

佛告比丘：「須彌山北大海水底有羅呵阿須倫城，縱廣八萬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城高三千由旬，廣二千由旬。其城門高一千由旬，廣千由旬，金城銀門，銀城金門，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阿須倫王所治小城，當大城中，名輪輸摩跋吒，縱廣六萬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城高三千由旬，廣二千由旬。其城門高二千由旬，廣千由旬，金城銀門，銀城金門，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

「於其城內別立議堂，名曰七尸利沙，堂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議堂下基純以車璩，其柱樑純以七寶，其堂中柱圍千由旬，高萬由旬，當此柱下有正法座，縱廣七百由旬，彫文刻鏤，七寶所成。堂有四戶，周匝欄楯，階亭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議堂北有阿須倫宮殿，縱廣萬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其議堂東有一園林，名曰娑羅，縱廣萬由旬，園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其議堂南有一園林，名曰極妙，縱廣萬由旬，如娑羅園。其議堂西有一園林，名曰睽摩，縱廣萬由旬，亦如娑羅園林。其議堂北有一園林，名曰樂林，縱廣萬由旬，亦如娑羅園林。



「娑羅、極妙二園中間生晝度樹，下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樹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又其睽摩、樂林二園中間有跋難陀池，其水清涼，無有垢穢。寶塹七重，周匝砌廁，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於其池中生四種華，華葉縱廣一由旬，香氣流布亦一由旬，根如車轂，其汁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無數眾鳥相和而鳴。又其池邊有七重階亭，門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

「其阿須倫王臣下宮殿，有縱廣萬由旬者，有九千、八千，極小宮殿至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小阿須倫宮殿有縱廣千由旬、九百、八百，極小宮殿至百由旬，皆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

「其議堂北有七寶階道入於宮中，復有階道趣娑羅園，復有階道趣極妙園，復有階道趣睽摩園，復有階道趣樂林園，復有階道趣晝度樹，復有階道趣跋難陀池，復有階道趣大臣宮殿，復有階道趣小阿須倫宮殿。若阿須倫王欲詣娑羅園遊觀時，即念毗摩質多阿須倫王，毗摩質多阿須倫王復自念言：『羅呵阿須倫王念我。』即自莊嚴駕乘寶車，無數大眾侍從圍遶，詣羅呵阿須倫王前，於一面立。時，阿須倫王復念波羅呵阿須倫王，波羅呵阿須倫王復自念言：『王今念我。』即自莊嚴駕乘寶車，無數大眾侍從圍遶，詣羅呵王前，於一面立。

「時，阿須倫王復念睽摩羅阿須倫王，睽摩羅阿須倫王復自念言：『今王念我。』即自莊嚴駕乘寶車，無數大眾侍從圍

遶，詣羅呵王前，於一面立。時，王復念大臣阿須倫，大臣阿須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即自莊嚴駕乘寶車，無數大眾侍從圍遶，詣羅呵王前，於一面立。時，王復念小阿須倫，小阿須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即自莊嚴，與諸大眾詣羅呵王前，於一面立。

「時，羅呵王身著寶衣，駕乘寶車，與無數大眾前後圍遶，詣娑羅林中，有自然風，吹門自開；有自然風，吹地令淨；有自然風，吹花散地，花至於膝。時，羅呵王入此園已，共相娛樂，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娛樂訖已，便還本宮。其後遊觀極妙園林、睽摩園林、樂園林，亦復如是。時，羅呵王常有五大阿須倫侍衛左右：一名提持，二名雄力，三名武夷，四名頭首，五名摧伏。此五大阿須倫常侍衛左右。其羅呵王宮殿在大海水下，海水在上，四風所持：一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動，四者堅固。持大海水，懸處虛空，猶如浮雲，去阿須倫宮一萬由旬終不墮落。阿須倫王福報、功德、威神如是。」

## 四天王品第七

佛告比丘：「須彌山王東千由旬提頭賴吒天王城，名賢上，縱廣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須彌山南千由旬有毗樓勒天王城，名善見，縱廣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須彌山西千由旬有毗樓婆叉天王城，名周羅善見，縱廣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須彌山北千由旬有毗沙門天王，王有三城：

一名可畏，二名天敬，三名眾歸。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

「眾歸城北有園林，名伽毗延頭，縱廣四千由旬，園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園城中間有池名那隣尼，縱廣四十由旬，其水清澄，無有垢穢，以七寶塹廁砌其邊，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中生蓮花，青、黃、赤、白、雜色，光照半由旬，其香芬薰聞半由旬，又其花根大如車轂，其汁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

「除日月宮殿，諸四天王宮殿縱廣四十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諸宮殿有四十由旬、二十由旬，極小縱廣五由旬。從眾歸城有寶階道至賢上城，復有階道至善見城，復有階道至周羅善見城，復有階道至可畏城、天敬城，復有階道至伽毗延頭園，復有階道至那隣尼池，復有階道至四天王大臣宮殿。

「若毘沙門天王欲詣伽毗延頭園遊觀時，即念提頭賴天王，提頭賴天王復自念言：『今毘沙門王念我。』即自莊嚴駕乘寶車，與無數乾沓和神前後圍遶，詣毘沙門天王前，於一面立。時，毘沙門王復念毘樓勒天王，毘樓勒天王復自念言：『今毘沙門王念我。』即自莊嚴駕乘寶車，與無數究槃荼神前後圍遶，詣毘沙門天王前，於一面立。毘沙門王復念毘樓婆叉，毘樓婆叉復自念言：『今毘沙門王念我。』即自莊嚴駕乘寶車，無數龍神前後圍遶，詣毘沙門王前，於一面立。毘沙門王復念四天王大臣，四天王大臣復自念言：『今毘沙門王念我。』即

自莊嚴駕乘寶車，無數諸天前後導從，詣毘沙門天王前，於一面立。

「時，毘沙門天王即自莊嚴，著寶飾衣，駕乘寶車，與無數百千天神詣伽毘延頭園。有自然風，吹門自開；有自然風，吹地令淨；有自然風，吹花散地，花至於膝。時，王在園共相娛樂，一日、二日，乃至七日，遊觀訖已，還歸本宮。毘沙門王常有五大鬼神侍衛左右：一名般闍樓，二名檀陀羅，三名醯摩跋陀，四名提偈羅，五名修逸路摩。此五鬼神常隨侍衛。毘沙門王福報、功德、威神如是。」

## 忉利天品第八

佛告比丘：「須彌山王頂上有三十三天城，縱廣八萬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城高百由旬，上廣六十由旬。城門高六十由旬，廣三十由旬，相去五百由旬有一門，其一一門有五百鬼神守侍衛護三十三天，金城銀門，銀城金門，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其大城內復有小城，縱廣六萬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城高百由旬，廣六十由旬，城門相去五百由旬，高六十由旬，廣三十由旬，一一城門有五百鬼神侍衛門側，守護三十三天。金城銀門，銀城金門，水精城琉璃門，琉璃城水精門，赤珠城馬瑙門，馬瑙城赤珠門，車璩城眾寶門。

「其欄楯者，金欄銀栴，銀欄金栴，水精欄琉璃栴，琉璃欄水精栴，赤珠欄馬瑙栴，馬瑙欄赤珠栴，車璩欄眾寶栴。其欄楯上有寶羅網，其金羅網下懸銀鈴，其銀羅網下懸金鈴，琉璃羅網懸水精鈴，水精羅網懸琉璃鈴，赤珠羅網懸馬瑙鈴，馬

瑠羅網懸赤珠鈴，車璩羅網懸眾寶鈴。其金樹者金根金枝銀葉花實，其銀樹者銀根銀枝金葉花實，其水精樹水精根枝琉璃花葉，其琉璃樹琉璃根枝水精花葉，其赤珠樹赤珠根枝馬瑙花葉，馬瑙樹者馬瑙根枝赤珠花葉，車璩樹者車璩根枝眾寶花葉。

「其七重城，城有四門，門有欄楯，七重城上皆有樓閣臺觀周匝圍遶，有園林浴池，生眾寶花，雜色參間，寶樹行列，華果繁茂，香風四起，悅可人心，鳬雁、鴛鴦、異類奇鳥，無數千種，相和而鳴。其小城外中間有伊羅鉢龍宮，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

「其善見城內有善法堂，縱廣百由旬，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其堂下基純以真金，上覆琉璃，其堂中柱圍十由旬，高百由旬，當其柱下敷天帝御座，縱廣一由旬，雜色間廁，以七寶成，其座柔軟，軟若天衣，夾座兩邊左右十六座。

「堂有四門，周匝欄楯，以七寶成，其堂階道縱廣五百由旬，門郭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善見堂北有帝釋宮殿，縱廣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善見堂東有園林，名曰羸澁，縱廣千由旬，園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羸澁園中有二石塚，天金校飾，一名賢，二名善賢，縱廣各五十由旬，其石柔軟，軟若天衣。

「善見宮南有園林，名曰畫樂，縱廣千由旬，園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園內有二石塚，七寶所成，

一名晝，二名善晝，各縱廣五十由旬，其堞柔軟，軟若天衣。善見堂西有園林，名雜，縱廣千由旬，園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園中有二石堞，一名善見，二名順善見，天金校飾，七寶所成，各縱廣五十由旬，其堞柔軟，軟若天衣。善見堂北有園林，名曰大喜，縱廣千由旬，園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園中有二石堞，一名喜，二名大喜，車璫校飾，縱廣五十由旬，其堞柔軟，軟若天衣。

「其羸涇園、畫樂園中間有難陀池，縱廣百由旬，其水清澄，無有垢穢，七重寶塹周匝砌廁，欄楯七重、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其池四面有四梯陛，周匝欄楯間以七寶，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又其池中生四種花，青、黃、赤、白、紅縹雜色間廁，其一花葉蔭一由旬，香氣芬熏聞一由旬，根如車轂，其汁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其池四面復有園林。其雜園林、大喜園林二園中間有樹名晝度，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樹外空亭縱廣五百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

「其餘忉利天宮殿縱廣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諸宮殿有縱廣九百、八百，極小百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諸小天宮縱廣百由旬，有九十、八十，極小至十二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圍遶，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

「善見堂北有二階道至帝釋宮殿，善見堂東有二階道至麤澁園，復有階道至畫樂園觀，復有階道至雜園中，復有階道至大喜園，復有階道至大喜池，復有階道至晝度樹，復有階道至三十三天宮，復有階道至諸天宮，復有階道至伊羅鉢龍王宮。若天帝釋欲麤澁園中遊觀時，即念三十三天臣，三十三天臣即自念言：『今帝釋念我。』即自莊嚴駕乘寶車，與無數眾前後圍遶至帝釋前，於一面立。帝釋復念其餘諸天，諸天念言：『今帝釋念我。』即自莊嚴，與諸天眾相隨至帝釋前，於一面立。帝釋復念伊羅鉢龍王，伊羅鉢龍王復自念言：『今帝釋念我。』龍王即自變身出三十三頭，一一頭有六牙，一一牙有七浴池，一一浴池有七大蓮華，一一蓮花有一百葉，一一花葉有七玉女，鼓樂絃歌，拊舞其上。時，彼龍王作此化已，詣帝釋前，於一面立。

「時，釋提桓因著眾寶飾，瓔珞其身，坐伊羅鉢龍王第一頂上，其次兩邊各有十六天王，在龍頂上次第而坐。時，天帝釋與無數諸天眷屬圍遶詣麤澁園。有自然風，吹門自開；有自然風，吹地令淨；有自然風，吹花散地，眾花積聚，花至于膝。時，天帝釋於賢、善賢二石堞上隨意而坐，三十三王各次第坐，復有諸天不得侍從見彼園觀，不得入園五欲娛樂。所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不同。復有諸天得見園林而不得入，不得五欲共相娛樂。所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不同。復有諸天得見、得入，不得五欲共相娛樂。所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不同。復有諸天得入、得見，五欲娛樂。所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同故。

「遊戲園中，五欲自娛，一日、二日，至於七日，相娛樂已，各自還宮。彼天帝釋遊觀畫樂園、雜園、大喜園時，亦復如是。何故名之為麤澁園？入此園時，身體麤澁。何故名為畫樂園？入此園時，身體自然有種種畫色以為娛樂。何故名為雜

園？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除阿須倫女，放諸姝女與諸天子雜錯遊戲，是故名為雜園。何故名為大喜園？入此園時，娛樂歡樂，故名大喜。何故名為善法堂？於此堂上思惟妙法，受清淨樂，故名善法堂。何故名為晝度樹？此樹有神，名曰漫陀，常作伎樂以自娛樂，故名晝度。又彼大樹枝條四布，花葉繁茂如大寶雲，故名晝度。

「釋提桓因左右常有十大天子隨從侍衛。何等為十？一者名因陀羅，二名瞿夷，三名毘樓，四名毘樓婆提，五名陀羅，六名婆羅，七名耆婆，八名靈醯鬼，九名物羅，十名難頭。釋提桓因有大神力，威德如是。閻浮提人所貴水花：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須乾頭花，柔軟香潔。其陸生花：解脫花、薔蔔花、婆羅陀花、須曼周那花、婆師花、童女花。拘耶尼、鬱單曰、弗于逮、龍宮、金翅鳥宮水陸諸花，亦復如是。阿須倫宮水中生花：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柔軟香潔。陸生花：殊好花、頻浮花、大頻浮花、伽伽利花、大伽伽利花、曼陀羅花、大曼陀羅花。四天王、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所貴水陸諸花，亦復如是。

「天有十法，何等為十？一者飛去無限數。二者飛來無限數。三者去無碍。四者來無碍。五者天身無有皮膚、骨體、筋脉、血肉。六者身無不淨大小便利。七者身無疲極。八者天女不產。九者天目不眴。十者身隨意色，好青則青，好黃則黃，赤、白眾色，隨意而現。此是諸天十法。人有七色。云何為七？有人金色，有人火色，有人青色，有人黃色，有人赤色，有人黑色，有人魔色。諸天、阿須倫有七色，亦復如是。

「諸比丘！螢火之明不如燈燭，燈燭之明不如炬火，炬火之明不如積火，積火之明不如四天王宮殿、城墉、瓔珞、衣服、



身色光明，四天王宮殿、城墉、瓔珞、衣服、身色光明不如三十三天光明，三十三天光明不如焰摩天光明，焰摩天光明不如兜率天光明，兜率天光明不如化自在天光明，化自在天光明不如他化自在天光明，他化自在天光明不如梵迦夷天宮殿、衣服身色光明，梵迦夷天宮殿、衣服、身色光明不如光念天光明，光念天光明不如遍淨天光明，遍淨天光明不如果實天光明，果實天光明不如無想天光明，無想天光明不如無造天，無造天光明不如無熱天，無熱天光明不如善見天，善見天光明不如大善天，大善天光明不如色究竟天，色究竟天光明不如地自在天，地自在天光明不如佛光明。從螢火光至佛光明，合集爾所光明，不如苦諦光明，集諦、滅諦、道諦光明。是故，諸比丘！欲求光明者，當求苦諦、集諦、滅諦、道諦光明，當作是修行。

「閻浮提人身長三肘半，衣長七肘，廣三肘半；瞿耶尼、弗于逮人身亦三肘半，衣長七肘，廣三肘半；鬱單曰人身長七肘，衣長十四肘，廣七肘，衣重一兩；阿須倫身長一由旬，衣長二由旬，廣一由旬，衣重六銖；四天王身長半由旬，衣長一由旬，廣半由旬，衣重半兩；忉利天身長一由旬，衣長二由旬，廣一由旬，衣重六銖；焰摩天身長二由旬，衣長四由旬，廣二由旬，衣重三銖；兜率天身長四由旬，衣長八由旬，廣四由旬，衣重一銖半；化自在天身長八由旬，衣長十六由旬，廣八由旬，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身長十六由旬，衣長三十二由旬，廣十六由旬，衣重半銖。自上諸天，各隨其身而著衣服。

「閻浮提人壽命百歲，少出多減。拘耶尼人壽命二百歲，少出多減。弗于逮人壽三百歲，少出多減。鬱單曰人盡壽千歲，無有增減。餓鬼壽七萬歲，少出多減。龍、金翅鳥壽一劫，或有減者。阿須倫壽天千歲，少出多減。四天王壽天五百歲，少出多減。忉利天壽天千歲，少出多減。焰摩天壽天二千歲，少

出多減。兜率天壽命四千歲，少出多減。化自在天壽命八千歲，少出多減。他化自在天壽命萬六千歲，少出多減。梵迦夷天壽命一劫，或有減者。光音天壽命二劫，或有減者。遍淨天壽命三劫，或有減者。果實天壽命四劫，或有減者。無想天壽命五百劫，或有減者。無造天壽命千劫，或有減者。無熱天壽命二千劫，或有減者。善見天壽命三千劫，或有減者。大善見天壽命四千劫，或有減者。色究竟天壽命五千劫，或有減者。空處天壽命萬劫，或有減者。識處天壽命二萬一千劫，或有減者。不用處天壽命四萬二千劫，或有減者。有想無想天壽命八萬四千劫，或有減者。齊此為眾生，齊此為壽命，齊此為世界，齊此名為生、老、病、死往來所趣，界、入聚也。」

佛告比丘：「一切眾生以四食存。何謂為四？搏、細滑食為第一，觸食為第二，念食為第三，識食為第四。彼彼眾生所食不同。閻浮提人種種飯、[麩-夫+少]麵、魚肉以為搏食，衣服、洗浴為細滑食。拘耶尼、弗于逮人亦食種種飯[麩-夫+少]麵、魚肉以為搏食，衣服、洗浴為細滑食。鬱單曰人唯食自然粳米，天味具足以為搏食，衣服、洗浴為細滑食。龍、金翅鳥食鼃鼃、魚鱉以為搏食，洗浴、衣服為細滑食。阿須倫食淨搏食以為搏食，洗浴、衣服為細滑食。四天王、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食淨搏食以為搏食，洗浴、衣服為細滑食。自上諸天以禪定喜樂為食。何等眾生觸食？卵生眾生觸食。何等眾生念食？有眾生因念食得存，諸根增長，壽命不絕，是為念食。何等識食？地獄眾生及無色天，是名識食。」

「閻浮提人以金銀、珍寶、穀帛、奴僕治生販賣以自生活。拘耶尼人以牛羊、珠寶市易生活。弗于逮人以穀帛、珠璣市易自活。鬱單曰人無有市易治生自活。閻浮提人有婚姻往來、男娶女嫁。拘耶尼人、弗于逮人亦有婚姻、男娶女嫁。鬱單曰人

無有婚姻、男女嫁娶。龍、金翅鳥、阿須倫亦有婚姻、男女嫁娶。四天王、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亦有婚姻、男娶女嫁。自上諸天無復男女。閻浮提人男女交會，身身相觸以成陰陽。拘耶尼、弗于逮、鬱單曰人亦身身相觸以成陰陽。龍、金翅鳥亦身身相觸以成陰陽。阿須倫身身相近，以氣成陰陽。四天王、忉利天亦復如是。焰摩天相近以成陰陽。兜率天執手成陰陽。化自在天熟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暫視成陰陽。自上諸天無復姪欲。

「若有眾生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身壞命終，此後識滅，泥梨初識生，因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或有眾生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身壞命終，墮畜生中，此後識滅，畜生初識生，因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或有眾生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身壞命終，墮餓鬼中，此後識滅，餓鬼初識生，因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或有眾生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身壞命終，得生人中，此後識滅，人中初識生，因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

「或有眾生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身壞命終，生四天王，此後識滅，四天王識初生，因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彼天初生，如此人間一、二歲兒，自然化現，在天膝上坐，彼天即言：『此是我子。』由行報故，自然智生，即自念言：『我由何行，今生此間？』即復自念：『我昔於人間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由此行故，今得生天。我設於此命終，復生人間者，當淨身、口、意，倍復精勤，修諸善行。』兒生未久便自覺飢，當其兒前有自然寶器，盛天百味自然淨食，若福多者飯色為白，其福中者飯色為青，其福下者飯色為赤。彼兒以手探飯著口中，食自然消化，如酥投火。彼兒食訖，方自覺渴，有自然寶器盛甘露漿，其福多者漿色為白，其福中者漿色為青，

其福下者漿色為赤。其兒取彼漿飲，漿自消化，如酥投火。

「彼兒飲食已訖，身體長大，與餘天等，即入浴池沐浴澡洗，以自娛樂。自娛樂已，還出浴池，詣香樹下，香樹曲躬，手取眾香，以自塗身。復詣劫貝衣樹，樹為曲躬，取種種衣，著其身上。復詣莊嚴樹，樹為曲躬，取種種莊嚴，以自嚴身。復詣鬘樹，樹為曲躬，取鬘貫首。復詣器樹，樹為曲躬，即取寶器。復詣果樹，樹為曲躬，取自然果，或食或含，或漉汁而飲。復詣樂器樹，樹為曲躬，取天樂器，以清妙聲和絃而歌，向諸園林。彼見無數天女鼓樂絃歌，語笑相向，其天遊觀，遂生染著，視東忘西，視西忘東，其初生時，知自念言：『我由何行，今得生此？』當其遊處觀時，盡忘此念。於是便有姪女侍從。

「若有眾生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身壞命終，生忉利天，此後識滅，彼初識生，因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彼天初生，如閻浮提二、三歲兒，自然化現，在天膝上，彼天即言：『此是我男，此是我女。』亦復如是。或有眾生身、口、意善，身壞命終，生焰摩天，其天初生，如閻浮提三、四歲兒。或有眾生身、口、意善，身壞命終，生兜率天，其天初生，如此世間四、五歲兒。或有眾生身、口、意善，身壞命終，生化自在天，其天初生，如此世間五、六歲兒。或有眾生身、口、意善，身壞命終，生他化自在天，其天初生，如此世間六、七歲兒，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半月三齋。云何為三？月八日齋、十四日齋、十五日齋，是為三齋。何故於月八日齋？常以月八日，四天王告使者言：『汝等案行世間，觀視萬民，知有孝順父母，敬順沙門、婆羅門，宗事長老，齋戒布施，濟諸窮乏者不？』爾時，使者聞王教已，遍案行天下，知有孝順父母，宗事沙門、婆羅

門，恭順長老，持戒守齋，布施窮乏者，具觀察已，見諸世間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修齋戒，不濟窮乏者，還白王言：『天王！世間孝順父母，敬事師長，淨修齋戒，施諸窮乏者，甚少！甚少！』爾時，四天王聞已，愁憂不悅，答言：『咄此為哉！世人多惡，不孝父母，不事師長，不修齋戒，不施窮乏，減損諸天眾，增益阿須倫眾。』若使者見世間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則還白天王言：『世間有人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施諸窮乏者。』四天王聞已，即大歡喜，唱言：『善哉！我聞善言，世間乃能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

「何故於十四日齋？十四日齋時，四天王告太子言：『汝當案行天下，觀察萬民，知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不？』太子受王教已，即案行天下，觀察萬民，知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具觀察已，見諸世間有不孝順父母，不敬師長，不修齋戒，不施貧乏者，還白王言：『天王！世間孝順父母，敬順師長，淨修齋戒，濟諸貧乏者，甚少！甚少！』四天王聞已，愁憂不悅言：『咄此為哉！世人多惡，不孝父母，不事師長，不修齋戒，不濟窮乏，減損諸天眾，增益阿須倫眾。』太子若見世間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即還白王言：『天王！世間有人孝順父母，敬順師長，勤修齋戒，施諸貧乏者。』四天王聞已，即大歡喜，唱言：『善哉！我聞善言，世間能有孝事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是故十四日齋。

「何故於十五日齋？十五日齋時，四天王躬身自下，案行天下，觀察萬民，世間寧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不？見世間人多不孝父母，不事師長，不勤齋戒，

不施貧乏。時，四天王詣善法殿，白帝釋言：『大王！當知世間眾生多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修齋戒，不施貧乏。』帝釋及忉利諸天聞已，愁憂不悅言：『咄此為哉！世人多惡，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修齋戒，不施窮乏，減損諸天眾，增益阿須倫眾。』四天王若見世間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還詣善法堂，白帝釋言：『世人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帝釋及忉利諸天聞是語已，皆大歡喜，唱言：『善哉！世間乃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是故十五日齋戒。是故有三齋。爾時，帝釋欲使諸天倍生歡喜，即說偈言：

「『常以月八日，    十四十五日，  
    受化修齋戒，    其人與我同。』」

佛告比丘：「帝釋說此偈，非為善受，非為善說，我所不可。所以者何？彼天帝釋姪、怒、癡未盡，未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我說其人未離苦本。若我比丘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捨於重擔，自獲己利，盡諸有結，平等解脫。如此比丘應說此偈：

「『常以月八日，    十四十五日，  
    受化修齋戒，    其人與我同。』」

佛告比丘：「彼比丘說此偈者，乃名善受，乃名善說，我所印可。所以者何？彼比丘姪、怒、癡盡已，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我說其人離於苦本。」

佛告比丘：「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空者。一切街巷四衢道中，屠兒市肆及丘塚間，皆有鬼神，無有空者。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為名，依人名人，依村名村，依城名城，依國名國，依土名土，依山名山，依河名河。」

佛告比丘：「一切樹木極小如車軸者，皆有鬼神依止，無有空者。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時，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其死時，彼守護鬼攝其精氣，其人則死。」

佛告比丘：「設有外道梵志問言：『諸賢！若一切男女初始生時，皆有鬼神隨逐守護；其欲死時，彼守護鬼神攝其精氣，其人則死者。今人何故有為鬼神所觸燒者？有不為鬼神所觸燒者？』設有此問，汝等應答彼言：『世人為非法行，邪見顛倒，作十惡業，如是人輩，若百若干，乃至有一神護耳。譬如群牛、群羊，若百若干，一人守牧，彼亦如是，為非法行，邪見顛倒，作十惡業，如是人輩，若百若干，乃有一神護耳。若有人修行善法，見正信行，具十善業，如是一人有百千神護。譬如國王、國王大臣、有百千人衛護一人。彼亦如是，修行善法，具十善業，如是一人有百千神護。以是緣故，世人有為鬼神所觸燒者，有不為鬼神所觸燒者。』」

佛告比丘：「閻浮提人有三事勝拘耶尼人。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以此三事勝拘耶尼。拘耶尼人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多牛，二者多羊，三者多珠玉。以此三事勝閻浮提。閻浮提有三事勝弗于逮。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能修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以此三事勝弗于逮。弗于逮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其土極廣，二者其土極大，三者其土極妙。以此三事勝閻浮提。

「閻浮提有三事勝鬱單曰。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能修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以此三事勝鬱單曰。鬱單曰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無所繫屬，二者無有我，三者壽定千歲。以此三事勝閻浮提。

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餓鬼趣。餓鬼趣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身大，三者他作自受。以此三事勝閻浮提。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龍、金翅鳥。龍、金翅鳥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身大，三者宮殿。以此三事勝閻浮提。

「閻浮提以上三事勝阿須倫。阿須倫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宮殿高廣，二者宮殿莊嚴，三者宮殿清淨。以此三事勝閻浮提。閻浮提人以此三事勝四天王。四天王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端正，三者多樂。以此三事勝閻浮提。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此諸天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端正，三者多樂。」

佛告比丘：「欲界眾生有十二種。何等為十二？一者地獄，二者畜生，三者餓鬼，四者人，五者阿須倫，六者四天王，七者忉利天，八者焰摩天，九者兜率天，十者化自在天，十一者他化自在天，十二者魔天。色界眾生有二十二種：一者梵身天，二者梵輔天，三者梵眾天，四者大梵天，五者光天，六者少光天，七者無量光天，八者光音天，九者淨天，十者少淨天，十一者無量淨天，十二者遍淨天，十三者嚴飾天，十四者小嚴飾天，十五者無量嚴飾天，十六者嚴飾果實天，十七者無想天，十八者無造天，十九者無熱天，二十者善見天，二十一者大善見天，二十二者阿迦尼吒天。無色界眾生有四種。何等為四？一者空智天，二者識智天，三者無所有智天，四者有想無想智天。」

佛告比丘：「有四大天神。何等為四？一者地神，二者水神，三者風神，四者火神。昔者，地神生惡見言：『地中無水、火、風。』時，我知此地神所念，即往語言：『汝當生念言：



「地中無水、火、風。」耶？』地神報言：『地中實無水、火、風也。』我時語言：『汝勿生此念，謂地中無水、火、風。所以者何？地中有水、火、風，但地大多故，地大得名。』」

佛告比丘：「我時為彼地神次第說法，除其惡見，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上漏為患，出要為上；敷演開示，清淨梵行。我時知其心淨，柔軟歡喜，無有陰蓋，易可開化，如諸佛常法，說苦聖諦、苦集諦、苦滅諦、苦出要諦，演布開示。爾時，地神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譬如淨潔白衣，易為受色。彼亦如是，信心清淨，遂得法眼，無有狐疑，見法決定，不墮惡趣，不向餘道，成就無畏，而白我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

佛告比丘：「昔者，水神生惡見言：『水中無地、火、風。』時，地神知彼水神心生此見，往語水神言：『汝實起此見，言：「水中無地、火、風。」耶？』答曰：『實爾。』地神語言：『汝勿起此見，謂水中無地、火、風。所以者何？水中有地、火、風，但水大多故，水大得名。』時，地神即為說法，除其惡見，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上漏為患，出要為上；敷演開示，清淨梵行。時，地神知彼水神其心柔軟，歡喜信解，淨無陰蓋，易可開化，如諸佛常法，說苦聖諦、苦集諦、苦滅諦、苦出要諦，演布開示。時，彼水神即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猶如淨潔白衣，易為受色。彼亦如是，信心清淨，得法眼淨，無有狐疑，決定得果，不墮惡趣，不向餘道，成就無畏，白地神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

佛告比丘：「昔者，火神生惡見言：『火中無地、水、風。』

時，地神、水神知彼火神心生此見，共語火神言：『汝實起此見耶？』答曰：『實爾。』二神語言：『汝勿起此見。所以者何？火中有地、水、風，但火大多故，火大得名耳。』時，二神即為說法，除其惡見，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上漏為患，出要為上；敷演開示，清淨梵行。二神知彼火神其心柔軟，歡喜信解，淨無陰蓋，易可開化，如諸佛常法，說苦聖諦、苦集諦、苦滅諦、苦出要諦，演布開示。時，彼火神即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猶如淨潔白衣，易為受色。彼亦如是，信心清淨，遂得法眼，無有狐疑，決定得果，不墮惡趣，不向餘道，成就無畏，白二神言：『我今歸依佛、法、聖眾，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

佛告比丘：「昔者，風神生惡見言：『風中無地、水、火。』地、水、火神知彼風神生此惡見，往語之言：『汝實起此見耶？』答曰：『實爾。』三神語言：『汝勿起此見。所以者何？風中有地、水、火，但風大多故，風大得名耳。』時，三神即為說法，除其惡見，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上漏為患，出要為上；敷演開示，清淨梵行。三神知彼風神其心柔軟，歡喜信解，淨無陰蓋，易可開化，如諸佛常法，說苦聖諦、苦集、苦滅、苦出要諦，演布開示。時，彼風神即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譬如淨潔白衣，易為受色。彼亦如是，信心清淨，逮得法眼，無有狐疑，決定得果，不墮惡趣，不向餘道，成就無畏，白三神言：『我今歸依佛、法、聖眾，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願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慈心一切，不憍眾生。』」

佛告比丘：「雲有四種。云何為四？一者白色，二者黑色，三者赤色。四者紅色。其白色者地大偏多，其黑色者水大偏多，

其赤色者火大偏多，其紅色者風大偏多。其雲去地或十里、二十里、三十里，至四十四千里，除劫初後時雲上至光音天。電有四種。云何為四？東方電名身光，南方電名難毀，西方電名流炎，北方電名定明。以何緣故，虛空雲中有此電光？有時身光與難毀相觸，有時身光與流炎相觸，有時身光與定明相觸，有時難毀與流炎相觸，有時難毀與定明相觸，有時流炎與定明相觸。以是緣故，虛空雲中有電光起。復有何緣，虛空雲有雷聲起？虛空中有時地大與水大相觸，有時地大與火大相觸，有時地大與風大相觸，有時水大與火大相觸，有時水大與風大相觸。以是緣故，虛空雲中有雷聲起。

「相師占雨有五因緣不可定知，使占者迷惑。云何為五？一者雲有雷電，占謂當雨，以火大多故，燒雲不雨，是為占師初迷惑緣。二者雲有雷電，占謂當雨，有大風起，吹雲四散，入諸山間，以此緣故，相師迷惑。三者雲有雷電，占謂當雨，時，大阿須倫接攬浮雲，置大海中，以此因緣，相師迷惑。四者雲有雷電，占謂當雨，而雲師、雨師放逸姪亂，竟不降雨，以此因緣，相師迷惑。五者雲有雷電，占謂當雨，而世間眾庶非法放逸，行不淨行，慳貪嫉妬，所見顛倒，故使天不降雨，以此因緣，相師迷惑。是為五因緣，相師占雨不可定知。」

##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之四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 三災品第九

佛告比丘：「有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云何為四？一者世間災漸起，壞此世時，中間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二者此世間壞已，中間

空曠，無有世間，長久迢遠，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三者天地初起，向欲成時，中間長久，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四者天地成已，久住不壞，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是為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計量也。」

佛告比丘：「世有三災。云何為三？一者火災，二者水災，三者風災。有三災上際。云何為三？一者光音天，二者遍淨天，三者果實天。若火災起時，至光音天，光音天為際。若水災起時，至遍淨天，遍淨天為際。若風災起時，至果實天，果實天為際。云何為火災？火災始欲起時，此世間人皆行正法，正見不倒，修十善行，行此法時，有人得第二禪者，即踊身上昇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當知無覺、無觀第二禪樂，第二禪樂。』時，世間人聞此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哉！唯願為我說無覺、無觀第二禪道。』時，空中人聞其語已，即為說無覺、無觀第二禪道。此世間人聞彼說已，即修無覺無觀第二禪道，身壞命終，生光音天。

「是時，地獄眾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無覺、無觀第二禪，身壞命終，生光音天；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忉利天、炎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眾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無覺、無觀第二禪，身壞命終，生光音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鬼、阿須倫乃至梵天皆盡。當於爾時，先地獄盡，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忉利天王盡；忉利天王盡已，炎摩天盡；炎摩天盡已，兜率天盡；兜率天盡已，化自在天盡；化自在天盡已，他化自在天盡；他化自在天盡已，梵天盡；梵天盡已，然後人盡，無有遺餘。人盡無餘已，此世敗壞，乃成為災，其後天不降雨，百穀草木自然枯死。」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

怙，有為諸法，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大海水，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去地四萬二千由旬，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二日出。二日出已，令此世間所有小河、汙澮、渠流皆悉乾竭。」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去地四萬二千由旬，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三日出。三日出已，此諸大水，恒河、耶婆那河、婆羅河、阿夷羅婆提河、阿摩怯河、辛陀河、故舍河皆悉乾竭，無有遺餘。

「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四日出。四日出已，此諸世間所有泉源、淵池，善見大池、阿耨大池、四方陀延池、優鉢羅池、拘物頭池、分陀利池、離池，縱廣五十由旬皆盡乾竭。

「以是故知，一切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大海水，使令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五日出。五日出已，大海水稍減百由旬，至七百由旬。以是可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是時，大海稍盡，餘有七百由旬、六百由旬、五百由旬、四百由旬乃至百由旬在。以是可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時，大海水稍稍減盡，至七由旬、六由旬、五由旬，乃至一由旬在。」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海水稍盡，至七多羅樹、六多羅樹，乃至一多羅樹。」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海水轉淺，七人、六人、五人、四人、三人、二人、一人，至腰、至膝，至于[跳-兆+專]、踝。」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海水猶如春雨後，亦如牛跡中水，遂至涸盡，不漬人指。」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海底沙，深八萬四千由旬，令著兩岸颺，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六日出。六日出已，其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皆烟起焦燃，猶如陶家初然陶時，六日出時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海底沙，八萬四千由旬，令著兩岸飄，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七日出。七日出已，此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皆悉洞然，猶如陶家然竈焰起，七日出時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以此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須彌山皆悉洞然；一時，四天王宮、忉利天宮、炎摩天宮、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宮亦皆洞然。」

佛告比丘：「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

怙，凡諸有為法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風吹火焰至光音天，其彼初生天子見此火焰，皆生怖畏言：『咄！此何物？』先生諸天語後生天言：『勿怖畏也，彼火曾來，齊此而止。』以念前火光，故名光念天。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須彌山王漸漸頹落，百由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其後大地及須彌山盡無灰燼。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此大地火燒盡已，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佛告比丘：「火災起時，天不復雨，百穀草木自然枯死。誰當信者？獨有見者，自當知耶？如是乃至地下水盡，水下風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自當知耶？是為火災。」

「云何火劫還復？其後久久，有大黑雲在虛空中，至光音天，周遍降雨，滂如車輪，如是無數百千歲雨，其水漸長，高無數百千由旬，乃至光音天。」

「時，有四大風起，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稍減百千由旬，無數百千萬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梵迦夷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千萬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波離水，在於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他化自在天宮。」

「其水轉減至無數千萬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化自在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有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兜率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有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由此因緣有炎摩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水上有沫，深六十萬八千由旬，其邊無際，譬如此間，穴泉流水，水上有沫，彼亦如是。

「以何因緣有須彌山？有亂風起，吹此水沫造須彌山，高六十萬八千由旬，縱廣八萬四千由旬，四寶所成，金、銀、水精、琉璃。以何因緣有四阿須倫宮殿？其後亂風吹大海水吹大水沫，於須彌山四面起大宮殿，縱廣各八萬由旬，自然變成七寶宮殿。復何因緣有四天王宮殿？其後亂風吹大海水沫，於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自然變成七寶宮殿，以是故名為四天王宮殿。以何因緣有忉利天宮殿？其後亂風吹大水沫，於須彌山上自然變成七寶宮殿。

「復以何緣有伽陀羅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須彌山不遠，自然化成寶山，下根入地四萬二千由旬，縱廣四萬二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間廁，七寶所成，以是緣故有伽陀羅山。復以何緣有伊沙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伽陀羅山不遠，自然變成伊沙山，高二萬一千由旬，縱廣二萬一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緣故有伊沙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伊沙山不遠，自然變成樹辰陀羅山，高萬二千由旬，縱廣萬二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因緣有樹辰陀羅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樹辰陀羅山不遠，自然



變成阿般泥樓山，高六千由旬，縱廣六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緣故有阿般尼樓山。

「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阿般尼樓山不遠，自然變成彌隣陀羅山，高三千由旬，縱廣三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因緣有尼隣陀羅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尼隣陀羅山不遠，自然變成比尼陀山，高千二百由旬，縱廣千二百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緣故有比尼陀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比尼陀山不遠，自然變成金剛輪山，高三百由旬，縱廣三百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因緣有金剛輪山。

「何故有月、有七日宮殿？其後亂風吹大水沫，自然變成一月宮殿、七日宮殿，雜色參間，七寶所成，為黑風所吹還到本處，以是因緣有日、月宮殿。

「其後亂風吹大水沫，自然變成四天下及八萬天下，以是因緣有四天下及八萬天下。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在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自然變成大金剛輪山，高十六萬八千由旬，縱廣十六萬八千由旬，其邊無限，金剛堅固，不可毀壞，以是因緣有大金剛輪山。其後久久，有自然雲遍滿空中，周遍大雨，滂如車輪，其水瀰漫，沒四天下，與須彌山等，其後亂風吹地為大坑，澗水盡入中，因此為海，以是因緣有四大海水。海水鹹苦有三因緣。何等為三？一者有自然雲遍滿虛空，至光音天，周遍降雨，洗濯天宮，滌蕩天下，從梵迦夷天宮、他化自在天宮，下至炎摩天宮、四天下、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皆洗濯滌蕩，其中諸處有穢惡鹹苦諸不淨汁，下流入海，合為一味，故海水鹹。二者昔有大仙人禁呪海水，長使鹹苦，人不得飲，是故鹹苦。三者彼大海水雜眾生居，其身長大，或百由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呼哈吐納，大小便中，故海水鹹。是為

火災。」

佛告比丘：「云何為水災？水災起時，此世間人皆奉正法，正見，不邪見，修十善業，修善行已。時，有人得無喜第三禪者，踊身上昇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當知無喜第三禪樂，無喜第三禪樂。』時，世間人聞此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哉！願為我說是無喜第三禪道。』時，空中人聞此語已，即為演說無喜第三禪道，此世間人聞其說已，即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

「爾時，地獄眾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畜生、餓鬼、阿須輪、四天王、忉利天、炎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光音天眾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光音天趣皆盡。當於爾時，先地獄盡，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忉利天盡；忉利天盡已，炎摩天盡；炎摩天盡已，兜率天盡；兜率天盡已，化自在天盡；化自在天盡已，他化自在天盡；他化自在天盡已，梵天盡；梵天盡已，光音天盡；光音天盡已，然後人盡無餘。人盡無餘已，此世間敗壞，乃成為災。

「其後久久，有大黑雲暴起，上至遍淨天，周遍大雨，純雨熱水，其水沸湧，煎熬天上，諸天宮殿皆悉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煎熬消盡，無有遺餘，光音天宮亦復如是。以此可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有為諸法，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其後此雨復浸梵迦夷天宮，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無有遺餘，梵迦夷宮亦復如是。其後此雨復浸他化自在天、化自在天、兜率天、炎摩天宮，煎熬消盡，無有

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無有遺餘，彼諸天宮亦復如是。其後此雨復浸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煎熬消盡，無有遺餘，彼亦如是。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水煎熬大地，盡無餘已，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佛告比丘：「遍淨天宮煎熬消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能知耳。梵迦夷宮煎熬消盡，乃至地下水盡，水下風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當知耳。是為水災。」

「云何水災還復？其後久久，有大黑雲充滿虛空，至遍淨天，周遍降雨，滂如車輪，如是無數百千萬歲，其水漸長，至遍淨天。有四大風，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稍減無數百千由旬，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變成光音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光音天宮。其水轉減無數百千由旬，彼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變成梵迦夷天宮，七寶校飾；如是乃至海水一味鹹苦，亦如火災復時。是為水災。」

佛告比丘：「云何為風災？風災起時，此世間人皆奉正法，正見，不邪見，修十善業，修善行時，時，有人得清淨護念第四禪，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護念清淨第四禪樂，護念清淨第四禪樂。』時，此世人聞其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哉！願為我說護念清淨第四禪道。』時，空中人聞此語已，即為說第四禪道，此世間人聞其說已，即修第四禪道，身壞命終，生果實天。」

「爾時，地獄眾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四禪，身

壞命終，生果實天；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遍淨天眾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第四禪，身壞命終，生果實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遍淨天趣皆盡。爾時，地獄先盡，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如是展轉至遍淨天盡；遍淨天盡已，然後人盡無餘。人盡無餘已，此世間敗壞，乃成為災。其後久久，有大風起，名曰大僧伽，乃至果實天，其風四布，吹遍淨天宮、光音天宮，使宮宮相拍，碎若粉塵。猶如力士執二銅杵，杵杵相拍，碎盡無餘，二宮相拍亦復如是。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其後此風吹梵迦夷天宮、他化自在天宮，宮宮相拍，碎如粉塵，無有遺餘。猶如力士執二銅杵，杵杵相拍，碎盡無餘，二宮相拍亦復如是。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風吹化自在天宮、兜率天宮、炎摩天宮，宮宮相拍，碎若粉塵，無有遺餘。猶如力士執二銅杵，杵杵相拍，碎盡無餘，彼宮如是碎盡無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其後此風吹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置於虛空，高百千由旬，山山相拍，碎若粉塵。猶如力士手執輕糠散於空中，彼四天下、須彌諸山碎盡分散，亦復如是。以是可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風吹大地盡，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佛告比丘：「遍淨天宮、光音天宮，宮宮相拍，碎若粉塵。

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能知耳。如是乃至地下水盡，水下風盡。誰能信者？獨有見者，乃能信耳。是為風災。

「云何風災還復？其後久久，有大黑雲周遍虛空，至果實天，而降大雨，滂如車輪，霖雨無數百千萬歲，其水漸長，至果實天。時，有四風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漸漸稍減無數百千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中自然變成遍淨天宮，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此因緣有遍淨天宮。其水轉減無數百千由旬，彼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中自然變成光音天宮，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乃至海水一味鹹苦，亦如火災復時。是為風災。是為三災，是為三復。」

## 戰鬥品第十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與阿須倫共鬪。時，釋提桓因命忉利諸天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彼共戰，若得勝者，捉毘摩質多羅阿須倫，以五繫繫縛，將詣善法講堂，吾欲觀之。』時，忉利諸天受帝釋教已，各自莊嚴。時，毘摩質多羅阿須倫命諸阿須倫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彼共戰，若得勝者，捉釋提桓因，以五繫繫縛，將詣七葉講堂，吾欲觀之。』時，諸阿須倫受毘摩質多阿須倫教已，各自莊嚴。

「於是，諸天、阿須倫眾遂共戰鬪，諸天得勝，阿須倫退。時，忉利諸天捉阿須倫王，以五繫繫縛，將詣善法堂所，示天帝釋。時，阿須倫王見天上快樂，生慕樂心，即自念言：『此處殊勝，即可居止，用復還歸阿須倫宮為？』發此念時，五繫即得解，五樂在前。若阿須倫生念欲還詣本宮殿，五繫還縛，

五樂自去。時，阿須倫所被繫縛，轉更牢固。魔所繫縛復過於  
是，計吾我人為魔所縛，不計吾我人魔縛得解，愛我為縛，愛  
愛為縛，我當有為縛，我當無為縛，有色為縛，無色為縛，有  
色無色為縛，我有想為縛，無想為縛，有想無想為縛，我為大  
患、為癰、為刺。是故，賢聖弟子知我為大患、為癰、為刺，  
捨吾我想，修無我行，觀彼我為重擔、為放逸、為有。當有我  
是有為，當有無我是有為，有色是有為，無色是有為，有色無  
色是有為，有想是有為，無想是有為，有想無想是有為，有為  
為大患、為刺、為瘡。是故，賢聖弟子知有為為大患、為刺、  
為瘡故，捨有為，為無為行。」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子與阿須倫共鬪。時，釋提桓因  
命忉利天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阿須倫共鬪，若得勝者，捉  
毘摩質多羅阿須倫，以五繫繫縛，將詣善法講堂，吾欲觀之。』  
時，忉利諸天受帝釋教已，各即自莊嚴。時，毘摩質多阿須倫  
復命諸阿須倫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彼共戰，若得勝者，捉  
釋提桓因，以五繫繫縛，將詣七葉講堂，吾欲觀之。』時，諸  
阿須倫受毘摩質多阿須倫教已，各自莊嚴。於是，諸天、阿須  
倫眾遂共戰鬪，諸天得勝，阿須倫退。忉利諸天捉阿須倫，以  
五繫繫縛，將詣善法堂所，示天帝釋。徜徉遊善法堂上，阿須  
倫王遙見帝釋，於五繫中惡口罵詈。時，天帝侍者於天帝前，  
即說偈言：

「『天帝何恐怖，        自現已劣弱，  
        須質面毀眚，        默聽其惡言。』

「時，天帝釋即復以偈答侍者曰：

「『彼亦無大力，        我亦不恐懼，  
        如何大智士，        與彼無智諍。』

「爾時，侍者復作偈頌白帝釋言：

「『今不折愚者，        恐後轉難忍，  
        宜加以杖捶，        使愚自改過。』

「時，天帝釋復作偈頌答侍者曰：

「『我常言智者，        不應與愚諍，  
        愚罵而智默，        即為信勝彼。』

「爾時，侍者復作偈頌白帝釋言：

「『天王所以默，        恐損智者行，  
        而彼愚騃人，        謂王懷怖畏。  
        愚不自忖量，        謂可與王敵，  
        沒死來觸突，        欲王如牛退。』

「時，天帝釋復作偈頌答侍者曰：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眾人諍有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乃謂為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佛告比丘：「爾時，天帝釋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時，天帝釋即我身是也。我於爾時，修習忍辱，不行卒暴，常亦稱讚能忍辱者。若有智之人欲弘吾道者，當修忍默，勿懷忿諍。」

佛告比丘：「昔者，忉利諸天與阿須倫共鬪。時，釋提桓

因語質多阿須倫言：『卿等何為嚴飾兵仗，懷怒害心，共戰諍為？今當共汝講論道義，知有勝負。』彼質多阿須倫語帝釋言：『正使捨諸兵仗，止於諍訟論義者，誰知勝負？』帝釋教言：『但共論議，今汝眾中、我天眾中，自有智慧知勝負者。』時，阿須倫語帝釋言：『汝先說偈。』帝釋報言：『汝是舊天，汝應先說。』爾時，質多阿須倫即為帝釋而作頌曰：

「『今不折愚者，        恐後轉難忍，  
        宜加以杖捶，        使愚自改過。』

「時，阿須倫說此偈已，阿須倫眾即大歡喜，高聲稱善；唯諸天眾默然無言。時，阿須倫王語帝釋言：『汝次說偈。』爾時，帝釋即為阿須倫而說偈言：

「『我常言智者，        不應與愚諍，  
        愚罵而智默，        即為勝彼愚。』

「時，天帝釋說此偈已，忉利諸天皆大歡喜，舉聲稱善；時，阿須倫眾默然無言。爾時，天帝語阿須倫言：『汝次說偈。』時，阿須倫復說偈言：

「『天王所以默，        恐損智者行，  
        而彼愚騃人，        謂王懷怖畏。  
        愚不自忖量，        謂可與王敵，  
        沒死來觸突，        欲王如牛退。』

「時，阿須倫王說此偈已，阿須倫眾踊躍歡喜，舉聲稱善；時，忉利天眾默然無言。時，阿須倫王語帝釋言：『汝次說偈。』時，天帝釋為阿須倫而說偈言：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畏，  
        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眾人為諍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為愚駭。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釋提桓因說此偈已，忉利天眾踊躍歡喜，舉聲稱善；阿須倫眾默然無言。時，天眾、阿須倫眾各小退却，自相謂言：『阿須倫王所說偈頌，有所觸犯，起刀劍讐，生鬪訟根，長諸怨結，樹三有本。天帝釋所說偈者，無所觸撓，不起刀劍，不生鬪訟，不長怨結，絕三有本。天帝所說為善，阿須倫所說不善。諸天為勝，阿須倫負。』」

佛告比丘：「爾時，釋提桓因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即我身是。我於爾時，以柔濡言，勝阿須倫眾。」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復與阿須倫共鬪。時，阿須倫勝，諸天不如。時，釋提桓因乘千輻寶車怖懼而走，中路見睽婆羅樹上有一巢，巢有兩子，即以偈頌告御者言，頌曰：

「『此樹有二鳥，        汝當迴車避，  
        正使賊害我，        勿傷二鳥命。』

「爾時，御者聞帝釋偈已，尋便住車迴避鳥。爾時，車頭向阿須倫，阿須倫眾遙見寶車迴向，其軍即相謂言：『今天帝釋乘千輻寶車迴向我眾，必欲還鬪，不可當也。』阿須倫眾即便退散，諸天得勝，阿須倫退。」

佛告比丘：「爾時，帝釋者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即我身是也。我於爾時，於諸眾生起慈愍心。諸比丘！汝

等於我法中出家修道，宜起慈心，哀愍黎庶。」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與阿須倫共鬪。」爾時，諸天得勝，阿須倫退。時，天帝釋戰勝還宮，更造一堂，名曰最勝，東西長百由旬，南北廣六十由旬。其堂百間，間間有七交露臺，一一臺上有七玉女，一一玉女有七使人。釋提桓因亦不憂供給諸玉女衣被、飲食、莊嚴之具，隨本所造，自受其福，以戰勝阿須倫，因歡喜心而造此堂，故名最勝堂。又千世界中所有堂觀無及此堂，故名最勝。

佛告比丘：「昔者，阿須倫自生念言：『我有大威德，神力不少，而忉利天、日月諸天常在虛空，於我頂上遊行自在，今我寧可取彼日月以為耳璫，自在遊行耶？』時，阿須倫王瞋恚熾盛，即念捶打阿須倫，捶打阿須倫即復念言：『今阿須倫王念我，我等當速莊嚴。』即勅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眾前後導從，詣阿須倫王前，於一面立。時，王復念舍摩梨阿須倫，舍摩梨阿須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勅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眾前後導從，詣阿須倫王前，在一面立。

「時，王復念毘摩質多阿須倫，毘摩質多阿須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勅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眾前後導從，往詣王前，在一面立。時，王復念大臣阿須倫，大臣阿須倫即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勅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眾前後導從，往詣王前，於一面立。時，王復念諸小阿須倫，諸小阿須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自莊嚴，備具兵仗，與無數眾相隨，往詣王前，於一面立。時，羅呵阿須倫王即自莊嚴，身著寶鎧，駕乘寶車，與無數百千阿須倫眾兵仗嚴事，前後圍遶出其境界，欲往與諸天共鬪。」

「爾時，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以身纏遶須彌山七匝，震動山谷，薄布微雲，滂滂稍雨，以尾打大海水，海水波涌，至須彌山頂。時，忉利天即生念言：『今薄雲微布，滂滂稍雨，海水波涌，乃來至此。將是阿須倫欲來戰鬪，故有此異瑞耳。』

「爾時，海中諸龍兵眾無數巨億，皆持戈鉞、弓矢、刀劍，重被寶鎧，器仗嚴整，逆與阿須倫共戰，若龍眾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龍眾退，龍不還宮，即[馬\*奔]趣伽樓羅鬼神所，而告之曰：『阿須倫眾欲與諸天共戰，我往逆鬪，彼今得勝；汝等當備諸兵仗，眾共併力，與彼共戰。』時，諸鬼神聞龍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與諸龍眾共阿須倫鬪，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走[馬\*奔]持華鬼神界，而告之言：『阿須倫眾欲與諸天共鬪，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等當備諸兵仗，眾共併力，與彼共戰。』

「諸持華鬼神聞龍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眾共併力，與阿須倫鬪，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走[馬\*奔]常樂鬼神界，而告之言：『阿須倫眾欲與諸天共鬪，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等當備諸兵仗，與我併力，共彼戰鬪。』時，諸常樂鬼神聞是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眾共併力，與阿須倫鬪，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走[馬\*奔]四天王，而告之曰：『阿須倫眾欲與諸天共鬪，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等當備諸兵仗，眾共併力，與彼共戰。』

「時，四天王聞此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眾共併力，與阿須倫共鬪，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不如者，四天王即詣善法講堂，白天帝釋及忉利諸天言：『阿須倫欲與諸天共鬪，今忉利諸天當自莊嚴，備諸兵仗，眾共併力，往共彼戰。』時，天帝釋命一侍天而告之曰：『汝持我聲

往告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子言：「阿須倫與無數眾欲來戰鬪，今者諸天當自莊嚴，備諸兵仗，助我戰鬪。」』時，彼侍天受帝教已，即詣焰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持天帝釋聲而告之曰：『彼阿須倫無數眾來戰鬪，今者諸天當自莊嚴，備諸兵仗，助我戰鬪。』

「時，焰摩天子聞此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駕乘寶車，與無數巨億百千天眾前後圍遶，在須彌山東面住。時，兜率天子聞此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駕乘寶車，與無數巨億百千天眾圍遶，在須彌山南面住。時，化自在天子聞此語已，亦嚴兵眾，在須彌山西面住。時，他化自在天子聞此語已，亦嚴兵眾，在須彌山北住。

「時，天帝釋即念三十三天忉利天，三十三天忉利天即自念言：『今帝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勅左右備諸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巨億諸天眾前後圍遶，詣天帝釋前，於一面立。時，天帝釋復念餘忉利諸天，餘忉利諸天即自念言：『今帝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勅左右備諸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巨億諸天眾前後圍遶，詣帝釋前，於一面立。時，帝釋復念妙匠鬼神，妙匠鬼神即自念言：『今帝釋念我，我宜速莊嚴。』即勅左右備諸兵仗，駕乘寶車，無數千眾前後圍遶，詣帝釋前立。時，帝釋復念善住龍王，善住龍王即自念言：『今天帝釋念我，我今宜往。』即詣帝釋前立。

「時，帝釋即自莊嚴，備諸兵仗，身被寶鎧，乘善住龍王頂上，與無數諸天鬼神前後圍遶，自出天宮與阿須倫往鬪。所謂嚴兵仗、刀劍、鉾稍、弓矢、斲鉞、鉞斧、旋輪、縑索，兵仗鎧器，以七寶成，復以鋒刃加阿須倫身，其身不傷，但刃觸而已。阿須倫眾執持七寶刀劍、鉾稍、弓矢、斲鉞、鉞斧、旋輪、縑索，以鋒刃加諸天身，但觸而已，不能傷損。如是欲行

諸天共阿須倫鬪，欲因欲是。」

##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之五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 三中劫品第十一

佛告比丘：「有三中劫。何等為三？一名刀兵劫，二名穀貴劫，三名疾疫劫。云何為刀兵劫？此世間人本壽四萬歲，其後稍減壽二萬歲，其後復減壽萬歲，轉壽千歲，轉壽五百歲，轉壽三百歲、二百歲，如今人壽於百歲少出多減；其後人壽稍減，當壽十歲，是時女人生五月行嫁。時，世間所有美味，酥油、蜜、石蜜、黑石蜜，諸有美味皆悉自然消滅，五穀不生，唯有稊稗。是時，有上服錦綾、繒絹、劫貝、芻摩皆無復有，唯有麤織草衣。爾時，此地純生荊棘、蚊虻、蜂蝎、蜣蛇、毒虫，金銀、琉璃、七寶珠玉自然沒地，唯有石沙穢惡充滿。是時，眾生但增十惡，不復聞有十善之名，乃無善名，況有行善者？爾時，人有不孝父母，不敬師長，能為惡者，則得供養，人所敬待，如今人孝順父母，敬事師長，能為善者，則得供養，人所敬待。彼人為惡，便得供養，亦復如是。時人命終墮畜生中，猶如今人得生天上。時，人相見懷毒害心，但欲相殺。猶如獵師見彼群鹿，但欲殺之，無一善念。其人如是，但欲相殺，無一善念。爾時，此地溝澗、溪谷、山陵、塹阜，無一平地，時，人行來恐怖惶懼，衣毛為豎。

「時，七日中有刀劍劫起，時，人手執草木、瓦石，皆變成刀劍，刀劍鋒利，所擬皆斷，展轉相害。其中有點慧者見刀兵相害，恐怖逃避，入山林、坑澗無人之處，七日藏避，心口自言：『我不害人，人勿害我。』其人於七日中，食草木根，

以自存活，過七日已，還出山林。時，有一人得共相見，歡喜而言：『今見生人，今見生人。』猶如父母與一子別，久乃相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彼亦如是，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是時，人民於七日中，哭泣相向，復於七日中，共相娛樂，歡喜慶賀。時人身壞命終，皆墮地獄中。所以者何？斯由其人常懷瞋怒，害心相向，無慈仁故，是為刀兵劫。」

佛告比丘：「云何為飢餓劫？爾時，人民多行非法，邪見顛倒，為十惡業，以行惡故，天不降雨，百草枯死，五穀不成，但有莖稈。云何為飢餓？爾時，人民收掃田里、街巷、道陌、糞土遺穀，以自存活，是為飢餓。復次，飢餓時，其人於街巷、市里、屠殺之處及丘塚間，拾諸骸骨，煮汁飲之，以此自存，是為白骨飢餓。復次，飢餓劫時，所種五穀盡變成草木，時，人取華煮汁而飲。復次，飢餓時，草木華落，覆在土下，時，人掘地取華煮食，以是自存，是為草木飢餓。爾時，眾生身壞命終，墮餓鬼中。所以者何？斯由其人於飢餓劫中，常懷慳貪，無施惠心，不肯分割，不念厄人故也，是為飢餓劫。」

佛告比丘：「云何為疾疫劫？爾時，世人修行正法，正見，不顛倒見，具十善行。他方世界有鬼神來，此間鬼神放逸姪亂，不能護人，他方鬼神侵嬈此世間人，撻打捶杖，接其精氣，使人心亂，驅逼將去。猶如國王勅諸將帥有所守護，餘方有賊寇來侵嬈，此放逸之人劫於村國。此亦如是，他方世界有鬼神來，取此間人，撻打捶杖，接其精氣，驅逼將去。」

佛告比丘：「正使此間鬼神不放逸姪亂，他方世界有大力鬼神來，此間鬼神畏怖避去，彼大鬼神侵嬈此人，撻打捶杖，接其精氣，殺之而去。譬如國王、若王大臣，遣諸將帥守衛人民，將帥清慎，無有放逸；他方有強猛將帥，人兵眾多來破村城，掠奪人物。彼亦如是，正使此間鬼神不敢放逸，他方世界

有大力鬼神來，此間鬼神恐怖避去，彼大鬼神侵嬈此人，搥打捶杖，接其精氣，殺之而去。時，疾疫劫中人民身壞命終，皆生天上。所以者何？斯由時人慈心相向，展轉相問：『汝病差不？身安隱不？』以此因緣得生天上。是故名為疾疫劫。是為三中劫也。」

## 世本緣品第十二

佛告比丘：「火災過已，此世天地還欲成時，有餘眾生福盡、行盡、命盡，於光音天命終，生空梵處，於彼生染著心，愛樂彼處，願餘眾生共生彼處。發此念已，有餘眾生福、行、命盡，於光音天身壞命終，生空梵處。時，先生梵天即自念言：『我是梵王大梵天王，無造我者，我自然有，無所承受，於千世界最得自在，善諸義趣，富有豐饒，能造化萬物，我即是一切眾生父母。』其後來諸梵復自念言：『彼先梵天即是梵王大梵天王，彼自然有，無造彼者，於千世界最尊第一，無所承受，善諸義趣，富有豐饒，能造萬物，是眾生父母，我從彼有。』彼梵天王顏貌容狀常如童子，是故梵王名曰童子。」

「或有是時，此世還成世間，眾生多有生光音天者，自然化生，歡喜為食，身光自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礙，壽命長久。其後此世變成大水，周遍彌滿。當於爾時，天下大闇，無有日月、星辰、晝夜，亦無歲月、四時之數。其後此世還欲變時，有餘眾生福盡、行盡、命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此間，皆悉化生，歡喜為食，身光自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礙，久住此間。爾時，無有男女、尊卑、上下，亦無異名，眾共生世，故名眾生。」

「是時，此地有自然地味出，凝停於地，猶如醍醐，地味

出時，亦復如是，猶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後眾生以手試嘗知為何味，初嘗覺好，遂生味著。如是展轉嘗之不已，遂生貪著，便以手掬，漸成搏食，搏食不已，餘眾生見，復效食之，食之不已。時，此眾生身體羸澁，光明轉滅，無復神足，不能飛行。爾時，未有日月，眾生光滅，是時，天地大闇，如前無異。其後久久，有大暴風吹大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使令兩披飄，取日宮殿，著須彌山半，安日道中，東出西沒，周旋天下。

「第二日宮從東出西沒，時，眾生有言：『是即昨日也。』或言：『非昨也。』第三日宮繞須彌山，東出西沒，彼時眾生言：『定是一日。』日者，義言是前明因，是故名為日。日有二義：一曰住常度，二曰宮殿。

「宮殿四方遠見故圓，寒溫合適，天金所成，頗梨間廁，二分天金，純真無雜，外內清徹，光明遠照，一分頗梨，純真無雜，外內清徹，光明遠照。日宮縱廣五十一由旬，宮牆及地薄如梓柏。」

「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寶鈴、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金牆銀門，銀牆金門，琉璃牆水精門，水精牆琉璃門，赤珠牆馬瑙門，馬瑙牆赤珠門，車璩牆眾寶門，眾寶牆車璩門。又其欄楯，金欄銀栴，銀欄金栴，琉璃欄水精栴，水精欄琉璃栴，赤珠欄馬瑙栴，馬瑙欄赤珠栴，眾寶欄車璩栴，車璩欄眾寶栴。金網銀鈴，銀網金鈴，水精網琉璃鈴，琉璃網水精鈴，赤珠網馬瑙鈴，馬瑙網赤珠鈴，車璩網眾寶鈴，眾寶網車璩鈴。其金樹者銀葉華實，銀樹者金葉華實，琉璃樹者水精華實，水精樹者琉璃華實，赤珠樹者馬瑙華實，馬瑙樹者赤珠華實，車璩樹者眾寶華實，眾寶樹者車璩華實。宮牆四門，門有七階，周匝欄楯，樓閣臺觀、園林浴池，次第相比，生眾寶華，行行相當，種種果樹，華葉雜色，樹香芬馥，周流



四遠，雜類眾鳥相和而鳴。

「其日宮殿為五風所持：一曰持風，二曰養風，三曰受風，四曰轉風，五曰調風。日天子所止正殿，純金所造，高十六由旬，殿有四門，周匝欄楯。日天子座縱廣半由旬，七寶所成，清淨柔軟，猶如天衣。日天子自身放光照于金殿，金殿光照于日宮，日宮光出照四天下。日天子壽天五百歲，子孫相承，無有間異。其宮不壞，終于一劫。日宮行時，其日天子無有行意，言我行住，常以五欲自相娛樂。日宮行時，無數百千諸大天神在前導從，歡樂無倦，好樂捷疾，因是日天子名為捷疾。

「日天子身出千光，五百光下照，五百光傍照，斯由宿業功德，故有此千光，是故日天子名為千光。宿業功德云何？或有一人供養沙門、婆羅門，濟諸窮乏，施以飲食、衣服、湯藥、象馬、車乘、房舍、燈燭，分布時與，隨其所須，不逆人意，供養持戒諸賢聖人。由彼種種無數法喜光明因緣，善心歡喜。如剎利王水澆頭種初登王位，善心歡喜，亦復如是。以此因緣，身壞命終，為日天子，得日宮殿，有千光明，故言善業得千光明。

「復以何等故，名為宿業光明？或有人不殺生，不盜，不邪淫，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不貪取，不瞋恚、邪見，以此因緣，善心歡喜。猶如四衢道頭有大浴池，清淨無穢，有人遠行，疲極熱渴，來入此池，澡浴清涼，歡喜愛樂。彼十善者，善心歡喜，亦復如是。其人身壞命終，為日天子，居日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故，名善業光明。

「復以何緣名千光明？或有人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以此因緣，善心歡喜，身壞命終，為日天子，居日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故，名善業千光明。

「六十念頃名一羅耶，三十羅耶名摩睺多，百摩睺多名優

波摩。日宮殿六月南行，日行三十里，極南不過閻浮提，日北行亦復如是。」

「以何緣故日光炎熱？有十因緣。何等為十？一者須彌山外有佉陀羅山，高四萬二千由旬，頂廣四萬二千由旬，其邊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一緣日光炎熱。二者佉陀羅山表有伊沙陀山，高二萬一千由旬，縱廣二萬一千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二緣日光炎熱。三者伊沙陀山表有樹提陀羅山，上高萬二千由旬，縱廣萬二千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三緣日光炎熱。四者去樹提陀羅山表有山名善見，高六千由旬，縱廣六千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四緣日光炎熱。五者善見山表有馬祀山，高三千由旬，縱廣三千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五緣日光炎熱。六者去馬祀山表有尼彌陀羅山，高千二百由旬，縱廣千二百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六緣日光炎熱。七者去尼彌陀羅山表有調伏山，高六百由旬，縱廣六百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七緣日光炎熱。八者調伏山表有金剛輪山，高三百由旬，縱廣三百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八緣日光炎熱。復次，上萬由旬有天宮殿，名為星宿，琉璃所成，日光照彼，觸而生熱，是為九緣日光炎熱。復次，日宮殿光照於大地，觸而生熱，是為十緣日光炎熱。」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以此十因緣，        日名為千光，  
        光明炎熾熱，        佛日之所說。」

佛告比丘：「何故冬日宮殿寒而不可近，有光而冷？有十三緣，雖光而冷。云何為十三？一者須彌山、佉陀羅山中間有

水，廣八萬四千由旬，周匝無量，其水生雜華：優鉢羅華、拘勿頭、鉢頭摩、分陀利、須乾提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一緣日光為冷。二者佉陀羅山、伊沙陀羅山中間有水，廣四萬二千由旬，縱廣四萬二千由旬，周匝無量，有水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二緣日光為冷。三者伊沙陀羅山去樹提陀羅山中間有水，廣二萬一千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三緣日光為冷。四者善見山、樹提山中間有水，廣萬二千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四緣日光為冷。五者善見山、馬祀山中間有水，廣六千由旬，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五緣日光為冷。六者馬祀山、尼彌陀羅山中間有水，廣千二百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六緣日光為冷。尼彌陀羅山、調伏山中間有水，廣六百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七緣日光為冷。調伏山、金剛輪山中間有水，廣三百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八緣日光為冷。復次，此閻浮利地大海江河，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九緣日光為冷。閻浮提地河少，拘耶尼地水多，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緣日光為冷。拘耶尼河少，弗于逮水多，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一緣日光為冷。弗于逮河少，鬱單曰河多，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二緣日光為冷。復次，日宮殿光照大海水，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三緣日光為冷。」佛時頌曰：

「以此十三緣，        日名為千光，  
        其光明清冷，        佛日之所說。」

佛告比丘：「月宮殿有時損質盈虧，光明損減，是故月宮名之為損。月有二義：一曰住常度，二曰宮殿。四方遠見故圓，寒溫和適，天銀、琉璃所成，二分天銀，純真無雜，內外清徹，

光明遠照，一分琉璃，純真無雜，外內清徹，光明遠照。月宮殿縱廣四十九由旬，宮牆及地薄如梓柏，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寶鈴、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

「其月宮殿為五風所持：一曰持風，二曰養風，三曰受風，四曰轉風，五曰調風。月天子所止正殿，琉璃所造，高十六由旬，殿有四門，周匝欄楯。月天子座縱廣半由旬，七寶所成，清淨柔軟，猶如天衣。月天子身放光明，照琉璃殿，琉璃殿光照于月宮，月宮光出照四天下。月天子壽天五百歲，子孫相承，無有異系。其宮不壞，終于一劫。月宮行時，其月天子無有行意，言我行住，常以五欲自相娛樂。月宮行時，無數百千諸大天神常在前導，好樂無倦，好樂捷疾，因是月天名為捷疾。

「月天子身出千光明，五百光下照，五百光傍照，斯由宿業功德故有此光明，是故月天子名曰千光。宿業功德云何？世間有人供養沙門、婆羅門，施諸窮乏飲食、衣服、湯藥、象馬、車乘、房舍、燈燭，分布時與，隨意所須，不逆人意，供養持戒諸賢聖人。猶是種種無數法喜，善心光明。如刹利王水澆頭種初登王位，善心歡喜，亦復如是。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為月天子，月宮殿有千光明，故言善業得千光明。

「復以何業得千光明？世間有人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不貪取、瞋恚、邪見，以此因緣，善心歡喜。猶如四衢道頭有大浴池清淨無穢，有人遠行，疲極熱渴，來入此池，澡浴清涼，歡喜快樂。彼行十善者，善心歡喜，亦復如是。其人身壞命終，為月天子，居月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故，名善業千光。

「復以何因緣得千光明？世間有人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以此因緣，善心歡喜。身壞命終，為月天子，居

月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故，名善業千光。六十念頃名一羅耶，三十羅耶名摩睺多，百摩睺多名優婆摩。若日宮殿六月南行，日行三十里，極南不過閻浮提，是時，月宮殿半歲南行，不過閻浮提；月北行亦復如是。

「以何緣故月宮殿小小損減？有三因緣故月宮殿小小損減：一者月出於維，是為一緣故月損減。復次，月宮殿內有諸大臣身著青服，隨次而上，住處則青，是故月減，是為二緣月日日減。復次，日宮有六十光，光照於月宮，映使不現，是故所映之處月則損減。是為三緣月光損減。

「復以何緣月光漸滿？復有三因緣使月光漸滿。何等為三？一者月向正方，是故月光滿。二者月宮諸臣盡著青衣，彼月天子以十五日處中而坐，共相娛樂，光明遍照，遏諸天光，故光普滿。猶如眾燈燭中燃大炬火，遏諸燈明。彼月天子亦復如是，以十五日在天眾中，遏絕眾明，其光獨照，亦復如是，是為二因緣。三者日天子雖有六十光照於月宮，十五日時月天子能以光明逆照，使不掩翳，是為三因緣月宮團滿無有損減。復以何緣月有黑影？以閻浮樹影在於月中，故月有影。」

佛告比丘：「心當如月，清涼無熱，至檀越家，專念不亂。復以何緣有諸江河？因日月有熱，因熱有炙，因炙有汗，因汗成江河，故世間有江河。有何因緣世間有五種子？有大亂風，從不敗世界吹種子來生此國，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子子，是為五子。以此因緣，世間有五種子出。

「此閻浮提日中時，弗于逮日沒，拘耶尼日出，鬱單曰夜半；拘耶尼日中閻浮提日沒，鬱單曰日出，弗于逮夜半；鬱單曰日中，拘耶尼日沒，弗于逮日出，閻浮提夜半；若弗于逮日中，鬱單曰日沒，閻浮提日出，拘耶尼夜半。閻浮提東方，弗

于逮為西方；閻浮提為西方，拘耶尼為東方；拘耶尼為西方，鬱單曰為東方；鬱單曰為西方，弗于逮為東方。

「所以閻浮提名閻浮者，下有金山，高三十由旬，因閻浮樹生，故得名為閻浮金。閻浮樹其果如葷，其味如蜜。樹有五大孤，四面四孤，上有一孤，其東孤孤果乾闥和所食；其南孤者七國人所食：一曰拘樓國、二曰拘羅婆、三名毘提、四名善毘提、五名漫陀、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孤果海虫所食；其北孤果者禽獸所食；其上孤果者星宿天所食。七大國北有七大黑山：一曰裸土，二曰白鶴，三曰守宮，四者仙山，五者高山，六者禪山，七者土山。此七黑山上有七婆羅門仙人，此七仙人住處，一名善帝，二名善光，三名守宮，四名仙人，五者護宮，六者伽那那，七者增益。」

佛告比丘：「劫初眾生食地味已，久住於世，其食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潤，然後乃知眾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懷諍競故，地味消竭。又地皮生，狀如薄餅，色味香潔。爾時，眾生聚集一處，懊惱悲泣，椎胸而言：『咄哉為禍！今者地味初不復現。』猶如今人得盛美味，稱言美善，後復失之以為憂惱，彼亦如是憂惱悔恨。後食地皮，漸得其味，其食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潤澤，然後乃知眾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懷諍競故，地皮消竭。

「其後復有地膚出，轉更麤厚，色如天華，軟若天衣，其味如蜜。時，諸眾生復取共食，久住於世，食之多者顏色轉損，食甚少者顏色光澤，然後乃知眾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懷諍競故，地膚消竭。其後復有自然粳米，無有糠粃，不加調和，備眾美味。

爾時，眾生聚集而言：『咄哉為禍！今者地膚忽不復現。』猶如今人遭禍逢難，稱言：『苦哉！』爾時，眾生亦復如是懊惱悲歎。

「其後眾生便共取粳米食之，其身羸醜，有男女形，互相瞻視，遂生欲想，共在屏處為不淨行。餘眾生見言：『咄此為非！云何眾生共生有如此事？』彼行不淨男子者，見他呵責，即自悔過言：『我所為非。』即身投地。其彼女人見其男子以身投地，悔過不起，女人即便送食。餘眾生見，問女人言：『汝持此食，欲以與誰？』答曰：『彼悔過眾生墮不善行者，我送食與之。』因此言故，世間便有不善夫主之名；以送飯與夫，因名之為妻。

「其後眾生遂為婬逸，不善法增，為自障蔽，遂造屋舍，以此因緣故，始有舍名。其後眾生婬逸轉增，遂成夫妻。有餘眾生壽、行、福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此間，在母胎中，因此世間有處胎名。爾時，先造瞻婆城，次造伽尸婆羅捺城，其次造王舍城。日出時造，即日出時成。以此因緣，世間便有城郭、郡邑王所治名。

「爾時，眾生初食自然粳米時，朝收暮熟，暮收朝熟，收後復生，無有莖稈。時，有眾生默自念言：『日日收穫，疲勞我為？今當併取以供數日。』即時併穫，積數日糧。餘人於後語此人言：『今可相與共取粳米。』此人答曰：『我已先積，不須更取。汝欲取者，自隨意去。』後人復自念言：『前者能取二日餘糧，我豈不能取三日糧耶？』此人即積三日餘糧。復有餘人語言：『共取糧去來。』此人答曰：『我已取三日餘糧。汝欲取者，自隨汝意。』此人念言：『彼人能取三日糧，我豈不能取五日糧耶？』取五日糧已。時，眾生競積餘糧故，是時粳米便生糠粃，收已不生，有枯稈現。

「爾時，眾生集在一處，懊惱悲泣，拍胷而言：『咄此為哉！』自悼責言：『我等本皆化生，以念為食，身光自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礙。其後地味始生，色味具足，時，我等食此地味，久住於世。其食多者顏色轉羸，其食少者色猶光澤，於是眾生心懷彼我，生憍慢心言：「我色勝，汝色不如。」」諍色憍慢故，地味消滅。更生地皮，色香味具。我等時復共取食之，久住於世。其食多者色轉羸悴，其食少者色猶光澤，於是眾生心懷彼我，生憍慢心言：「我色勝，汝色不如。」」諍色憍慢故，地皮消滅。更生地膚，轉更羸厚，色香味具。我等時復共取食之，久住於世。其食多者色轉羸悴，其食少者色猶光澤，於是眾生心懷彼我，生憍慢心言：「我色勝，汝色不如。」」諍色憍慢故，地膚滅。更生自然粳米，色香味具。我等時復共取食之，朝穫暮熟，暮穫朝熟，收以隨生，無有載收。由我爾時競共積聚故，便生糠粃，收已不生，現有根稈。我等今者寧可共封田宅，以分疆畔。』

「時，即共分田以異疆畔，計有彼我。其後遂自藏己米，盜他田穀。餘眾生見已，語言：『汝所為非，汝所為非。云何自藏己物，盜他財物？』即呵責言：『汝後勿復為盜。』如是不已，猶復為盜，餘人復呵言：『汝所為非，何故不休？』即便以手杖打，將詣眾中，告眾人言：『此人自藏粳米，盜他田穀。』盜者復言：『彼人打我。』眾人聞已，懊惱涕泣，拊胷而言：『世間轉惡，乃是惡法生耶？』遂生憂結熱惱苦報，此是生、老、病、死之原，墜墮惡趣。有田宅疆畔別異，故生諍訟，以致怨讐，無能決者。『我等今者寧可立一平等主，善護人民，賞善罰惡，我等眾人各共減割以供給之。』

「時，彼眾中有一人形質長大，容貌端正，甚有威德，眾人語言：『我等今欲立汝為主，善護人民，賞善罰惡，當共減



割以相供給。』其人聞之，即受為主，應賞者賞，應罰者罰，於是始有民主之名。初民主有子，名曰珍寶。珍寶有子，名曰好味，好味有子，名曰靜齋，靜齋有子，名曰頂生，頂生有子，名曰善行，善行有子，名曰宅行，宅行有子，名曰妙味，妙味有子，名曰味帝，味帝有子，名曰水仙，水仙有子，名曰百智，百智有子，名曰嗜欲，嗜欲有子，名曰善欲，善欲有子，名曰斷結，斷結有子，名曰大斷結，大斷結有子，名曰寶藏，寶藏有子，名曰大寶藏，大寶藏有子，名曰善見，善見有子，名曰大善見，大善見有子，名曰無憂，無憂有子，名曰洲渚，洲渚有子，名曰殖生，殖生有子，名曰山岳，山岳有子，名曰神天，神天有子，名曰遣力，遣力有子，名曰牢車，牢車有子，名曰十車，十車有子，名曰百車，百車有子，名曰牢弓，牢弓有子，名曰百弓，百弓有子，名曰養牧，養牧有子，名曰善思。

「從善思已來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不絕。一名伽[少/兔]羴，二名多羅婆，三名阿葉摩，四名持施，五名伽楞伽，六名瞻婆，七名拘羅婆，八者般闍羅，九者彌私羅，十者聲摩。伽[少/兔]羴王有五轉輪聖王，多羅婆王有五轉輪聖王，阿葉摩王有七轉輪聖王，持施王有七轉輪聖王，伽楞伽王有九轉輪聖王，瞻婆王有十四轉輪聖王，拘羅婆王有三十一轉輪聖王，般闍羅王有三十二轉輪聖王，彌私羅王有八萬四千轉輪聖王，聲摩王有百一轉輪聖王，最後有王，名大善生從。

「聲摩王有子，名烏羅婆，烏羅婆有子，名渠羅婆，渠羅婆有子，名尼求羅，尼求羅有子，名師子頗，師子頗有子，名曰白淨王，白淨王有子，名菩薩，菩薩有子，名羅睺羅。由此本緣有刹利名。

「爾時，有一眾生作是念言：『世間所有家屬萬物皆為刺棘癰瘡，今宜捨離，入山行道，靜處思惟。』時，即遠離家刺，

入山靜處，樹下思惟，日日出山，入村乞食。村人見已，加敬供養，眾共稱善：『此人乃能捨離家累，入山求道，以其能離惡不善法。』因是稱曰為婆羅門。婆羅門眾中有不能行禪者，便出山林，遊於人間，自言：『我不能坐禪。』因是名曰無禪婆羅門，經過下村，為不善法，施行毒法，因是相生，遂便名毒。由此因緣，世間有婆羅門種。

「彼眾生中習種種業以自營生，因是故世間有居士種。

「彼眾生中習諸技藝以自生活，因是世間有首陀羅種。

「世間先有此釋種出已，然後有沙門種。刹利種中有人自思惟：『世間恩愛汙穢不淨，何足貪著也？』於是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我是沙門！』婆羅門種、居士種、首陀羅種眾中有人自思惟：『世間恩愛汙穢不淨，何足貪著？』於是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我是沙門！』

「若刹利眾中，有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壞命終，一向受苦。或婆羅門、居士、首陀羅，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彼行不善已，身壞命終，一向受苦。刹利種身行善、口行善、意念善，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婆羅門、居士、首陀羅，身行善、口行善、意等念善，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刹利種身中有二種行，口、意有二種行，彼身、意行二種已，身壞命終，受苦樂報。婆羅門、居士、首陀羅，身二種行，口、意二種行，彼身、意行二種行已，身壞命終，受苦樂報。

「刹利眾中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求道，彼修七覺意，彼以信堅固出家為道，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我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後有。婆羅門、居士、首陀羅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求道，彼修七覺意，彼以信

堅固出家為道，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作證：我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更不受後有。此四種中，出明行成，得阿羅漢為最第一。是時，梵天說是偈言：

「『刹利生為最，        能集諸種姓，  
        明行成具足，        天人中為最。』」

佛告諸比丘：「彼梵天說此偈為善說，非不善說，善受，非不善受，我所印可。所以者何？我今如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偈：

「『刹利生為最，        能集諸種姓，  
        明行成具足，        天人中為最。』」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具足，歸命一切智，一切眾安樂，眾生處無為，我亦在其例。

長阿含經之世記經

##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四生。云何為四？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

「彼云何名為卵生？所謂卵生者，鷄、雀、鳥、鵲、孔雀、蛇、魚、蟻子之屬，皆是卵生。是謂名為卵生。

「彼云何名為胎生？所謂人及畜生，至二足蟲，是謂名為胎生。

「彼云何名為因緣生？所謂腐肉中虫、廁中虫、如尸中虫。如是之屬，皆名為因緣生。

「彼云何名為化生？所謂諸天、大地獄、餓鬼、若人、若畜生，是謂名為化生。是謂，比丘！有此四生。諸比丘捨離此四生，當求方便，成四諦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七神止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彼云何名為七神識住處？所謂眾生若干種身想，所謂人及天也。又復眾生若干種身而有一想，所謂梵迦夷天也，初出現世；又復眾生一身若干想，所謂光音天也；又復眾生一身一想，所謂遍淨天也；又復眾生無量空，

空處天也；又復眾生無量識，識處天也；又復眾生無有處，無有處天也。是謂，比丘！七識住處，我今已說七識處，諸佛世尊所可施行接度人民，今日已辦。當在閑居樹下，善修其行，勿有懈怠。此是我之教誨。」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九眾生居處，是眾生所居之處。云何為九？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所謂天及人也；或有眾生，若干種身一想，所謂梵迦夷天，最初出現也；或有眾生，一身若干想，所謂光音天也；或有眾生，一身一想，所謂遍淨天也；或有眾生無量空，所謂空處天也；或有眾生無量識，識處天也；或有眾生不用處，所謂不用處天也；或有眾生有想無想，有想無想處天也；諸所生之處名為九也。是謂，比丘！九眾生居處，群萌之類，曾居、已居、當居。是故，比丘！當求方便，離此九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一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之眾五百人俱。

是時，釋提桓因從三十三天沒，來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言：「天及人民有何想念？意何所求？」

佛告之曰：「世間流浪，其性不同，所趣各異，想念非一。」

天帝當知，昔我無數阿僧祇劫亦生此念：『天及眾生之類，意何所趣向？為求何願？』從彼劫至今日，不見一人心共同者。釋提桓因當知，世間眾生起顛倒之想，無常計常之想，無樂計樂之想，無我有我之想，不淨有淨之想，正路有邪路之想，惡有福想，福有惡想，以此方便，知眾生之類，其根難量，性行各異。

「若當眾生盡同一想，無若干想者，九眾生居處，則不可知，亦難分別九眾生居，神識所止亦復難明，亦復不知有八大地獄，畜生所趣亦復難知。不別有地獄之苦，不知有四姓之豪貴，不知有阿須倫所趣之道，亦復不知三十三天。設當盡共同一心者，當如光音天。以眾生若干種，想念亦若干種。是故，知有九眾生居處、九神所止處，知有八大地獄、三惡道，至三十三天，亦復如是。以此方便，知眾生類，其性不同，所行各異。」

是時，釋提桓因白世尊言：「如來所說甚為奇雅：『眾生之性，其行不同，想念各異，以其眾生所行不同故，致有青、黃、白、黑、長、短不均。』又且，世尊！諸天事猥，欲還天上。」

佛告釋提桓因曰：「宜知是時。」

是時，釋提桓因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釋提桓因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地獄眾生受其罪報，極至一劫，

或有其中間夭者；受畜生罪報，極至一劫，其間有中夭者；受餓鬼報，極至一劫，其間有中夭者。比丘當知，鬱單曰人壽千歲，無有中夭者。所以然者，彼土人民無所係屬，設於彼命終，生善處天上，無有墮落者。弗于逮人民壽五百歲，亦有中夭者；瞿耶尼人民壽二百五十歲，亦有中夭者；閻浮提人民極壽百歲，亦有中夭者多。

「正使人壽命極至十十，人民之兆以壽十十，其行不同，性分各異。初十幼小，無所識知；第二十多知，猶不貫了；第三十欲意熾盛，貪著於色；第四十多諸伎術，所行無端；第五十解義明了，所習不忘；第六十慳著財物，意不決了；第七十懈怠憊眠，體性遲緩；第八十無有少壯之心，亦無榮飾；第九十多諸病痛，皮緩面皺；第十十諸根衰耗，骨節相連，多忘意錯。比丘知之，設人壽百歲，當經歷爾許之難。設人壽百歲，當經三百冬、夏春、秋，計其壽命，蓋不足言。若人壽百歲，當食三萬六千食，其間或有不食時：瞋不食，不與不食，病不食。計彼食與不食，及飲母乳，取要言之，三萬六千食。比丘！若人壽百歲其限歲數，飲食之法其狀如是。

「比丘當知，閻浮地人民，或壽極長與無量壽等。過去久遠不可計世，有王名療眾病，壽命極長，顏色端正，受樂無量。爾時，無疾病、老、死之患。時，有夫婦二人生一子，子便命終。是時，父母抱舉令坐，又持食與，然彼子不飲、不食，亦不起坐。何以故爾？以命終故。是時，彼父母便生此念：『我子今日何為瞋恚，不肯食飲，亦不言語？』所以然者，由彼人民不聞死亡音響之所致也。

「爾時，彼父母便復念曰：『我子今已經七日不飲、不食，亦復不知何由默然？我今可以此因緣，往白療病大王使知。』是時，父母往至王所，以此因緣，具白大王。是時，大王便作

是念：『今日已聞死亡音響。』王告之曰：『汝等可持此小兒到吾所。』爾時，父母即抱小兒至國王所。王見已，告父母曰：『此兒已命終。』時，父母白王言：『云何名為命終？』王告曰：『此兒更不行起、言對、談說、飲食、戲樂，身體正直，無所復為，故名為命終。』是時，夫婦復白王言：『如此之變，當經幾時？』王告之曰：『此兒不久身體爛壞，臃脹臭處，無所復任。』爾時，父母不信王語，復抱死兒，還至家中，未經幾時，身體盡壞，極為臭穢。是時，父母方信王語云：『此兒不久身體臃脹，盡當壞敗。』

「是時，夫婦復抱此臃脹小兒至國王所，而白王言：『唯然，大王！今持此兒奉貢大王。』時，父母亦不啼哭。所以然者，由不聞死亡之音故。是時，大王剝取其皮，而作大鼓，復勅作七重樓閣，持此鼓安處其上，即勅一人：『汝當知之，令守護此鼓，百歲一擊，無令失時。』受王教誡，百歲一擊。時，諸人民聞此鼓音，怪未曾有，語諸人曰：『何者音響，為是誰聲，乃徹於斯？』王告之曰：『此是死人皮之響。』眾生聞已，各興念曰：『奇哉！乃聞此聲。』

「汝等比丘，爾時王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爾時王者，即我身是也。以此知之，昔日閻浮地壽命極長，如今閻浮地人民極為短命，滅者難限。所以然者，由殺害多故，致命極短，華色失乎！由此因緣，故致變怪。

「比丘當知，閻浮地五十歲，四天王中一日一夜。計彼日夜之數，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四天王壽命五百歲，或復有中夭者。計人中之壽十八億歲，還活地獄一日一夜。計彼一日一夜之數，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還活地獄極壽千歲，復有中夭者。計人中之壽三十六億歲，計人中百歲，三十三天一日一夜，計彼日月年歲之數，三十三天壽千歲，其



間或有中天者。計人中之壽三十六億歲，阿鼻地獄中一日一夜，復計彼日月之數，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計彼日夜之數壽二萬歲，計人中之壽，壽一拘利。如是，比丘！計此之壽轉轉增倍，除無想天。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除淨居天不來此世。是故，比丘！勿懷放逸，於現身上得盡有漏。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天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枝提瘦，在水渚林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本未得覺無上正真道時，而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也。然我未與彼天共同集會，未相慰勞，未有所論說，未有所答對。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

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也。然我不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

是業已，死此生彼。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也。然我不知彼天、彼彼天中。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也。然我不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亦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

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亦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也。

「若我不正知得此八行者，便不可一向說得，亦不知我得覺無上正真之道；我亦於此世間，諸天、魔、梵、沙門、梵志不能出過其上；我亦不得解脫種種解脫；我亦未離諸顛倒，未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若我正知得此八行者，便可一向說得，亦知我得覺無上正真之道；我亦於此世間，諸天、魔、梵、沙門、梵志出過其上；我亦得解脫種種解脫，我心已離諸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天經竟(千七百七十四字)

## 佛說長阿含經之大會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釋翅提國迦維林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盡是羅漢，復有十方諸神妙天皆來集會，禮敬如來及比丘僧。

時，四淨居天即於天上各自念言：「今者，世尊在釋翅提迦維林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盡得阿羅漢，復有十方諸神妙天皆來集會，禮敬如來及比丘僧。我等今者亦可往共詣世尊所，各當以偈稱讚如來。」

時，四淨居天猶如力士屈伸臂頃，於彼天沒，至釋翅提迦維林中。爾時，四淨居天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一淨居天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今日大眾會，    諸天神普集；  
皆為法故來，    欲禮無上眾。」

說此偈已，退一面立。時，一淨居天復作頌曰：

「比丘見眾穢，    端心自防護；  
欲如海吞流，    智者護諸根。」

說是偈已，退一面立。時，一淨居天復作頌曰：

「斷刺平愛坑，    及填無明壟；  
獨遊清淨場，    如善象調御。」

說此偈已，退一面立。時，一淨居天復作頌曰：

「諸歸依佛者，    終不墮惡趣；  
捨此人中形，    受天清淨身。」

爾時，四淨居天說此偈已，世尊印可，即禮佛足，遶佛三匝，忽然不現。其去未久，佛告諸比丘：「今者諸天大集，今者諸天大集，十方諸神妙天無不來此禮觀如來及比丘僧。諸比丘！過去諸如來、至真、等正覺亦有諸天大集，如我今日；當來諸如來、至真、等正覺亦有諸天大集，如我今日。諸比丘！今者諸天大集，十方諸神妙天無不來此禮觀如來及比丘僧，亦當稱彼名號，為其說偈。比丘當知：

「諸依地山谷，    隱藏見可畏；  
身著純白衣，    潔淨無垢穢。  
天人聞此已，    皆歸於梵天；  
今我稱其名，    次第無錯謬。  
諸天眾今來，    比丘汝當知；  
世間凡人智，    百中不見一。  
何由乃能見，    鬼神七萬眾？  
若見十萬鬼，    猶不見一邊；  
何況諸鬼神，    周遍於天下。」

地神有七千悅叉若干種，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稱，懷歡喜心來到比丘眾林中。時，有雪山神將六千鬼悅叉若干種，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稱，懷歡喜心來到比丘眾林中。有一舍羅神將三千鬼悅叉若干種，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稱，懷歡喜心來到比丘眾林中。此萬六千鬼神悅叉若干種，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稱，懷歡喜心來到比丘眾林中。

復有毘波蜜神，住在馬國，將五百鬼，皆有神足、威德。復有金毘羅神，住王舍城毘富羅山，將無數鬼神恭敬圍遶。復有東方提頭賴吒天王，領乾沓怛神，有大威德，有九十一子，盡字因陀羅，皆有大神力。南方毗樓勒天王，領諸龍王，有大威德，有九十一子，亦字因陀羅，有大神力。西方毗樓博叉天王，領諸鳩槃荼鬼，有大威德，有九十一子，亦字因陀羅，有大神力。北方天王名毗沙門，領諸悅叉鬼，有大威德，有九十一子，亦字因陀羅，有大神力。此四天王護持世者，有大威德，身放光明，來詣迦維林中。

爾時，世尊欲降其幻偽虛妄之心，故結呪曰：

「摩拘樓羅摩拘樓羅 毗樓羅毗樓羅 [旃-方+示]陀那加  
摩世致 迦尼延豆 尼延豆 波那攏嗚呼奴奴主 提婆蘇暮  
摩頭羅 支多羅斯那 乾沓波 那羅主 闍尼沙 尸呵 無  
蓮陀羅 鼻波蜜多羅 樹塵陀羅 那閻尼呵 斗浮樓 輸支  
婆迹婆」

如是，諸王乾沓婆及羅刹皆有神足、形貌、色像，懷歡喜心來詣比丘眾林中。爾時，世尊復結呪曰：

「阿醯 那陀瑟 那頭 毗舍離 沙呵 帶叉蛇 婆提  
提頭賴吒 帝婆 沙呵 若利耶 加毘羅 攝波那伽 阿陀  
伽摩 天提伽 伊羅婆陀 摩呵那伽 毘摩那伽多 陀伽陀  
餘 那伽羅闍 婆呵沙呵 叉奇提 婆提羅帝 婆提羅帝

毘枚大迹闍 毘呵四 婆嚩 阿婆婆四 質多羅 速和尼那  
求四多 阿婆由 那伽羅除 阿四 修跋羅 薩帝奴 阿伽  
佛陀灑 失羅嚩 婆耶 憂羅頭婆延樓 素槃[少/兔] 佛頭  
舍羅[少/兔] 伽類樓」

爾時，世尊為阿修羅而結呪曰：

「祇陀 跋闍 呵諦 三物第 阿修羅 阿失陀 婆延  
地 婆三婆四 伊弟阿陀 提婆摩 天地 伽黎妙 摩呵祕  
摩 阿修羅 陀那祕羅陀 鞞摩質兜樓 修質諦麗 婆羅呵  
黎 無夷連那婆 舍黎阿細 跋黎 弗多羅那 薩鞞 鞞樓  
耶那那迷 薩那迷諦 婆黎 細如 羅耶跋兜樓 伊呵菴婆  
羅迷 三摩由伊 陀那 跋陀若 比丘那 三彌涕 泥拔」

爾時，世尊復為諸天而結呪曰：

「阿浮 提婆 草犁醯陞 提豫 婆由 多陀[少/兔]  
跋樓[少/兔] 婆樓尼 世帝蘇彌 耶舍阿頭 彌多羅婆 伽  
羅那移婆 阿邏 提婆 摩天梯與 陀舍提舍 伽予 薩鞞  
那難多羅婆跋那 伊地槃大 讎地 槃那槃大 耶舍卑[少/兔]  
暮陀婆那 阿醯捷大 比丘那 婆朱弟 婆尼 鞞弩 提步  
舍伽利 阿醯地 勇迷 那刹帝隸富羅息幾大 阿陀蔓 陀  
羅 婆羅鞞梅大蘇 婆尼捎 提婆 阿陀[旃-方+示]陀 富羅  
翅支大 蘇黎耶蘇婆尼捎 提婆 阿陀 蘇提耶 富羅翅大  
摩伽陀 婆蘇因 圖攬阿頭 釋拘 富羅大攬 叔伽 伽羅  
摩 羅那阿大 鞞摩尼婆 鳴婆提 奇呵 波羅無呵 鞞婆  
羅 微阿尼 薩陀摩多 阿呵黎 彌沙阿尼鉢讎[菟-(色-  
巴)+(ㄣ-一)]歎奴阿 攬余提舍阿醯跋沙 賒摩 摩呵賒摩  
摩[菟-(色-巴)+(ㄣ-一)]沙阿 摩[菟-(色-巴)+(ㄣ-一)]疏多摩 乞  
陀波頭灑阿陀摩 [菟-(色-巴)+(ㄣ-一)]波頭灑阿 醯阿羅夜  
提婆 阿陀 黎陀夜 婆私 波羅 摩訶 波羅阿陀 提婆

摩天 梯夜 差摩 兜率陀 夜摩 伽沙尼阿尼 藍鞞藍婆  
折帝 樹提 那摩伊灑 念摩羅提 阿陀醯 波羅念彌大  
阿醯 提婆 提婆 闍蘭提 阿奇 尸吁波 摩阿栗吒攢耶  
鳴摩 浮浮 尼婆私遮婆 陀暮 阿周陀 阿尼 輸豆檀耶  
[菟-(色-巴)+(ㄊ-一)]阿頭 阿邏 毘沙門伊灑」

此是六十種天。爾時，世尊復為六十八五通婆羅門而結呪  
曰：

「羅耶梨沙耶何醯犍大婆尼 伽毘羅跋兜鞞地闍[菟-(色-  
巴)+(ㄊ-一)]阿頭差暮薩提 鶯祇鞞地牟尼阿頭閉聲耶差伽  
尸梨沙婆呵若[菟-(色-巴)+(ㄊ-一)]阿頭梵摩提婆提那婆鞞地牟  
尼阿頭 拘薩梨伊尼攢摩闍邏 鶯祇邏野般闍阿樓鳴猿頭  
摩訶羅野阿拘提樓杙[菟-(色-巴)+(ㄊ-一)]阿頭 六閉俱薩梨阿  
樓伽陵倚伽夷羅檀醯罪否符野福都盧梨灑先陀步 阿頭 提  
那伽否婆呵移伽耶羅野多陀阿伽度 婆羅蔓陀[菟-(色-巴)+(ㄊ-  
一)]迦牧羅野阿頭 因陀羅樓迷迦符陀攢暮摩伽醯阿勅傷俱卑  
予阿頭醯蘭若伽否鞞梨味余梨多他阿伽度 阿醯婆好羅子彌  
都盧多陀阿伽度 婆斯佛離首陀羅羅予多陀阿伽度 伊梨耶  
差摩訶羅予先阿步多陀阿伽度 般闍婆予婆梨地翅阿羅予多  
陀阿伽度 鬱阿蘭摩訶羅予便被婆梨摩梨輸婆醯大 那摩阿  
槃地苦摩梨羅予阿具斯利陀那婆地阿頭 翅鞞羅予尸伊呢彌  
呢摩呵羅予復婆樓多陀阿伽度 跋陀婆利摩呵羅予俱薩梨摩  
提輸尸漢提苦婆梨羅予修陀羅樓多他阿伽度 阿呵因頭樓阿  
頭摩羅予余蘇利與他鞞地提步阿呵鞞利四阿頭 恒阿耶樓婆  
羅目遮耶暮阿夷[菟-(色-巴)+(ㄊ-一)]阿頭一摩耶舍毗那婆 差  
摩羅予何梨犍度余毗度鉢支余是數波那路摩蘇羅予耶賜多由  
醯蘭若蘇槃那祕愁度致夜數羅舍 波羅鞞陀鬱陀婆呵婆灑婆  
呵婆婆謀娑呵沙貪覆賒大賒法闍沙麗羅陀 那摩般枝[病-丙



+(白/(ㄅ\*戈))]]多哆羅乾沓婆 沙呵婆薩多提蘇鞞羅予阿醯撻  
[病-丙+(白/(ㄅ\*戈))]] 比丘三彌地婆尼地婆尼」

爾時，復有千五通婆羅門，如來亦為結呪。時，此世界第一梵王及諸梵天皆有神通，有一梵童子名曰提舍，有大神力。復有十方餘梵天王，各與眷屬圍遶而來。復越千世界，有大梵王見諸大眾在世尊所，尋與眷屬圍遶而來。

爾時，魔王見諸大眾在世尊所，懷毒害心，即自念言：「我當將諸鬼兵往壞彼眾，圍遶盡取，不令有遺。」時，即召四兵，以手拍車，聲如霹靂，諸有見者無不驚怖，放大風雨、雷電、霹靂，向迦維林圍繞大眾。

佛告諸比丘樂此眾者：「汝等當知，今日魔眾懷惡而來。」於是頌曰：

「汝今當敬順，	建立於佛法；
當滅此魔眾，	如象壞花藂。
專念無放逸，	具足於淨戒；
定意自念惟，	善護其志意。
若於正法中，	能不放逸者；
則度老死地，	永盡諸苦本。
諸弟子聞已，	當勤加精進；
超度於眾欲，	一毛不傾動。
此眾為最勝，	有大智名聞；
弟子皆勇猛，	為眾之所敬。」

爾時，諸天、神、鬼、五通仙人皆集迦維園中，見魔所為，怪未曾有。佛說此法時，八萬四千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諸天、龍、鬼、神、阿修羅、迦樓羅、真陀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金翅鳥。云何為四？有卵生金翅鳥，有胎生金翅鳥，有濕生金翅鳥，有化生金翅鳥，是四種金翅鳥。如是，比丘！有四種龍。云何為四？有卵生龍，有胎生龍，有濕生龍，有化生龍。是謂，比丘！有四種龍。

「比丘當知，若彼卵生金翅鳥欲食龍時，上鐵叉樹上，自投于海；而彼海水縱廣二十八萬里，下有四種龍宮，有卵種龍，有胎種龍，有濕種龍，有化種龍。是時，卵種金翅鳥，以大翅搏水兩向，取卵種龍食之；設當向胎種龍者，金翅鳥身即當喪亡。爾時，金翅鳥搏水取龍，水猶未合，還上鐵叉樹上。

「比丘當知，若胎生金翅鳥欲食龍時，上鐵叉樹上，自投于海；然彼海水縱廣二十八萬里，搏水下至值胎種龍。若值卵生龍者，亦能捉之銜出海水；若值濕生龍者，鳥身即死。

「比丘當知，若濕生金翅鳥欲食龍時，上鐵叉樹上，自投于海。彼若得卵生龍、胎生龍、濕生龍，皆能捉之；設值化生龍者，鳥身即死。

「若，比丘！化生金翅鳥欲食龍時，上鐵叉樹上，自投于海；然彼海水縱廣二十八萬里，搏水下至值卵種龍、胎種龍、濕種龍、化種龍，皆能捉之，海水未合之頃，還上鐵叉樹上。

「比丘當知，若使龍王身事佛者，是時金翅鳥不能食噉。所以然者，如來恒行四等之心，以是故鳥不能食龍。云何為四等？如來恒行慈心，恒行悲心，恒行喜心，恒行護心。是謂，比丘！如來恒有此四等心，有大筋力，有大勇猛，不可沮壞。以是之故，金翅之鳥不能食龍。是故，諸比丘！當行四等之心。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八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間四百歲是兜率陀天上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一月，十二月一歲，兜率陀天壽四千歲。愚癡無聞凡夫於彼命終，生地獄、畜生、餓鬼中；多聞聖弟子於彼命終，不生地獄、畜生、餓鬼中。」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八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間八百歲是化樂天上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一月，十二月一歲，化樂天壽八千歲。愚癡無聞凡夫於彼命終，生地獄、畜生、餓鬼中；多聞聖弟子於彼命終，不生地獄、畜生、餓鬼中。」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八六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間千六百歲是他化自在天上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一月，十二月一歲，他化自在天壽一萬六千

歲。愚癡無聞凡夫於彼命終，生地獄、畜生、餓鬼中；多聞聖弟子於彼命終，不生地獄、畜生、餓鬼中。」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佛說六經，如是異比丘問六經、佛問諸比丘六經，亦如是說。

## 雜阿含經（八七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風雲天作是念：『我今欲以神力遊戲。』如是念時，風雲則起。如風雲天，如是焰電天、雷震天、雨天、晴天、寒天、熱天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說如是，異比丘問佛、佛問諸比丘亦如是說。

## 雜阿含經（八七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於夜闇中，天時小雨，電光焰照。佛告阿難：「汝可以傘蓋覆燈持出。」

尊者阿難即受教，以傘蓋覆燈，隨佛後行，至一處，世尊微笑。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不以無因緣而笑，不審世尊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如來不以無因緣而笑，汝今持傘蓋覆燈，隨我而行；我見梵天亦復如是持傘蓋覆燈，隨拘隣比丘後行；釋提桓因亦復持傘蓋覆燈，隨摩訶迦葉後行；祇栗

帝羅色吒羅天王亦持傘蓋覆燈，隨舍利弗後行；毘樓勒迦天王亦持傘蓋覆燈，隨大目犍連後行；毘樓匍叉天王亦持傘蓋覆燈，隨摩訶拘絺羅後行；毘沙門天王亦持傘蓋覆燈，隨摩訶劫賓那後行。」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一四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為首，并七國王及諸大臣悉共集會，作如是論議：「五欲之中，何者第一？」有一人言：「色最第一。」又復有稱聲、香、味、觸為第一者。中有人言：「我等人人各說第一，竟無定判，當詣世尊！問如此義。如世尊說，當共憶持。」

爾時，波斯匿王為首，與七國王、大臣、眷屬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七王與諸大臣如是論議：『五欲功德，何者為勝？』其中有言色勝、有言聲勝、有言香勝、有言味勝、有言觸勝，竟無決定。來問世尊，竟何者勝？」

佛告諸王：「各隨意適，我悉有餘說，以是因緣，我說五欲功德。然自有人於色適意，止愛一色，滿其志願，正使過上有諸勝色，非其所愛，不觸不視，言己所愛最為第一，無過其上。如愛色者。聲、香、味、觸亦皆如是。當其所愛，輒言最勝，歡喜樂著，雖更有勝過其上者，非其所欲，不觸不視，唯我愛者最勝最妙，無比無上。」

爾時，座中有一優婆塞，名曰栴檀，從座起，整衣服，偏

袒右肩，合掌白佛：「善說！世尊！善說！善逝！」

佛告優婆塞：「善說！栴檀！快說！栴檀！」

時，栴檀優婆塞即說偈言：

「央伽族姓王，        服珠璣珞鍙，  
摩竭眾慶集，        如來出其國。  
名聞普流布，        猶如雪山王，  
如淨水蓮華，        清淨無瑕穢。  
隨日光開敷，        芬香熏其國，  
央耆國明顯，        猶如空中日。  
觀如來慧力，        如夜然炬火，  
為眼為大明，        來者為決疑。」

時，諸國王歎言：「善說！栴檀優婆塞！」

爾時，七王脫七寶上衣，奉優婆塞。

時，彼七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爾時，栴檀優婆塞知諸王去已，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今七國王遺我七領上衣，唯願世尊受此七衣，以哀愍故！」

爾時，世尊為哀愍故，受其七衣，栴檀優婆塞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蜚肆經

我聞如是：

一時，尊者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詣斯毖提，住彼村北尸攝毖林。

爾時，斯毖提中有王名蜚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斯毖提邑泉池草木一切屬王，從拘薩羅王波斯匿之所封授。

於是，斯毖提梵志、居士，聞有沙門名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斯毖提，住彼村北尸攝毖林。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有大名稱，周聞十方，鳩摩羅迦葉才辯無礙，所說微妙，彼是多聞阿羅訶也。若有見此阿羅訶恭敬禮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可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斯毖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毖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毖林。

是時，蜚肆王在正殿上，遙見斯毖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毖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毖林。蜚肆王見已，告侍人曰：「此斯毖提梵志、居士，今日何故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毖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毖林？」

侍人白曰：「天王！彼斯毖提梵志、居士，聞有沙門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斯毖提，住彼村北尸攝毖林。天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有大名稱，周聞十方，鳩摩羅迦葉才辯無礙，所說微妙，彼是多聞阿羅訶也。若有見此阿羅訶恭敬禮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可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天王！是故斯毖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毖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毖林。」

蜚肆王聞已，告侍人曰：「汝往詣彼斯毖提梵志、居士所，而語之曰：『蜚肆王告斯毖提梵志、居士：「諸賢可住，我與

汝等共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汝等愚癡！勿為彼所欺，為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侍人受教，即往詣彼斯毖提梵志、居士所，而語之曰：「蟬肆王告斯毖提梵志、居士：『諸賢可住，我與汝等共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汝等愚癡！勿為彼所欺，為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斯毖提梵志、居士聞此教已，答侍人曰：「輒如來勅。」

侍人還啟，已宣王命：「彼斯毖提梵志、居士住待天王，唯願天王宜知是時。」

時，蟬肆王即勅御者：「汝速嚴駕，我今欲行。」

御者受教，即速嚴駕訖，還白王：「嚴駕已辦，隨天王意。」

時，蟬肆王即乘車出，往詣斯毖提梵志、居士所，與共北行至尸攝毖林。時，蟬肆王遙見尊者鳩摩羅迦葉在樹林間，即下車步進，往詣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曰：「迦葉！我今欲問，寧見聽耶？」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蟬肆！若欲問者，便可問之，我聞已當思。」

時，蟬肆王即便問曰：「迦葉！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於意云何？」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蟬肆！我今問王，隨所解答。於王意云何？今此日月，為是今世，為後世耶？」

蟬肆答曰：「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蟬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蟬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



說言：有後世，有眾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若有男女作惡行，不精進，事惰、懈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作惡行，不精進事惰、懈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者，可還語我：「蜚肆！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若當爾者，我便現見。」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蜚肆！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我復問王，隨所解答。若有王人收縛罪者，送至王所，白曰：『天王！此人有罪，王當治之。』王告彼曰：『汝等將去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斬斷其頭。』彼受教已，即反縛罪人，令其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欲斬其頭。此人臨死語彼卒曰：『汝且小住，我欲得見父母、妻子、奴婢、使人，聽我暫去。』於王意云何？彼卒寧當放斯罪人，聽暫去耶？」

蜚肆答曰：「不也。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王親親者亦復如是，作惡行，不精進，事惰、懈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地獄卒捉極苦治時，彼語卒曰：『諸地獄卒！汝等小住，莫苦治我，我欲暫去詣蜚肆王，告語之曰：「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令彼現見。』於王意云何？彼地獄卒寧當放王親親令暫來耶？」

蜚肆答曰：「不也。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

斷絕離悲，趣向離悲，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若有男女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可還語我：「蜚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若當爾者，我便現見。』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蜚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蜚肆！猶村邑外有都園廁，深沒人頭，糞滿其中，而有一人墮沒廁底。若復有人為慈愍彼，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便從廁上徐徐挽出，刮以竹片，拭以樹葉，洗以暖湯。彼於後時淨澡浴已，以香塗身，昇正殿上，以五所欲而娛樂之。於王意云何？彼人寧復憶念先廁，歡喜稱譽，復欲見耶？」

蜚肆答曰：「不也。迦葉！若更有人憶念彼廁，歡喜稱譽而欲見者，便不愛此人，況復自憶念先廁，歡喜稱譽？復欲見

者，是處不然。」

「蜚肆！若王有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生天上已，天五所欲而自娛樂。於王意云何？彼天天子寧當捨彼天五所欲，憶念於此人間五欲，歡喜稱譽，復欲見耶？」

蜚肆答曰：「不也。迦葉！所以者何？人間五欲臭處不淨，甚可增惡，而不可向，不可愛念，羶澁不淨。迦葉！比於人間五所欲者，天欲為最，最上最好，最妙最勝。若彼天天子捨天五欲，而更憶念人間五欲，歡喜稱譽，復欲見者，是處不然。」

「蜚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是耶？」

蜚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若有男女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若

汝等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可還語我：「蜚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若汝天上而作是念：「我若還歸，當何所得？」蜚肆王家多有財物，吾當與汝。」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蜚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於王意云何？若汝有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生天上已，便作是念：『我等先當一日一夜，以天五欲而自娛樂，或二、三、四，至六、七日，以天五欲而自娛樂。然後當往語蜚肆王：「天上如是如是樂。」令彼現見。』於王意云何，汝竟當得爾所活不？」

蜚肆問曰：「迦葉！誰從後世來語？沙門鳩摩羅迦葉！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蜚肆！猶如盲人，彼作是說，無黑白色，亦無見黑白色，無長短色，亦無見長短色，無近遠色，亦無見近遠色，無麤細色，亦無見麤細色。何以故？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有色。彼盲如是說，為真說耶？」

蜚肆答曰：「不也。迦葉！所以者何？迦葉！有黑白色，亦有見黑白色，有長短色，亦有見長短色，有近遠色，亦有見近遠色，有麤細色，亦有見麤細色。若盲作是說，我不見不知，是故無有色者。彼作是說，為不真實。」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王亦如盲，若王作是說：『誰

從後世來語？沙門鳩摩羅迦葉！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

蜚肆王言：「沙門鳩摩羅迦葉！大為不可，不應作是說。所以者何？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比我如盲，迦葉！若知我知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迦葉！我今便應即行布施，修諸福業，奉齋守戒已，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投坑井，或自縊死。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不應比我如彼盲人。」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蜚肆！猶如梵志有年少婦，方始懷妊，又前婦者已有一男，而彼梵志於其中間忽便命終，命終之後，彼前婦兒語小母曰：『小母！當知今此家中所有財物盡應屬我，不復見應可與分者。』小母報曰：『我今懷妊，若生男者，汝應與分；若生女者，物盡屬汝。』彼前婦兒復更再三語小母曰：『今此家中所有財物盡應屬我，不復見應可與分者。』小母亦復再三報曰：『我今懷妊，若生男者，汝應與分；若生女者，物盡屬汝。』於是，小母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即入室中，便取利刀自決其腹，看為是男，為是女耶？彼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及腹中子。當知蜚肆亦復如是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反作是念：『迦葉！若知我知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我今便應即行布施，修諸福業，奉齋守戒已，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投坑井，或自縊死。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不應比我

如彼盲人。』蜚肆！若精進人長壽者，便得大福；若得大福者，便得生天長壽。蜚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慰勞看彼，彼亦慰勞視我；彼若命終，我復詣彼慰勞看彼，彼亦不復慰勞視我，我亦不復慰勞看彼。迦葉！以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蜚肆！猶如有人善能吹螺，若彼方土未曾聞螺聲，便往彼方，於夜闇中昇高山上盡力吹螺。彼眾多人未曾聞螺聲，聞已，便念：『此為何聲？如是極妙，為甚奇特，實可愛樂，好可觀聽，令心歡悅。』時，彼眾人便共往詣善吹螺人所，到已，問曰：『此是何聲？如是極妙，為甚奇特，實可愛樂，好可觀聽，令心歡悅。』善吹螺人以螺投地，語眾人曰：『諸君！當知即此螺聲。』於是，眾人以足蹴螺，而作是語：『螺可出聲，螺可出聲？寂無音響。』善吹螺人便作是念：『今此眾人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所以者何？乃從無知之物欲求音聲。』是時，善吹螺人還取彼螺，以水淨洗，便舉向口，盡力吹之。時，彼眾人聞已，作是念：『螺甚奇妙。所以者何？謂因手因水因口風吹，便生好聲，周滿四方。』如是，蜚肆！若人活命存者，則能言語共相慰勞，若其命終，便不能言共相

慰勞。蜚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患，趣向離患，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我語彼曰：『取此罪人可生稱之，生稱之已，還下著地，以繩絞殺，殺已復稱。我欲得知此人為何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為死時耶？為活時耶？』彼受我教，取此罪人，活稱之已，還下著地，以繩絞殺，殺已復稱。彼罪人活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彼人死已，皮轉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蜚肆！猶如鐵丸或鐵犁鑕，竟日火燒，彼當爾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若火滅已，漸漸就冷，轉凝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如是，蜚肆！若人活時，身體極輕柔軟，色悅澤好；若彼死已，便轉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蜚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患，趣向離患，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

如是說：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我語彼曰：『取此罪人倒著鐵釜中，或著銅釜中，密蓋其口，於下燃火，下燃火已，觀視眾生入時出時，往來周旋。』彼受我教，取此罪人，倒著鐵釜中，或著銅釜中，密蓋其口，於下燃火，下燃火已，觀視眾生入時出時，往來周旋。迦葉！我作如是方便，不見眾生生。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寢於床，汝頗曾憶於夢中見園觀浴池、林木華果、清泉長流，極意遊戲周旋往來耶？」

蜚肆答曰：「曾憶有之。」

迦葉復問：「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寢於床，爾時頗有直侍人不？」

答曰：「有也。」

迦葉復問：「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寢於床，當爾之時，左右直侍頗有見汝出入周旋往來時耶？」

蜚肆答曰：「正使異人亦不能見，況復左右直侍人耶？」

「蜚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我語彼曰：『取此罪人剝皮剔肉，截筋破骨，乃至於髓，求眾生生。』彼受我教，取此罪人剝皮剔肉，截筋破骨，乃至於髓，求眾生生。迦葉！我作如是方便求眾生生，而竟不見眾生。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蜚肆！猶如事火編髮梵志居近道邊，去彼不遠，有商人宿。時，諸商人過夜平旦忽忽發去，忘一小兒。於是，事火編髮梵志早起案行商人宿處，見一小兒獨住失主，見已，念曰：『今此小兒無所依怙，我不養者，必死無疑。』便抱持去，還至本處而養長之。此兒轉大，諸根成就。爾時，事火編髮梵志彼於人間有小事緣，於是，事火編髮梵志勅年少曰：『我有小事暫出人間，汝當種火，慎莫令滅；若火滅者，汝可取此火鑽求之。』

「爾時，事火編髮梵志善教勅已，即至人間，於後年少便出遊戲，火遂滅盡。彼還求火，即取火鑽以用打地，而作是語：『火出，火出。』火竟不出，復於石上加力打之：『火出，火出。』火亦不出。火既不出，便破火鑽十片、百片，棄去坐地，愁惱而言：『不能得火，當如之何？』

「是時，事火編髮梵志彼於人間所作已訖，還歸本處，到已，問曰：『年少！汝不遊戲隨視種火，不令滅耶？』年少白曰：『尊者！我出遊戲，火後遂滅，我還求火。即取火鑽以用打地而作是語：「火出，火出。」火竟不出。復於石上加力打之：「火出，火出。」火亦不出。火既不出，便破火鑽十片、百片，棄去坐地。尊者！我如是求，不能得火，當如之何？』

「爾時，事火編髮梵志便作是念：『今此年少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所以者何？從無知火鑽作如是意求索火耶？』於是，事火編髮梵志取燥火鑽火母，著地而以鑽之，即便火出，轉轉熾盛，語年少曰：『年少！求火法應如是，不應如汝愚癡不達，無有智慧，從無知火鑽作如是意求索於火。』當知蜚肆亦復如是，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於無知死肉乃至骨髓求眾生。蜚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患，趣向離患，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患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患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蜚肆！猶如朋友二人捨家治生，彼行道時，初見有麻甚多無主，一人見已，便語伴曰：『汝當知之，今此有麻甚多無主，我欲與汝共取，自重而擔，還歸可得資用。』便取重擔。彼於道路復見多有劫貝紗縷及劫貝衣甚多無主。復見多銀亦無有主。一人見已，便棄麻擔取銀自重。復於道路見多金聚而無有主。時，擔銀人語擔麻者：『汝今當知，此金極多而無有主，汝可捨麻，我捨銀擔，我欲與汝共取此金，重擔而歸，可得供用。』彼擔麻者語擔銀人：『我此麻擔已好，裝治縛束已堅，從遠擔來，我不能捨，汝且自知，勿憂我也。』於是，擔銀人強奪麻擔，撲著於地而挽壞之。彼擔麻者語擔銀人：『汝已如

是挽壞我擔，我此麻擔縛束已堅，所來處遠，我要自欲擔此麻歸，終不捨之，汝且自知，勿憂我也。』

「彼擔銀人即捨銀擔，便自取金重擔而還。擔金人歸，父母遙見擔金來歸，見已，嘆曰：『善來，賢子！快來，賢子！汝因是金快得生活，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奴婢、使人，復可布施沙門、梵志，作福昇上，善果善報，生天長壽。』彼擔麻者還歸其家，父母遙見擔麻來歸，見已，罵曰：『汝罪人來，無德人來，汝因此麻，不得生活、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奴婢使人，又亦不得布施沙門及諸梵志，作福昇上，善果善報，生天長壽。』當知蜚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增惡。」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蜚肆！猶如商人與其大眾，有千乘車，行飢儉道。此大眾中而有兩主，彼作是念：『我等何因得脫此難？』復作是念：『我此大眾應分為兩部，部各五百。』彼商人眾便分為兩部，部各五百。於是，一商人主將五百乘至飢儉道，彼商人主常在前導，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蘊華鬘而乘驢車，泥著兩[轆-咸+匆]，彼商人主見，便問曰：『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人答曰：『飢儉道中天降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

「彼商人主聞已即還，詣諸商人而告之曰：『我在前行，

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蘅華鬘而乘驢車，泥著兩[轆-咸+匆]。我問彼曰：「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答我曰：「飢儉道中天降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諸商人！我等可捨故水、樵、草，如是不久當得新水、樵、草，莫令乘乏。」彼商人等即便棄捨故水、樵、草，一日行道不得新水、樵、草，二日、三日，乃至七日行道，猶故不得新水、樵、草，過七日已，為食人鬼之所殺害。

「第二商人主便作是念：『前商人主已過嶮難，我等今當以何方便復得脫難？』第二商人主作是念已，與五百車即便俱進至飢儉道。第二商人主自在前導，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蘅華鬘而乘驢車，泥著兩[轆-咸+匆]，第二商人主見便問曰：『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人答曰：『飢儉道中天降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

「第二商人主聞已即還，詣諸商人而告之曰：『我在前行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蘅華鬘而乘驢車，泥著兩[轆-咸+匆]。我問彼曰：「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答我曰：「飢儉道中天適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諸商人！我等未可捨故水、樵、草，若得新水、樵、草，然後當棄。』彼不捨故水、樵、草，一日行道不得新水、樵、草，二日、三日，乃至七日行道，猶故不得新水、樵、草。第二商人主在前行時，見前第一商人主及諸商人為食人鬼之所殺害，第二商人主見已，

語諸商人：『汝等看前商人主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既自殺身，復殺諸人。汝等商人若欲取前諸商人物，自恣取之。』當知蜚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前第一商人之主及諸商人。」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蜚肆！猶如二人許戲賭餅，第一戲者並竊食之，食一、二、三，或至眾多，第二戲者便作是念：『共此人戲，數數欺我而偷餅食，或一、二、三，或至眾多。』見如是已，語彼伴曰：『我今欲息，後當更戲。』於是，第二戲者離於彼處，便以毒藥用塗其餅，塗已即還，語其伴曰：『可來共戲。』即來共戲。第一戲者復竊餅食，或一、二、三，或至眾多，既食餅已，即便戴眼吐沫欲死。於是，第二戲者向第一戲人即說頌曰：

「『此餅毒藥塗，        汝貪食不覺，  
        坐為餅欺我，        後必致苦患。』

「當知蜚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如戲人為餅欺他，還自得殃。」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

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蜚肆！猶養猪人，彼行路時，見有煖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猪，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液流漫，澆污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當知蜚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養猪人。」

蜚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復聽我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蜚肆！猶如大猪為五百猪王，行嶮難道。彼於中路遇見一虎，猪見虎已，便作是念：『若與鬪者，虎必殺我；若畏走者，然諸親族便輕慢我。不知今當以何方便得脫此難？』作是念已，而語虎曰：『若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猪曰：『聽汝共鬪，不借汝道。』猪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便語猪曰：『隨汝所欲。』猪即還至本廁處所，婉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至虎所，語曰：『汝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虎見猪已，復作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蟲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猪耶？』虎念是已，便語猪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鬪。』猪得過已，則還向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鬪，        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答猪曰：

「『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下極，  
        猪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猪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鴛二國，        聞我共汝鬪，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污，        猪汝臭熏我，  
        汝鬪欲求勝，        我今與汝勝。』」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我亦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猪勝也。」

蜚肆王聞已，白曰：「尊者！初說日月喻時，我聞即解，歡喜奉受，然我欲從尊者鳩摩羅迦葉求上復上妙智所說，是故我向問復問耳。我今自歸尊者鳩摩羅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汝莫歸我，我所歸佛，汝亦應歸。」

蜚肆王白曰：「尊者！我今自歸佛、法及比丘眾，願尊者鳩摩羅迦葉為佛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尊者鳩摩羅迦葉！我從今日始行布施修福。」

尊者鳩摩羅迦葉問曰：「蜚肆！汝欲行施修福，施與幾人？能至幾時？」

蜚肆王白曰：「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若王行施修福，布施百人，或至

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者，諸方沙門、梵志盡聞：『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七日之中不及王施；若不得食王信施者，王便無福，不得長夜受其安樂。蜚肆王！猶如種子不碎不壞，不剖不坼，非風非日，非水中傷，秋時好藏。若彼居士深耕良田，極治地已，隨時下種，然雨澤不適者，於蜚肆意云何，彼種可得生增長不？」

答曰：「不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汝亦如是。若行施修福，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者，諸方沙門、梵志盡聞：『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七日之中不及王施；若不得食王信施者，王便無福，不得長夜受其安樂。」

蜚肆王復問曰：「尊者！我當云何？」

尊者鳩摩羅迦葉答曰：「蜚肆！汝當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若蜚肆王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者，諸方沙門、梵志聞：『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彼皆可得及王信施，王便有福，而得長夜受其安樂。蜚肆！猶如種子不碎不壞，不剖不坼，非風非日，非水中傷，秋時好藏。若彼居士深耕良田，極治地已，隨時下種，雨澤適者，於蜚肆意云何，彼種可得生增長不？」

答曰：「生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蜚肆！汝亦如是，若當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者。諸方沙門、梵志聞：『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彼皆可得及王信施，王便有福，而得長夜受其安樂。」

於是，蜚肆王白曰：「尊者！我從今始行施修福，常供長



齋。」

爾時，尊者鳩摩羅迦葉為蜚肆王及斯毖提梵志、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於是，蜚肆王及斯毖提梵志、居士，尊者鳩摩羅迦葉為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稽首尊者鳩摩羅迦葉足，繞三匝而去。

彼蜚肆王雖行施修福，然極惡麤弊，豆羹菜茹，唯一片薑，又復施以麤弊布衣。時，監厨者名優多羅，彼行施修福時，為蜚肆王囑語上座呪願：「此施若有福報者，莫令蜚肆王今世後世受。」蜚肆王聞優多羅行施修福時，常為囑上座呪願：「此施若有福報者，莫令蜚肆王今世後世受。」聞已，即呼問曰：「優多羅！汝實行施修福時，為我囑上座呪願：『此施若有福報者，莫令蜚肆王今世後世受。』為如是耶？」

優多羅白曰：「實爾。天王！所以者何？天王雖行施修福，然極惡麤弊，豆羹菜茹，唯一片薑。天王！此食尚不可以手觸，況復自食耶？天王施以麤弊布衣。天王！此衣尚不可以腳躡，況復自著耶？我敬天王，不重所施，是故，天王！我不願此弊布施報令王受也。」

蜚肆王聞已，告曰：「優多羅！汝從今始，如我所食，當以飯食，如我著衣，當以布施。」於是，優多羅從是已後，如王所食，便以飯食，如王所衣，便以布施。

爾時，優多羅因為蜚肆王監行布施故，身壞命終，生四王天中。彼蜚肆王以不至心行布施故，身壞命終，生楫樹林空宮殿中。

尊者橋[火\*僉]鉢帝數往遊行彼楫樹林空宮殿中，尊者橋[火\*僉]鉢帝遙見蜚肆王，即便問曰：「汝是誰耶？」

蜚肆王答曰：「尊者橋[火\*僉]鉢帝！頗聞閻浮洲中有斯毖

提王，名蜚肆耶？」

尊者橋[火\*僉]鉢帝答曰：「我聞閻浮洲中斯提提有王，名蜚肆。」

蜚肆王白曰：「尊者橋[火\*僉]鉢帝，我即是也，本名蜚肆王。」

尊者橋[火\*僉]鉢帝復問曰：「蜚肆王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彼何由生此，依四王天小楫樹林空宮殿中？」

蜚肆王白曰：「尊者橋[火\*僉]鉢帝！我本實有是見，然為尊者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若尊者橋[火\*僉]鉢帝還下閻浮洲者，願遍告語閻浮洲人：『若行施修福時，當至心與，自手與，自往與，至信與，知有業、有業報與。所以者何？莫令以是受布施報如斯提提蜚肆王也。蜚肆王者是布施主，以不至心行施與故，生依四王天小楫樹林空宮殿中。』」爾時，尊者橋[火\*僉]鉢帝默然而受。

於是，尊者橋[火\*僉]鉢帝有時來下至閻浮洲，則遍告諸閻浮洲人：「至心施與，自手與，自往與，至信與，知有業、有業報與。所以者何？莫令以是受布施報如斯提提蜚肆王也。蜚肆王者是布施主，以不至心行施與故，生依四王天小楫樹林空宮殿中。」

尊者鳩摩羅迦葉所說如是。蜚肆王，斯提提梵志、居士及諸比丘，聞尊者鳩摩羅迦葉所說，歡喜奉行。

蜚肆王經竟(萬三百六十七字)

##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樂而後樂。

「云何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一人生卑賤家，或殺人種、或工師種、或邪道家生，及餘貧匱之家，衣食不充，彼人便生彼家。然復彼人無有邪見，彼便有此見：有施、有受者，有今世、有後世，有沙門、婆羅門，有父、有母，世有阿羅漢等受教者，亦有善惡果報。若彼有極富之家，以知昔日施德之報，不放逸報。彼若復見無衣食家者，知此人等不作施德，恒值貧賤。我今復值貧賤，無有衣食，皆由曩日不造福故，誑惑世人，行放逸法，緣此惡行之報，今值貧賤，衣食不充。若復見沙門、婆羅門修善法者，便向懺悔，改往所作；若復所有之遺餘，與人等分。彼身壞命終，生善處；若生人中，多財饒寶，無所乏短。是謂此人先苦而後樂。

「何等人先樂而後苦？於是，或有一人生豪族家，或刹利種、或長者種、或大姓家，及諸富貴之家，衣食充足，便生彼家。然彼人恒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彼便有此見：無施、無受者，亦無今世、後世之報，亦無父母，世無阿羅漢，亦無有得證者，亦復無有善惡之報。彼人有此邪見，若復見有富貴之家，而作是念：『此人久有此財寶耳。』男者久是男，女者久是女，畜生者久是畜生。不好布施，不持戒律。若彼見沙門、婆羅門奉持戒者，起瞋恚心：『此人虛偽，何處當有福報之應？』彼人身壞命終之後，生地獄中；若得作人，在貧窮家生，無有衣食，身體裸露，衣食不充。是謂此人先樂而後苦。

「何等人先苦而後苦？於是，有人生貧賤家，或殺人種、或工師種，及諸下劣之家，無有衣食，而此人生彼家。然復彼

人身抱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彼人便有此見：無施、無有受者，亦無今世、後世善惡之報，亦無父母，世無阿羅漢。不好布施，不奉持戒。若復見沙門、婆羅門，即興瞋恚向賢聖人；彼人見貧者，言久來有是；見富者，言久來有是；見父者，昔者是父，見母者，昔者是母。彼若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若生人中，極為貧賤，衣食不充，是謂此人先苦而後苦。

「彼云何人先樂而後樂？彼或有一人生富貴家，或刹利種、或梵志種、或生國王種、或長者種生，及諸饒財多寶家生，所生之處無有乏短，彼人便生此家。然後彼人有正見，無有邪見，彼便有此見：有施、有受者，有今世、後世，世有沙門、婆羅門，亦有善惡之報，有父、有母，世有阿羅漢。彼人若復見富貴之家饒財多寶者，便作是念：『此人昔日布施之所致。』若復見貧賤之家，『此人昔者，皆由不布施故。故我今可隨時布施，莫後更生貧賤之家，然常好喜施惠於人。』彼人若見沙門、道士者，隨時問訊可否之宜，供給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盡惠施之。若復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若人中，生富貴之家，饒財多寶，是謂此人先樂而後樂。」

是時，有一比丘白世尊曰：「我觀今世眾生先苦而後樂，或有眾生於今世先樂而後苦，或有眾生於今世先苦而後苦，或有眾生先樂而後樂。」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有此因緣，使眾生之類先苦而後樂，亦復有此眾生先樂而後苦，亦復有此眾生先苦而後苦，亦復有眾生先樂而後樂。」

比丘白佛：「復以何因緣先樂而後苦？復以何因緣先苦而後樂？復以何因緣先苦而後苦？復以何因緣先樂而後樂？」

世尊告曰：「比丘當知，若人壽百歲，正可十十耳。若使壽終冬、夏、春、秋。若復，比丘！百歲之中作諸功德，百歲

之中造諸惡業，作諸邪見，彼於異時，或冬受樂，夏受苦。若百歲之中，功德具足，未曾有短；若復在中百歲之內，在諸邪見，造不善行，先受其罪，後受其福。若復少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受福，長時受罪。若復少時作罪，長復作罪，彼人後生之時先苦而後苦。若復於少時作諸功德，分檀布施，彼於後生先樂而後樂。是謂，比丘！以此因緣先苦而後樂，亦由此因緣先樂而後苦，亦由此因緣先苦而後苦，亦由此因緣先樂而後樂。」

比丘白佛言：「唯願，世尊！若有眾生欲先樂而後樂，當行布施，求此先樂而後樂。」

世尊告曰：「如是，比丘！如汝所言，若有眾生欲成涅槃及阿羅漢道乃至佛道，當於中行布施，作諸功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屋舍有兩門相對，有人在中住，復有人在上住，觀其下出入行來皆悉知見。我亦如是。以天眼觀眾生之類，生者、終者，善趣、惡趣，善色、惡色，若好、若醜，隨行所種，皆悉知之。」

「若復有眾生，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不誹謗賢聖，行正見法與等見相應，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謂名眾生行善。若復有眾生，行此善法不造惡行，身壞命終，來生人中。若復有眾生，身、口、意行惡，造不善行，命終之後，生餓鬼

中。或復有眾生，身、口、意行惡，誹謗賢聖與邪見相應，命終之後，生畜生中。或復有眾生，身、口、意行惡，造不善行，誹謗賢聖，命終之後，生地獄中。

「是時，獄卒將此罪人示閻羅王，並作是說：『大王當知，此人前世身意行惡，作諸惡行已，生此地獄中。大王！當觀此人以何罪治？』是時，閻羅王漸與彼人私問其罪，告彼人曰：『云何，男子！汝本前世為人身時，不見人有生者得作人身，處胎之時極為困厄，痛實難處，及其長大，將養乳哺，沐浴身體耶？』是時，罪人報曰：『實見，大王！』閻羅王曰：『云何，男子！汝自不知生法之要行耶？身、口、意法修諸善趣。』罪人報曰：『如是，大王！如大王教。但為愚惑，不別善行。』閻羅王曰：『如卿所說，其事不異，亦復知卿不作身、口、意行，但為今日，當究汝放逸罪行。非父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之所為也，本自作罪，今自受報。』

「是時，閻羅王先問其罪，却勅治之。次復，第二天使問彼人曰：『汝本為人身時，不見老人形體極劣，行步苦竭，衣裳垢坳，進止戰掉，氣息呻吟，無復少壯之心。』是時，罪人報曰：『如是，大王！我已見之。』閻羅王報曰：『汝當自知：「我今亦有此形老之法，為老所厭，當修其善行。」』罪人報曰：『如是，大王！爾時，實不信之。』閻羅王報曰：『我實知之，汝不作身、口、意行，今當治汝罪，使後不犯。汝所作惡，非父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人民所造，汝今自造其罪，當自受報。』

「是時，閻羅王以此第二天使約勅已，復以第三天使告彼人曰：『汝前身作人身時，不見有病人乎？臥在屎尿之上，不能自起居。』罪人報曰：『如是。大王！我實見之。』閻羅王曰：『云何，男子！汝不自知：「我亦當有此病，不免此患？」』

罪人報曰：『實爾，大王！我實不見之。』閻羅王曰：『我亦知之，愚惑不解，我今當處汝罪，使後不犯此之罪行。非父、非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之所造作。』

「是時，閻羅王以此教勅已，復以第四天使告彼人曰：『云何，男子，身如枯木，風去火歇而無情想，五親圍遶而號哭？』罪人報曰：『如是。大王！我已見之。』閻羅王曰：『汝何故不作是念：「我亦當不免此死。」』罪人報曰：『實爾，大王！我實不覺。』閻羅王曰：『我亦信汝不覺此法，今當治汝使後不犯。此不善之罪，非父、非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人民所造，汝本自作，今自受罪。』

「是時，閻羅王復以第五天使告彼人曰：『汝本為人時，不見有賊穿牆破舍，取他財寶，或以火燒，或道路隱藏。設當為國王所擒得者，或截手足，或取殺之，或閉著牢獄，或反縛詣市，或使負沙石，或取倒懸，或攢箭射，或以融銅而灌其身，或以火炙，或剝其皮還使食之，或開其腹以草搯之，或以湯中煮之，或以刀斫輪轢其頭，或以象腳踏殺，或著標頭乃至於死？』罪人報曰：『我實見之。』閻羅王曰：『汝何故私盜他物？情知有事，何為犯之？』『如是，大王！我實愚惑。』閻羅王曰：『我亦信汝所言，今當治汝罪，使後不犯。此之罪者，非父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人民所為，自作其罪，還自受報。』

「是時，閻羅王以問罪已，便勅獄卒：『速將此人往著獄中！』是時，獄卒受王教令，將此罪人往著獄中。地獄左側極為火然，鐵城、鐵廓，地亦鐵作；有四城門極為臭處，如似屎尿所見染污，刀山、劍樹圍遶四面，復以鐵疏籠而覆其上。」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四壁四城門，        廣長實為牢，  
鐵籠之所覆，        求出無有期。」

彼時鐵地上，        火然極為熾，  
壁方百由旬，        洞然一種色。  
中央有四柱，        覩之實恐畏，  
及其劍樹上，        鐵[口\*雋]鳥所止。  
臭處實難居，        覩之衣毛豎，  
種種之畏器，        隔子有十六。

「比丘當知，是時，獄卒以若干苦痛[歹\*支]打此人。若彼罪人舉脚著獄中時，血肉斯盡，唯有骨在。是時，獄卒將此罪人，復以利斧斫其形體，苦痛難計，求死不得。要當罪滅之後，爾乃得脫；彼於人間所作罪業，要使除盡，後乃得出。

「是時，彼獄卒將此罪人，緣刀劍樹，或上或下。是時，罪人以在樹上，便為此鐵[口\*雋]鳥所食，或啄其頭，取腦食之；或取手脚，打骨取髓。然罪未畢，若罪畢者，然後乃出。

「是時，獄卒取彼罪人使抱熱銅柱坐。前世時，喜姪洸故，故致此罪；為罪所迫，終不得脫。是時，獄卒從脚跟拔筋，乃至項中而前挽之；或使車載，或進、或退不得自在，其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

「是時，獄卒取彼罪人，著火山上驅使上下。是時，極為爛盡，然後乃出。是時，罪人由此因緣求死不得，要當使罪除盡，然後乃出。

「是時，獄卒復取罪人，拔其舌擲著背後，於中受苦不可稱計，求死不得。是時，獄卒復取罪人著刀山上，或斷其脚，或斷其頭，或斷其手。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

「是時，獄卒復以熱大鐵葉覆罪人身，如生時著衣，當時苦痛毒為難處，皆由貪欲之故，故致斯罪。是時，獄卒復使罪人，五種作役，驅令偃臥，取其鐵釘釘其手足，復以一釘而釘其心，於中受斯苦痛，實不可言。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



「是時，獄卒復取罪人，顛倒其身，舉著鑊中。時，身至下皆悉爛盡。若還至上亦復爛盡。若至四邊亦復爛盡，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現亦爛，不現亦爛，猶如大釜而煮小豆，或上或下。今此罪人亦復如是，現亦爛，不現亦爛，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受罪畢，然後乃出。

「比丘當知，或復有時彼地獄中，經歷數年，東門乃開。是時，罪人復往趣門，門自然閉。是時，彼人皆悉倒地，於中受苦不可具稱。或時，各各自稱怨債：『我由汝等，不得出門。』」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者常喜悅，        亦如光音天，  
智者常懷憂，        如似獄中囚。

「是時，大地獄中經歷百千萬歲，北門復開。是時，罪人復向北門，門便復閉，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是時，彼罪人復經數百萬歲，乃復得出，人中所作罪，要當使畢。是時，獄卒復取罪人，以鐵斧斫罪人身，經爾許之罪，使令更之。要當使罪苦畢盡，然後乃出。

「比丘當知，或復有時彼東門復更一開。是時，彼眾生復詣東門，門復自閉而不得出；設復得出，外復有大山，而往趣之，彼入山中，為兩山所壓猶如壓麻油，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苦盡，然後乃出。爾時，彼罪人轉得前進，復值熱灰地獄，縱廣數千萬由旬，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畢其罪原，然後乃出。轉復前進，次有刀刺地獄。是時，罪人復入此刀刺地獄中，便有大風起，壞此罪人身體筋骨，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罪滅，然後乃出。

「次復，有大熱灰地獄。是時，罪人復入此大熱灰地獄中，形體融爛，受苦無量。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是時，罪人雖得出此熱灰地獄，復值刀劍地獄，縱廣數千萬里。是時，罪人

入此刀劍地獄中，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

「次復，有沸屎地獄，中有細虫，入骨徹髓食此人，雖得出此地獄，前值獄卒。是時，獄卒問罪人曰：『卿等欲何所至？為從何來？』罪人報曰：『我等不知所從來處，亦復不知當何所至。但我等今日極為飢困，意欲須食。』獄卒報曰：『我等當相供給。』是時，獄卒取罪人仰臥，取大熱鐵丸，使罪人吞之，然罪人受苦不可稱計。是時，熱鐵丸從口下過，腸胃爛盡，受苦難量。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

「然彼罪人不堪受此苦痛，還復入熱屎地獄、刀劍地獄、大熱灰地獄，還來經爾許地獄。是時，彼眾生不堪受苦，還迴頭至熱屎地獄中。是時，獄卒語彼眾生曰：『卿等欲何所至？為從何來？』罪人報曰：『我等不能自知為從何所來，今復不知當何所至。』獄卒問曰：『今須何物？』罪人報曰：『我等極渴，欲須水飲。』是時，獄卒取罪人仰臥，融銅灌口，使令下過，於中受罪不可具計，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是時，彼人不堪受此苦，還入沸屎地獄、劍樹地獄、熱灰地獄，還入大地獄中。

「比丘當知，爾時，罪人苦痛，難可稱計，設彼罪人眼見色者，心不愛樂，設復聞聲、嗅香、知味、身更細滑、意知法，皆起瞋恚。所以然者，由本不作善行之報，恒作惡業，故致斯罪。

「是時，閻羅王勅彼罪人曰：『卿等不得善利，昔在人中受人中福，身、口、意行不與相應，亦不惠施、仁愛、利人、等利，以是之故，今受此苦。此之惡行，非父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之所為也。諸有眾生身、口、意清淨，無有沾污，如似光音天；諸有眾生作諸惡行，如似地獄中。卿等身、口、意不淨，故致斯罪。』比丘當知，閻羅王便作是說：『我當何日脫此苦

難，於人中生？已得人身，便得出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閻羅王尚作是念，何況汝等今得人身，得作沙門！是故，諸比丘！常當念行身、口、意行，無令有缺；當滅五結，修行五根。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天子欲命終時，有五未曾有瑞應而現在前。云何為五？一者華萎；二者衣裳垢圯；三者身體污臭；四者不樂本座；五者天女星散。是謂天子當命終時有此五瑞應。爾時，天子極懷愁憂，椎胸喚叫。爾時，諸天子來至此天子所，語此天子言：『汝今爾來可生善處，快得善處，快得善利；以得善利，當念安處善業。』爾時，諸天而教授之。」

爾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三十三天云何得生善處？云何快得善利？云何安處善業？」

世尊告曰：「人間於天則是善處，得善處、得善利者，生正見家，與善知識從事，於如來法中得信根，是謂名為快得善利。彼云何名為安處善業？於如來法中而得信根，剃除鬚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彼以學道，戒性具足，諸根不缺，飯食知足，恒念經行，得三達明，是謂名為安處善業。」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人為天善處，        良友為善利，  
出家為善業，        有漏盡無漏。

「比丘當知，三十三天著於五欲，彼以人間為善趣；於如

來得出家，為善利而得三達。所以然者，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是故，比丘！於此命終當生天上。」

爾時，彼比丘白世尊：「云何比丘當生善趣？」

世尊告曰：「涅槃者，即是比丘善趣。汝今，比丘！當求方便，得至涅槃。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云何，瞿曇！有何因緣，有何宿行，使此人民之類有盡、有滅、有減少者？本為城廓，今日已壞；本有人民，今日丘荒。」

世尊告曰：「梵志！欲知由此人民所行非法故，使本有城廓，今日磨滅，本有人民，今日丘荒，皆由生民慳貪結縛習行，愛欲之所致故，使風雨不時，雨以不時，所種根栽，不得長大，其中人民死者盈路。梵志當知，由此因緣，使國毀壞，民不熾盛。

「復次，梵志！人民之類所行非法，便有雷電霹靂自然之應，天降雹雨，壞敗生苗，爾時人民死者難計。復次，梵志！人民之類所行非法，共相爭競，或以手拳相加，瓦石相擲，各各自喪其命。復次，梵志！彼人民之類已共爭競，不安其所，國主不寧，各興兵眾共相攻伐，至大眾死者難計。或有被刀者，或有稍箭死者。如是，梵志！由此因緣，使民減少不復熾盛。復次，梵志！人民之類所行非法故，使神祇不祐而得其便，或

遭困厄，疾病著床，除降者少，疫死者多。是謂，梵志！由此因緣，使民減少不復熾盛。」

是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瞿曇！所說甚為快哉！說此人本減少之義。實如來教，本有城廓，今日磨滅；本有人民，今日丘荒。所以然者，以有非法，便生慳疾；以生慳疾，便生邪業；以生邪業，故使天雨不時，五穀不熟，人民不熾，故使非法流行，天降災變，壞敗生苗。彼以行非法，著貪慳疾，是時國主不寧，各興兵眾，共相攻伐，死者叵計，故使國土流荒，人民迸散。今日世尊所說甚善，快哉！由非法故，致此災患。正使為他所捉，便斷其命：由非法故，便生盜心；以生盜心，後為王殺；以生邪業，非人得其便。由此因緣，便取命終，人民減少，故使無有城廓之所居處。

「瞿曇！今日所出以自過多，猶如僂者得申，盲者得眼目，冥中得明，無目者為作眼目。今沙門瞿曇無數方便而說法，我今重自歸佛、法、眾，願聽為優婆塞，盡形壽不敢復殺。若沙門瞿曇見我若乘象騎馬，我由恭敬。所以然者，我為王波斯匿、頻毘娑羅王、優填王、惡生王、優陀延王，受梵之福，我恐失此之德。設我偏露右肩時，唯願世尊受我禮拜！設我步行時，見瞿曇來，我當去履，唯願世尊受我等禮。」

爾時，世尊儼頭可之。是時，生漏梵志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前白佛言：「我今重自歸沙門瞿曇！唯願世尊聽為優婆塞。」

爾時，世尊漸與說法，使發歡喜之心。梵志聞法已，即從坐起，便退而去。

爾時，生漏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聽法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屠牛之人，以此財業後得乘車馬、大象乎？」

諸比丘對曰：「非也。世尊！」

世尊告曰：「善哉！諸比丘！我亦不見、不聞屠牛之人殺害牛已，得乘車馬、大象。所以然者，我亦不見屠牛之人得乘車馬、大象，終無此理。云何，比丘！汝等頗見屠羊、殺猪，或獵捕鹿，如此之人作此惡已，得此財業後得乘車馬、大象乎？」

諸比丘對曰：「非也。世尊！」

世尊告曰：「善哉！諸比丘！我亦不見、不聞屠牛之人殺害生類已，得乘車馬、大象，終無此理。汝等比丘，若見殺牛之人乘車馬者，此是前世之德，非今世福也；皆是前世宿行所致也。汝等若見殺羊之人得乘車馬者，當知此人前世宿福之所種也。所以然者，皆由殺心不除故也。何以故。若有人親近惡人，好喜殺生，種地獄之罪。若來人中，壽命極短。若復有人好喜偷盜，種地獄罪，如彼屠牛之人，賤取貴賣，誑惑世人，不按正法。屠牛之人亦復如是，由殺心故，致此罪咎，不得乘車馬、大象。是故，諸比丘！當起慈心於一切眾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莫畏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釋迦毘羅衛尼拘樓園中。

是時，摩呵男釋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摩呵男釋白世尊言：「躬從如來受此言教：『諸有善男子、善女人斷三結使，成須陀洹，名不退轉，必成道果，更不求諸外道異學，亦復不觀察餘人所說。』設當爾者，此事不然。我若見暴牛、馬、駱駝，即時恐懼，衣毛皆豎，復作是念：『設我今日懷此恐懼，當取命終者，為生何處？』」

世尊告摩呵男：「勿起恐懼之心，設當取命終，不墮三惡趣。所以然者，今有三消滅之義。云何為三？如有著於婬欲而起惱亂，復起害心向他人，已無此欲，則不起殺害之心，於現法中不起苦惱，諸有惡不善法欲自害己；設無此者，則無擾亂，便無愁憂。是謂，摩呵男，此三義，諸惡不善法便墮在下，諸善之法便在於上。亦如酥瓶在水中壞，是時瓦石便沈在下，酥便浮在上。此亦如是，諸惡不善之法便在於下，諸善之法便浮在上。摩呵男！當知我昔日未成佛道，在優留毘六年勤苦，不食美味，身體羸瘦，如似百年之人，皆由不食之所致。若我欲起時，便自墮地。時，我復作是念：『設我於中命終者，當生何處？』時，我復作是念：『我今命終者，必不生惡道中。』然復義趣不可從樂至樂，要當由苦然復至樂。

「我爾時復遊在仙人窟中。爾時，有多尼捷子在彼學道。是時，尼捷子舉手指日，曝體學道，或復有蹲而學道。我爾時往至彼所，語尼捷子：『汝等何故離坐舉手翹足乎？』彼尼捷子曰：『瞿曇當知，昔我先師作不善行，今所以苦者，欲滅其罪；今雖露形體，有慚辱分，亦有消滅此事。瞿曇當知，行盡苦亦盡，苦盡行亦盡，苦行已盡，便至涅槃。』

「我爾時復語尼捷子曰：『此事不然，亦無由行盡苦亦盡，亦不由苦盡行亦盡，得至涅槃；但今苦行盡得至涅槃者，此事

然矣！但不可從樂至樂。』尼捷子曰：『頻毘娑羅王從樂至樂，有何苦哉？』我爾時復語尼捷子曰：『頻毘娑羅王樂，何如我樂？』尼捷子報我言：『頻毘娑羅王樂，勝汝樂也。』我爾時復語尼捷子曰：『頻毘娑羅王能使我七日七夜結跏趺坐，形體不移動乎？正使六、五、四、三、二，乃至一日結跏趺坐乎？』尼捷子報曰：『不也。瞿曇！』世尊告曰：『我能堪任結跏趺坐，形不移動。云何，尼捷子！誰者為樂？頻毘娑羅王樂耶？為我樂耶？』尼捷子曰：『瞿曇沙門樂。』

「如是。摩呵男！當作此方便，知不可從樂至樂，要當從苦至樂。猶如，摩呵男！大村左右有大池水，縱廣一由旬，水滿其中。若復有人，來取彼一滴水。云何，摩呵男！水何者為多？一滴水多？為池水多乎？」

摩呵男曰：「池水多，非一滴水多也。」

世尊告曰：「此亦如是。賢聖弟子諸苦已盡，永無復有，餘存在者如一滴水耳。如我眾中最下道者，不過七死七生而盡苦際。若復勇猛精進，便為家家，即得道跡。」

爾時，世尊重與摩呵男說微妙之法，彼聞法已，即從座起而去。

爾時，摩呵男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八大地獄。云何為八？一者還活地獄，二者黑繩地獄，三者等害地獄，四者涕哭地獄，五者大涕哭地獄，六者阿鼻地獄，七者炎地獄，八者大炎地獄。如



是，比丘！八大地獄。」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還活及黑繩，	等害二涕哭，
五逆阿鼻獄，	炎大炎地獄。
此名八地獄，	其中不可處，
皆由惡行本，	十六隔子圍。
然彼鐵獄上，	為火之所燒，
遍一由旬內，	熾火極熱盛。
四城四門戶，	其間甚平整，
又以鐵作城，	鐵板覆其上。

「斯由眾生罪報之緣，令彼眾生受苦無量，肉血消盡，唯有骨存。以何等故，名為還活地獄？復有彼眾生形體挺直，亦不動搖，為苦所逼，不能移轉，形體以無肉血。是時，眾生自相謂言：『眾生還活，還活。』是時，彼眾生便自還活。以此因緣，故名為還活地獄。

「復以何因，名為黑繩地獄？然彼眾生形體筋脈皆化為繩，以鋸鋸身，故名為黑繩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等害地獄？是時，彼眾生集在一處，而梟其首，尋復還生。由此因緣，名為等害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涕哭地獄？然彼眾生善本斷滅，無毛髮遺餘在；在彼地獄中，受惱無量，於中稱怨喚呼，聲不斷絕。由此因緣，名為涕哭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大涕哭地獄？然彼眾生在地獄中，受無量苦痛，不可稱計；於中喚呼、椎胸、自擗，同聲唱[口\*罌]。由此因緣，名為大涕哭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阿鼻地獄？然眾生之類殺害父母，壞佛偷婆，鬪亂眾僧，習邪倒見，與邪見共相應，一切不可療治。

以是之故，名為阿鼻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炎地獄？然眾生之類在彼獄中，形體烟出，皆融爛，故名為炎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大炎地獄？然彼眾生在此獄中，都不見罪人之遺餘，是謂，比丘！由此因緣，名為八大地獄。

「一一地獄有十六隔子，其名優鉢地獄、鉢頭地獄、拘牟頭地獄、分陀利地獄、未曾有地獄、永無地獄、愚惑地獄、縮聚地獄、刀山地獄、湯火地獄、火山地獄、灰河地獄、荊棘地獄、沸屎地獄、劍樹地獄、熱鐵丸地獄。如是比十六隔子不可稱量，使彼眾生，生地獄中。

「彼或有眾生毀正見者，誹謗正法而遠離之，命終之後皆生還活地獄中。諸有眾生好喜殺生，便生黑繩地獄中。其有眾生屠殺牛、羊及種種類，命終之後生等害地獄中。其有眾生不與取，竊他物者，便生涕哭地獄中。其有眾生常喜淫泆，有復妄語，命終之後生大涕哭地獄中。其有眾生殺害父母，破壞神寺，鬪亂聖眾，誹謗聖人，習倒邪見，命終之後生阿鼻地獄中。其有眾生，此間聞語，復傳來至彼，設彼間聞，復傳來至此，求人方便，彼人命終之後生炎地獄中。其有眾生鬪亂彼此，貪著他物，興起慳疾，意懷猶豫，命終之後生大炎地獄中。其有眾生造諸雜業，命終之後生十六隔子中。

「是時，獄卒役彼眾生，苦痛難量；或斷手，或斷脚，或斷手脚；或截鼻，或斷耳，或斷耳鼻；或取材木押之，或以草著其腹，或取髮懸之，或剝其皮，割其肉，或分為二分，或還縫合之，或取五刑之，或取火側炙之，或融鐵灑之，或五磔之，或長其身，或以利斧而梟其首，尋復還生。要當人中罪畢，然後乃生。是時，獄卒取彼眾生，大椎碎其形體，或取脊脈剝之，復驅逐使上劍樹，復驅使使下；是時，有鐵[口\*(佳/乃)]烏尋復

食之，復取五繫之，不得動轉，尋復舉著大鑊湯中，加以鐵叉而害其身，風吹其身，復還生如故。是時，獄卒復使眾生上刀山、火山不令停住，其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人中所作罪畢，然後乃出。

「是時，罪人不堪受此苦痛，復求入熱灰地獄中受苦無量，復從中出，入逆刺地獄，其中風吹痛不可計，復從中出，入熱屎地獄中。是時，熱屎地獄中有濡細虫，噉彼骨肉。是時，眾生不堪受苦痛，復移至劍樹地獄，傷壞形體，痛不可忍。

「是時，獄卒語彼眾生曰：『汝等為從何來？』是時罪人報曰：『我曹亦復不知為從何來？』又問：『為從何去？』報曰：『亦復不知當何所至？』又問：『今欲求何等？』報曰：『吾等極患飢渴。』是時，獄卒以熱鐵丸著彼罪人口中，燒爛身體，痛不可堪，要當畢其罪本，然後乃命終。是時，罪人復還歷經爾許地獄，於中受苦數千萬歲，然後乃出。

「比丘當知，閻羅王便作是念：『諸有眾生身、口、意行惡，盡當受如是之罪；諸有眾生身、口、意行善者，如是之比皆當生光音天。』」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者常歡喜，        如彼光音天，  
智者常懷懼，        猶如處地獄。

「是時比丘，聞閻羅王作是教令：『我今何日當滅昔所作罪，於此命終得受人形，生中國之中，與善知識共會，父母篤信佛法，於如來眾中得出家學道，於現法中得盡有漏成無漏。我今重苦汝，勤加用意，去離八難處，得生中國，與善知識相遇，得修梵行，所願成果不失本誓。』是故，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離八大地獄及十六隔子者，當求方便，修八正道。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由十惡之本，外物衰耗，何況內法！云何為十？所謂殺、盜、淫、妄言、綺語、惡口、兩舌鬭亂彼此、嫉妬、害害、心懷邪見。由殺生報故，眾生壽命極短；由不與取故，眾生生便貧賤；由淫泆報故，眾生門不貞良；由妄語故，眾生口氣醜弊，致不鮮潔；由綺語故，致土地不平整；由兩舌報故，土地生荊棘；由惡口報故，語有若干種；由嫉妬故，以致穀不豐熟；由害害報故，多諸穢惡之物；由邪見報故，自然生八大地獄。因此十惡報故，使諸外物衰耗，何況內物。是謂，比丘！當念捨離十惡之法，修行十善法。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劫為長短、為有限乎？」

佛告比丘：「劫極長遠，我今與汝引譬，專意聽之，吾今當說。」爾時，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比丘當知，猶如鐵城縱廣一由旬，芥子滿其中，無空缺處，設有人來百歲取一芥子，其鐵城芥子猶有減盡，

然後乃至為一劫，不可稱計。所以然者，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眾生恩愛縛著，流轉生死，死此生彼，無有窮已，我於其中厭患生死。如是，比丘！當求巧便，免此愛著之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比丘白佛言：「世尊，劫為長遠。」

佛告比丘：「劫極遠，不可以算籌量。我今當與汝引譬喻，善思念之，吾今當為汝說。」爾時，彼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猶如大石山縱廣一由旬，高一由旬，設有人來手執天衣，百歲一拂，石猶磨滅，劫數難限。所以然者，劫數長遠，無有邊際。如此非一劫、百劫。所以然者，生死長遠，不可限量，無有邊際。眾生之類，無明所弊，流浪生死，無有出期，死此生彼，無有窮已，我於其中厭患生死。如是，比丘！當求巧便，免此愛著之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鹽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如是，不行梵行不得盡苦，若作是說，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如是，修行梵行便得盡苦。所以者何？若使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

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猶如有人以一兩鹽投少水中，欲令水鹹不可得飲。於意云何？此一兩鹽，能令少水鹹叵飲耶？」

答曰：「如是。世尊！所以者何？鹽多水少，是故能令鹹不可飲。」

「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

「復次，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猶如有人以一兩鹽投恒水中，欲令水鹹不可得飲。於意云何？此一兩鹽，能令恒水鹹叵飲耶？」

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恒水甚多，一兩鹽少，是故不能令鹹叵飲。」

「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

「復次，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猶如有人奪取他羊。云何有人奪取他羊？謂奪羊者，或王、王臣，極有威勢，彼羊主者，貧賤無力，彼以無力故便種種承望，叉手求索而作是說：『尊者！可見還羊，若見與直。』是謂有人奪取他羊。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

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

「復次，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猶如有人雖竊他羊，主還奪取。云何有人雖竊他羊，主還奪取？謂竊羊者貧賤無勢，彼羊主者或王、王臣，極有威力，以有力故收縛竊者，還奪取羊。是謂有人雖竊他羊，主還奪取。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

「復次，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猶如有人負他五錢，為主所縛，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云何有人負他五錢，為主所縛，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謂負債人貧無力勢，彼貧無力故，負他五錢，為主所縛，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是謂有人負他五錢，為主所縛，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

「復次，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猶如有人雖負百錢，不為主所縛，乃至千萬亦不為主所縛。云何有人雖負百錢，不為主所縛，乃至千萬亦不為主所縛？謂負債人

產業無量，極有勢力，彼以是故，雖負百錢，不為主所縛，乃至千萬亦不為主所縛。是謂有人雖負百錢，不為主所縛，乃至千萬亦不為主所縛。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彼於現法設受善惡業報而輕微也。」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鹽喻經竟(千三百五十一字)

##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天使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猶大雨時，水上之泡，或生或滅，若有目人住一處，觀生時、滅時；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猶大雨時，雨墮之滯或上或下，若有目人住一處，觀上時、下時；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猶琉璃珠，清淨自然，生無瑕穢，八楞善治，貫以妙繩，或青或黃，或赤、黑、白。若有目人住一處，觀此琉璃珠，清淨自然，生無瑕穢，八楞善治，貫以妙繩，或青或黃，或赤、黑、白；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猶如兩屋共一門，多人出入。若有目人住一處，觀出時入時；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若有目人住高樓上，觀於下人往來周旋、坐臥走踊；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

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若有眾生生於人間，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門、梵志，不行如實，不作福業，不畏後世罪，彼因緣此，身壞命終，生閻王境界。閻王人收送詣王所，白曰：『天王！此眾生本為人時，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門、梵志，不行如實，不作福業，不畏後世罪，唯願天王處當其罪。』」

「於是，閻王以初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汝頗曾見初天使來耶？』」彼人答曰：『不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本不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幼小嬰孩，身弱柔軟，仰向自臥大小便中，不能語父母，父母抱移離不淨處，澡浴其身，令得淨潔。』」彼人答曰：『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生法，不離於生，我應行妙身、口、意業。」』」彼人白曰：『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閻王告曰：『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

「閻王以此初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二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汝頗曾見第二天使來耶？』」彼人答曰：『不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本不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年耆極老，壽過苦極，命垂欲訖，齒落頭白，身曲躄步，拄杖而行，身體戰動耶？』」彼人答曰：『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老法，不離於老，我應行妙身、口、意業。」』」彼人白曰：『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閻王告曰：『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惡業非父母

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

「閻王以此第二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三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汝頗曾見第三天使來耶？』彼人答曰：『不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本不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疾病困篤，或坐臥床，或坐臥榻，或坐臥地，身生極苦甚重苦，不可愛念，令促命耶？』彼人答曰：『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病法，不離於病，我應行妙身、口、意業。」』彼人白曰：『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閻王告曰：『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

「閻王以此第三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四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汝頗曾見第四天使來耶？』彼人答曰：『不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本不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若死亡時，或一、二日，至六、七日，烏鴉所啄，豺狼所食，或以火燒，或埋地中，或爛腐壞耶？』彼人答曰：『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死法，不離於死，我應行妙身、口、意業。」』彼人白曰：『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閻王告曰：『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

「閻王以此第四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五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汝頗曾見第五天使來耶？』彼人答曰：『不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本不見王人捉

犯罪人，種種考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或齧齧割，拔鬚、拔髮、或拔鬚髮，或著檻中衣裏火燒，或以沙壅草纏火燒，或內鐵驢腹中，或著鐵猪口中，或置鐵虎口中燒，或安銅釜中，或著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以鈎鈎，或臥鐵床以沸油澆，或坐鐵臼以鐵杵擣，或以龍蛇[虫\*哲]，或以鞭鞭，或以杖撻，或以棒打，或生貫高標上，或梟其首耶？』彼人答曰：『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今現見惡不善法。」』彼人白曰：『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閻王告曰：『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

「閻王以此第五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即付獄卒。獄卒便捉持，著四門大地獄中，於是頌曰：

「『四柱有四門，        壁方十二楞，  
        以鐵為垣牆，        其上鐵覆蓋。  
地獄內鐵地，        熾燃鐵火布，  
深無量由延，        乃至地底住。  
極惡不可受，        火色難可視，  
見己身毛豎，        恐懼怖甚苦。  
彼墮生地獄，        脚上頭在下，  
誹謗諸聖人，        調御善清善。』

「有時於後極大久遠，為彼眾生故，四門大地獄東門便開。東門開已，彼眾生等走來趣向，欲求安處，求所歸依，彼若集聚無量百千已，地獄東門便還自閉，彼於其中受極重苦，啼哭喚呼，心悶臥地，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極大久遠，南門、西門、北門復開。北門開已，彼眾生等走來趣向，欲求

安處，求所歸依，彼若集聚無量百千已，地獄北門復還自閉，彼於其中受極重苦，啼哭喚呼，心悶臥地，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眾生等從四門大地獄出，四門大地獄次生峰巖大地獄，火滿其中，無煙無焰，令行其上，往來周旋。彼之兩足皮肉及血，下足則盡，舉足則生，還復如故。治彼如是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眾生等從峰巖大地獄出，峰巖大地獄次生糞屎大地獄，滿中糞屎，深無量百丈。彼眾生等盡墮其中，彼糞屎大地獄中生眾多蟲，蟲名凌瞿來，身白頭黑，其觜如針，此蟲鑽破彼眾生足，破彼足已，復破膊腸骨，破膊腸骨已，復破髀骨，破髀骨已，復破臑骨，破臑骨已，復破脊骨，破脊骨已，復破肩骨、頸骨、頭骨，破頭骨已，食頭腦盡。彼眾生等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眾生等從糞屎大地獄出，糞屎大地獄次生鐵鑠林大地獄，彼眾生見已，起清涼想，便作是念：

『我等往彼，快得清涼。』彼眾生等走往趣向，欲求安處，求所歸依，彼若集聚無量百千已，便入鐵鑠林大地獄中。彼鐵鑠林大地獄中，四方則有大熱風來，熱風來已，鐵鑠便落，鐵鑠落時，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及餘支節，截身血塗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復次，彼鐵鑠林大地獄中生極大狗，牙齒極長，擘彼眾生，從足剝皮，至頭便食，從頭剝皮，至足便食。彼眾生等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復次，彼鐵鑠林大地獄中生大烏鳥，兩頭鐵喙，住眾生額，生挑眼吞，啄破頭骨，取腦而食。彼眾生等如是逼迫無量百千

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眾生等從鐵鑠林大地獄出，鐵鑠林大地獄次生鐵劍樹林大地獄，彼大劍樹高一由延，刺長尺六，令彼眾生使緣上下，彼上樹時，刺便下向，若下樹時，刺便上向。彼劍樹刺貫刺眾生，刺手、刺足、或刺手足，刺耳、刺鼻、或刺耳鼻及餘支節，刺身血塗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眾生等從鐵劍樹林大地獄出，鐵劍樹林大地獄次生灰河，兩岸極高，周遍生刺，沸灰湯滿，其中極闇，彼眾生見已，起冷水想，當有冷水。彼起想已，便作是念：『我等往彼，於中洗浴，恣意飽飲，快得涼樂。』彼眾生等競走趣向，入於其中，欲求樂處，求所歸依，彼若集聚無量百千已，便墮灰河。墮灰河已，順流、逆流、或順逆流，彼眾生等順流、逆流、順逆流時，皮熟墮落，肉熟墮落，或皮肉熟俱時墮落，唯骨鎖在。灰河兩岸有地獄卒，手捉刀劍、大棒、鐵叉，彼眾生等欲度上岸，彼時獄卒還推著中。

「復次，灰河兩岸有地獄卒，手捉鉤羅，鉤挽眾生從灰河出，著熱鐵地，洞燃俱熾，舉彼眾生極撲著地，在地旋轉，而問之曰：『汝從何來？』彼眾生等僉共答曰：『我等不知所從來處，但我等今唯患大飢。』彼地獄卒便捉眾生著熱鐵床，洞然俱熾，強令坐上，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鐵丸洞然俱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大腸，燒大腸已燒小腸，燒小腸已燒胃，燒胃已從身下過。彼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次，彼地獄卒問眾生曰：『汝欲何去？』眾生答曰：『我等不知欲何所去？但患大渴。』彼地獄卒便捉眾生著熱鐵

床，洞然俱熾，強令坐上，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沸洋銅灌其口中，彼沸洋銅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大腸，燒大腸已燒小腸，燒小腸已燒胃，燒胃已從身下過。彼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若彼眾生地獄惡不善業不悉盡、不一切盡、盡無餘者，彼眾生等復墮灰河中，復上下鐵劍樹林大地獄，復入鐵鑠林大地獄，復墮糞屎大地獄，復往來峰巖大地獄，復入四門大地獄中。若彼眾生地獄惡不善業悉盡、一切盡、盡無餘者，彼於其後或入畜生，或墮餓鬼，或生天中。若彼眾生本為人時，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門、梵志，不行如實，不作福業，不畏後世罪，彼受如是不愛、不念、不喜苦報，譬猶若彼地獄之中。若彼眾生本為人時，孝順父母，知尊敬沙門、梵志，行如實事，作福德業，畏後世罪，彼受如是可愛、可念、可喜樂報，猶虛空神宮殿之中。

「昔者閻王在園觀中而作是願：『我此命終，生於人中。若有族姓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彼為云何？謂刹利大長者族、梵志大長者族、居士大長者族。若更有如是族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生如是家。生已覺根成就，如來所說正法之律，願得淨信，得淨信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昔者閻王在園觀中而作是願，於是頌曰：

「『為天使所訶，人故放逸者，

長夜則憂感，        謂弊欲所覆。  
為天使所訶，        真實有上人，  
終不復放逸，        善說妙聖法。  
見受使恐怖，        求願生老盡，  
無受滅無餘，        便為生老訖。  
彼到安隱樂，        現法得滅度，  
度一切恐怖，        亦度世間灑。』」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天使經竟(四千二百五字)

##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鸚鵡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乞食，於乞食時往詣鸚鵡摩納都提子家。是時，鸚鵡摩納都提子少有所為，出行不在。彼時，鸚鵡摩納都提子家有白狗，在大床上金槃中食。於是，白狗遙見佛來，見已便吠。世尊語白狗：「汝不應爾，謂汝從咤至吠。」白狗聞已，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

鸚鵡摩納都提子於後還家，見已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問家人曰：「誰觸嬈我狗，令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

家人答曰：「我等都無觸嬈白狗，令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摩納！當知今日沙門瞿曇來此乞食，白狗見已，便逐吠之。沙門瞿曇語白狗曰：『汝不應爾，謂汝從咤至吠。』因是，摩納！故令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



邊憂感愁臥。」

鸚鵡摩訶都提子聞已，便大瞋恚，欲誣世尊，欲謗世尊，欲墮世尊。如是誣、謗、墮沙門瞿曇，即從舍衛出，往詣勝林給孤獨園。

彼時，世尊無量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遙見鸚鵡摩訶都提子來，告諸比丘：「汝等見鸚鵡摩訶都提子來耶？」

答曰：「見也。」

世尊告曰：「鸚鵡摩訶都提子今命終者，如屈伸臂頃，必生地獄。所以者何？以彼於我極大瞋恚。若有眾生因心瞋恚故，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於是，鸚鵡摩訶都提子往詣佛所，語世尊曰：「沙門瞿曇！今至我家乞食來耶？」

世尊答曰：「我今往至汝家乞食。」

「瞿曇！向我白狗說何等事，令我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

世尊答曰：「我今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乞食，展轉往詣汝家乞食，於是白狗遙見我來，見已而吠。我語白狗：『汝不應爾，謂汝從咤至吠。』是故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

鸚鵡摩訶問世尊曰：「白狗前世是我何等？」

世尊告曰：「止！止！摩訶！慎莫問我，汝聞此已，必不可意。」

鸚鵡摩訶復更再三問世尊曰：「白狗前世是我何等？」

世尊亦至再三告曰：「止！止！摩訶！慎莫問我，汝聞此已，必不可意。」

世尊復告於摩訶曰：「汝至再三問我不止，摩訶！當知彼白狗者，於前世時即是汝父，名都提也。」

鸚鵡摩訶聞是語已，倍極大患，欲誣世尊，欲謗世尊，欲墮世尊。如是誣、謗、墮沙門瞿曇，語世尊曰：「我父都提大行布施，作大齋祠，身壞命終，正生梵天。何因何緣，乃生於此下賤狗中？」

世尊告曰：「汝父都提以此增上慢，是故生於下賤狗中。」

「梵志增上慢，        此終六處生，  
雞狗猪及豺，        驢五地獄六。」

「鸚鵡摩訶！若汝不信我所說者，汝可還歸語白狗曰：『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當還在大床上。』摩訶！白狗必還上床也。『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還於金槃中食。』摩訶！白狗必當還於金槃中食也。『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示我所舉金、銀、水精、珍寶藏處，謂我所不知。』摩訶！白狗必當示汝已前所舉金、銀、水精、珍寶藏處，謂汝所不知。」

於是，鸚鵡摩訶聞佛所說，善受持誦，繞世尊已，而還其家，語白狗曰：「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當還在大床上。」白狗即還在大床上。「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還於金槃中食。」白狗即還金槃中食。「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當示於我父本所舉金、銀、水精、珍寶藏處，謂我所不知。」白狗即從床上來下，往至前世所止宿處，以口及足掙床四脚下，鸚鵡摩訶便從彼處大得寶物。

於是，鸚鵡摩訶都提子得寶物已，極大歡喜，以右膝著地，叉手向勝林給孤獨園，再三舉聲，稱譽世尊：「沙門瞿曇所說不虛，沙門瞿曇所說真諦，沙門瞿曇所說如實。」再三稱譽已，從舍衛出，往詣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無量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遙見鸚鵡摩訶來，告諸比丘：「汝等見鸚鵡摩訶來耶？」

答曰：「見也。」

世尊告曰：「鸚鵡摩納今命終者，如屈伸臂頃，必至善處。所以者何？彼於我極有善心。若有眾生因善心故，身壞命終，必至善處，生於天中。」

爾時，鸚鵡摩納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世尊告曰：「云何摩納？如我所說白狗者為如是耶？不如是耶？」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實如所說。瞿曇！我復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瞿曇！何因何緣，彼眾生者，俱受人身而有高下、有妙不妙？所以者何？瞿曇！我見有短壽、有長壽者，見有多病、有少病者，見不端正、有端正者，見無威德、有威德者，見有卑賤族、有尊貴族者，見無財物、有財物者，見有惡智、有善智者。」

世尊答曰：「彼眾生者，因自行業，因業得報，緣業、依業、業處，眾生隨其高下處妙不妙。」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沙門瞿曇所說至略，不廣分別，我不能知，願沙門瞿曇為我廣說，令得知義。」

世尊告曰：「摩納！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廣分別說。」

鸚鵡摩納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壽命極短？若有男子女人殺生凶弊，極惡飲血，害意著惡，無有慈心於諸眾生乃至蜚蟲，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壽命極短。所以者何？此道受短壽，謂男子女人殺生凶弊，極惡飲血。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壽命極長？若有男子女人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壽命極長。」

所以者何？此道受長壽，謂男子女人離殺斷殺。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多有疾病？若有男子女人觸嬖眾生，彼或以手拳，或以木石，或以刀杖觸嬖眾生，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多有疾病。所以者何？此道受多疾病，謂男子女人觸嬖眾生。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無有疾病？若有男子女人不觸嬖眾生，彼不以手拳，不以木石，不以刀杖觸嬖眾生，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無有疾病。所以者何？此道受無疾病，謂男子女人不觸嬖眾生。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形不端正？若有男子女人急性多惱，彼少所聞，便大瞋恚，憎嫉生憂，廣生諍怒，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形不端正。所以者何？此道受形不端正，謂男子女人急性多惱。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形體端正？若有男子女人不急性多惱，彼聞柔軟羸[羸-夫+廣]強言，不大瞋恚，不憎嫉生憂，不廣生諍怒，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形體端正。所以者何？此道受形體端正，謂男子女人不急性多惱。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無有威德？若有男子女人內懷嫉妬，彼見他得供養恭敬，便生嫉妬，若見他有物，欲令我得，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無有威德。所以者何？此道受無威德，謂男子女人內懷嫉妬。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有威德？若有男子女人不懷嫉妬，彼見他得供養恭

敬，不生嫉妬，若見他有物，不欲令我得，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有大威德。所以者何？此道受有威德，謂男子女人不懷嫉妬。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生卑賤族？若有男子女人憍傲大慢，彼可敬不敬，可重不重，可貴不貴，可奉不奉，可供養不供養，可與道不與道，可與坐不與坐，可叉手向禮拜問訊不叉手向禮拜問訊，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生卑賤族。所以者何？此道受生卑賤族，謂男子女人憍傲大慢。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生尊貴族？若有男子女人不憍傲大慢，彼可敬而敬，可重而重，可貴而貴，可奉事而奉事，可供養而供養，可與道而與道，可與坐而與坐，可叉手向禮拜問訊而叉手向禮拜問訊，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生尊貴族。所以者何？此道受生尊貴族，謂男子女人不憍傲大慢。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無有財物？若有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彼不施與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飲食、衣被、華鬘、塗香、屋舍、床榻、明燈、給使，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無有財物。所以者何？此道受無財物，謂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多有財物？若有男子女人作施主，行布施，彼施與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飲食、衣被、花鬘、塗香、屋舍、床榻、明燈、給使，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多有財物。所以者何？此道受多有財物，謂男子女人作施主，行布施。摩訶！當知此業有

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有惡智慧？若有男子女人不數數往詣彼問事，彼若有名德沙門、梵志，不往詣彼，隨時問義：『諸尊！何者為善，何者不善？何者為罪，何者非罪？何者為妙，何者不妙？何者為白，何者為黑？白黑從何生？何義現世報，何義後世報？』設問不行，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有惡智慧。所以者何？此道受惡智慧，謂男子女人不數數往詣彼問事。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有善智慧？若有男子女人能數數往詣彼問事，彼若有名德沙門、梵志，數往詣彼，隨時問義：『諸尊！何者為善，何者不善？何者為罪，何者非罪？何者為妙，何者不妙？何者為白，何者為黑？白黑從何生？何義現世報，何義後世報？』問已能行，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有善智慧。所以者何？此道受善智慧，謂男子女人能數數往詣彼問事。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當知作短壽相應業必得短壽，作長壽相應業必得長壽，作多疾病相應業必得多疾病，作少疾病相應業必得少疾病，作不端正相應業必得不端正，作端正相應業必得端正，作無威德相應業必得無威德，作威德相應業必得威德，作卑賤族相應業必得卑賤族，作尊貴族相應業必得尊貴族，作無財物相應業必得無財物，作多財物相應業必得多財物，作惡智慧相應業必得惡智慧，作善智慧相應業必得善智慧。摩納！此是我前所說，眾生因自行業，因業得報，緣業、依業，業處眾生隨其高下處妙不妙。」

鸚鵡摩納都提子白曰：「世尊！我已解。善逝！我已知。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

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從今日入都提家，如入此舍衛地優婆塞家，令都提家長夜得利義，得饒益安隱快樂。」

佛說如是。鸚鵡摩納都提子及無量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鸚鵡經竟(三千四百六十五字)**

##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分別大業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

爾時，尊者三彌提亦遊王舍城，住無事禪屋中。

於是，異學哺羅陀子中後彷徨，往詣尊者三彌提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賢三彌提！我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三彌提答曰：「賢哺羅陀子！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異學哺羅陀子便問曰：「賢三彌提！我面從沙門瞿曇聞，面從沙門瞿曇受，身、口業虛妄，唯意業真諦，或有定，比丘入彼定無所覺。」

尊者三彌提告曰：「賢哺羅陀子！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為不善也。世尊不如是說。賢哺羅陀子！世尊無量方便說，若故作業，作已成者，我說無不受報，或現世受，或後世受。若不故作業，作已成者，我不說必受報也。」

異學哺羅陀子至再三語尊者三彌提曰：「賢三彌提！我面從沙門瞿曇聞，面從沙門瞿曇受，身、口業虛妄，唯意業真諦，或有定，比丘入彼定無所覺。」

尊者三彌提亦再三告曰：「賢哺羅陀子！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為不善也。世尊不如是說。賢哺羅陀子！

世尊無量方便說，若故作業，作已成者，我說無不受報，或現世受，或後世受。若不故作業，作已成者，我不說必受報也。」

異學哺羅陀子問尊者三彌提：「若故作業，作已成者，當受何報？」

尊者三彌提答曰：「賢哺羅陀子！若故作業，作已成者，必受苦也。」

異學哺羅陀子復問尊者三彌提曰：「賢三彌提！汝於此法、律學道幾時？」

尊者三彌提答曰：「賢哺羅陀子！我於此法、律學道未久，始三年耳。」於是，異學哺羅陀子便作是念：「年少比丘尚能護師，況復舊學上尊上尊人耶？」於是，異學哺羅陀子聞尊者三彌提所說，不是不非，即從座起，奮頭而去。

彼時，尊者大周那去尊者三彌提晝行坐處不遠。於是，尊者大周那謂尊者三彌提與異學哺羅陀子所共論者，彼盡誦習，善受持已，即從座起，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謂尊者三彌提與異學哺羅陀子所共論者，盡向尊者阿難說之。

尊者阿難聞已，語曰：「賢者周那！得因此論，可往見佛，奉獻世尊。賢者周那！今共詣佛，具向世尊而說此義，或能因是得從世尊聞異法也。」

於是，尊者阿難、尊者大周那共往詣佛。尊者大周那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難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彼時，尊者阿難語曰：「賢者大周那！可說，可說。」

於是，世尊問曰：「阿難！周那比丘欲說何事？」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今自當聞。」於是，尊者大周那謂尊者三彌提與異學哺羅陀子所共論者盡向佛說。

世尊聞已，告曰：「阿難！看三彌提比丘癡人無道。所以者何？異學哺羅陀子問事不定，而三彌提比丘癡人一向答也。」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若三彌提比丘因此事說，所有覺者是苦，當何咎耶？」

世尊呵尊者阿難曰：「看！阿難比丘亦復無道。阿難！此三彌提癡人，彼異學哺羅陀子盡問三覺，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阿難！若三彌提癡人為異學哺羅陀子所問，如是答者：

『賢哺羅陀子！若故作樂業，作已成者，當受樂報；若故作苦業，作已成者，當受苦報；若故作不苦不樂業，作已成者，當受不苦不樂報。』阿難！若三彌提癡人為異學哺羅陀子所問，如是答者，異學哺羅陀子眼尚不敢視三彌提癡人，況復能問如是事耶？阿難！若汝從世尊問分別大業經者，於如來倍復增上心靖得喜。」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分別大業經者，諸比丘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阿難！或有一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阿難！或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阿難！或有一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

「阿難！若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若有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無身惡行，亦無身惡行報，無口、意惡行，亦無口、意惡行報。所以者何？我

見彼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若更有如是比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善處天中。』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耶？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

「阿難！若有一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若有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無身妙行，亦無身妙行報，無口、意妙行，亦無口、意妙行報。所以者何？我見彼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若更有如是比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惡處地獄中。』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耶？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

「阿難！若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若有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有身惡行，亦有身惡行報，有口、意惡行，亦有口、意惡行報。所以者何？我見彼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若更有如是比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惡處地獄中。』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耶？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

「阿難！若有一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若有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有身妙行，亦有身妙行報，有口、意妙行，亦有口、意妙行報。所以者何？我見彼離殺、

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若更有如是比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善處天中。』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耶？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

「阿難！於中若有一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說：『無身惡行，亦無身惡行報，無口、意惡行，亦無口、意惡行報。』者，我不聽彼。若作是說：『我見彼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我聽彼也。若作是說：『若更有如是比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善處天中。』者，我不聽彼。若作是說：『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者，我不聽彼。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者，我不聽彼。所以者何？阿難！如來知彼人異。

「阿難！於中若有一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說：『無身妙行，亦無身妙行報，無口、意妙行，亦無口、意妙行報。』我不聽彼。若作是說：『我見彼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我聽彼也。若作是說：『若更有如是比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惡處地獄中。』者，我不聽彼。若作是說：『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者，我不聽彼。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者，我不聽彼。所以者何？阿難！如來知彼人異。

「阿難！於中若有一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說：『有身惡行，亦有身惡行報，有口、意惡行，亦有口、

意惡行報。』我聽彼也。若作是說：『我見彼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我聽彼也。若作是說：『若更有如是比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惡處地獄中。』者，我不聽彼。若作是說：『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者，我不聽彼。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者，我不聽彼。所以者何？阿難！如來知彼人異。

「阿難！於中若有一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說：『有身妙行，亦有身妙行報，有口、意妙行，亦有口、意妙行報。』者，我聽彼也。若作是說：『我見彼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我聽彼也。若作是說：『若更有如是比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善處天中。』者，我不聽彼。若作是說：『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者，我不聽彼。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者，我不聽彼。所以者何？阿難！如來知彼人異。

「阿難！若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彼若本作不善業，作已成者，因不離、不護故，彼於現法中受報訖而生於彼，或復因後報故，彼不以此因、不以此緣，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或復本作善業，作已成者，因離、護故，未盡應受善處報，彼因此緣此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或復死時生善心，心所有法正見相應，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阿難！如來知彼人為如是也。

「阿難！若有一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

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彼若本作善業，作已成者，因離、護故，彼於現法中受報訖而生於彼。或復因後報故，彼不以此因、不以此緣，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或復本作不善業，作已成者，因不離、不護故，未盡應受地獄報，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或復死時生不善心，心所有法邪見相應，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阿難！如來知彼人為如是也。

「阿難！若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彼即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或復本作不善業，作已成者，因不離、不護故，未盡應受地獄報，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或復死時生不善心，心所有法邪見相應，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阿難！如來知彼人為如是也。

「阿難！若有一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彼即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或復本作善業，作已成者，因離、護故，未盡應受報，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或復死時生善心，心所有法正見相應，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阿難！如來知彼人為如是也。

「復次，有四種人，或有人無有似有，或有似無有，或無有似無有，或有似有。阿難！猶如四種[木\*奈]，或[木\*奈]不熟似熟，或熟似不熟，或不熟似不熟，或熟似熟。如是，阿難！四種[木\*奈]喻人，或有人無有似有，或有似無有，或無有似無有，或有似有。」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分別大業經竟(三千五百七字)**

## 中阿含經心品受法經一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真實有四種受法。云何為四？或有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或有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或有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或有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

「云何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或有沙門、梵志，快莊嚴女共相娛樂，作如是說：『此沙門、梵志於欲見當來有何恐怖，有何災患，而斷於欲，施設斷欲？此快莊嚴於女身體樂更樂觸。』彼與此女共相娛樂，於中遊戲，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方作是念：『彼沙門、梵志於欲見此當來恐怖，見此災患故，斷於欲，施設斷欲。我等因欲、諍欲、緣欲故，受如是極苦、甚重苦也。』

「猶春後月，日中極熱，有葛藤子，日炙圯迸，墮一娑羅樹下。彼時，娑羅樹神因此故而生恐怖，於是，彼樹神若邊傍種子村神、村百穀藥木有親親朋友樹神，於種子見當來有恐怖、有災患故，便往至彼樹神所，而慰勞曰：『樹神勿怖！樹神勿怖！今此種子或為鹿食，或孔雀食，或風吹去，或村火燒，或野火燒，或敗壞不成種子。如是，樹神！汝得安隱。若此種子非為鹿食，非孔雀食，非風吹去，非村火燒，非野火燒，亦非敗壞不成種子，此種子不缺不穿，亦不剖坼，不為風、雨、日所中傷，得大雨漬，便速生也。』

「彼樹神而作是念：『以何等故？彼邊傍種子村神、村百穀藥木親親朋友樹神，於種子見當來有何恐怖？有何災患？而來慰勞我言：『樹神勿怖！樹神勿怖！樹神！此種子或為鹿食，或孔雀食，或風吹去，或村火燒，或野火燒，或敗壞不成種子。』

如是，樹神！汝得安隱。若此種子非為鹿食，非孔雀食，非風吹去，非村火燒，非野火燒，亦非敗壞不成種子，此種子不缺不穿，亦不剖坼，不為風、雨、日所中傷，得大雨漬，便速生也。」』成莖枝葉柔軟成節，觸體喜悅，此莖枝葉柔軟成節，觸體喜悅，樂更樂觸。此緣樹成大枝節葉，纏裹彼樹，覆蓋在上。覆蓋在上已，彼樹神方作是念：『彼邊傍種子村神、村百穀藥木親親朋友樹神，於種子見此當來恐怖，見此災患故，而來慰勞我言：「樹神勿怖！樹神勿怖！此種子或為鹿食，或孔雀食，或風吹去，或村火燒，或野火燒，或敗壞不成種子。如是，樹神！汝得安隱。若此種子非為鹿食，非孔雀食，非風吹去，非村火燒，非野火燒，亦非敗壞不成種子，此種子不缺不穿，亦不剖坼，不為風、雨、日所中傷，得大雨漬，便速生也。」我因種子、緣種子故，受此極苦甚重苦也。』

「如是，或有沙門、梵志，快莊嚴女共相娛樂，作如是說：『此沙門、梵志於欲見當來有何恐怖，有何災患，而斷於欲，施設斷欲？此快莊嚴於女身體樂更樂觸。』彼與此女共相娛樂，於中遊戲，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方作是念：『彼沙門、梵志於欲見此當來恐怖，見此災患故，斷於欲，施設斷欲。我等因欲、諍欲、緣欲故，受如是極苦甚重苦也。』是謂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

「云何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或有一自然重濁欲、重濁恚、重濁癡，彼數隨欲心，受苦憂感，數隨恚心、癡心，受苦憂感。彼以苦以憂，盡其形壽，修行梵行，乃至啼泣墮淚，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是謂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

「云何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或有沙門、梵志裸形無衣，或以手為衣，或以葉為衣，或以珠為衣，或不以瓶取水，

或不以櫬取水，不食刀杖劫抄之食，不食欺妄食，不自往，不遣信，不來尊，不善尊、不住尊。若有二人食，不在中食，不懷妊家食，不畜狗家食，家有糞蠅飛來而不食，不噉魚，不食肉，不飲酒，不飲惡水，或都不飲，學無飲行。或噉一口，以一口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口，以七口為足。或食一得，以一得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得為足。或日一食，以一食為足，或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一食，以一食為足。或食菜茹，或食稗子，或食[桴-天+示]米，或食雜[𪎭-夫+黃]，或食頭頭邏食，或食龐食。或至無事處，依於無事，或食根，或食果，或食自落果。或持連合衣，或持毛衣，或持頭舍衣，或持毛頭舍衣，或持全皮，或持穿皮，或持全穿皮。或持散髮，或持編髮，或持散編髮，或有剃髮，或有剃鬚，或剃鬚髮，或有拔髮，或有拔鬚，或拔鬚髮。或住立斷坐，或修蹲行，或有臥刺，以刺為床，或有臥草，以草為床。或有事水，晝夜手抒。或有事火，竟昔燃之。或事日、月、尊祐大德，叉手向彼。如此之比，受無量苦，學煩熱行，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是謂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

「云何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或有一自然不重濁欲、不重濁恚、不重濁癡，彼不數隨欲心，受苦憂感，不數隨恚心、癡心，受苦憂感，彼以樂以喜，盡其形壽，修行梵行，乃至歡悅心。彼受此法，成具足已，五下分結盡，化生於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是謂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世間真實有是四種受法者，因此故說。」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受法經竟(一千五百八十三字)**



## 中阿含經心品受法經二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劍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世間如是欲、如是望、如是愛、如是樂、如是意，令不喜、不愛、不可法滅，喜、愛、可法生。彼如是欲、如是望、如是愛、如是樂、如是意，然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此是癡法。我法甚深，難見、難覺、難達。如是我法甚深，難見、難覺、難達，不喜、不愛、不可法滅，喜、愛、可法生，是不癡法。

「世間真實有四種受法。云何為四？或有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或有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或有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或有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

「云何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或有一自樂自喜殺生，因殺生，生樂生喜，彼自樂自喜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因邪見，生樂生喜。如是身樂、心樂，不善從、不善生，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謂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

「云何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或有一自苦自憂斷殺，因斷殺，生苦生憂，彼自苦自憂斷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斷邪見，因斷邪見，生苦生憂。如是身苦、心苦，善從、善生，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是謂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

「云何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或有一自苦自憂殺生，因殺生，生苦生憂，彼自苦自憂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因邪見生苦、生憂。如是身苦、心苦，不善從、不善生，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謂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

「云何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或有一自樂自喜斷殺，因斷殺，生樂生喜，彼自樂自喜斷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斷

邪見，因斷邪見，生樂生喜。如是身樂、心樂，善從、善生，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是謂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

「若有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不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猶如阿摩尼藥，一分好色香味，然雜以毒，或有人為病故服，服時好色香味，可口而不傷咽，服已在腹，便不成藥。如是此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不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是謂癡法。

「若有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不知如真已，便不習行而斷之，不習行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是謂癡法。

「若有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不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猶如大小便，復雜以毒，或有人為病故服，服時惡色臭無味，不可口而傷咽，服已在腹便不成藥。如是此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不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是謂癡法。

「若有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不知如真已，便不習行而斷之，不習行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是謂癡法。彼習行法不知如真，不習行法不知如真，習行法不知如真，不習行法不知如真已，不習行法習，習行法不習，不習行法習，習行法不習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

是謂癡法。

「若有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知如真已，便不習行而斷之，不習行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是謂慧法。若有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猶如大小便和若干種藥，或有人為病故服，服時惡色臭無味，不可口而傷咽，服已在腹便成藥。如是此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是謂慧法。

「若有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知如真已，便不習行而斷之，不習行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是謂慧法。若有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猶如酥、蜜和若干種藥，或有人為病故服，服時好色香味，可口而不傷咽，服已在腹便成藥。如是此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是謂慧法。彼習行法知如真，不習行法知如真，習行法知如真，不習行法知如真已，便習行法習，不習行法不習，習行法習，不習行法不習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是謂慧法。世間真實有是四種受法者，因此故說。」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受法經竟(一千五百七十五字)**

## 中阿含經大品癡慧地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為汝說愚癡法、智慧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云何愚癡法？愚癡人有三相愚癡標、愚癡像，謂成就愚癡人說愚癡也。云何為三？愚癡人思惡思、說惡說、作惡作，是以愚癡人說愚癡也。若愚癡人不思惡思，不說惡說，不作惡作者，不應愚癡人說愚癡也。以愚癡人思惡思、說惡說、作惡作故，是以愚癡人說愚癡也。彼愚癡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三種憂苦。云何愚癡人身心則受三種憂苦耶？愚癡人者，或有所行，或聚會坐，或在道巷，或在市中，或四衢頭，說愚癡人相應事也。愚癡人者，殺生、不與取、行邪淫、妄言，乃至邪見，及成就餘無量惡不善之法。若成就無量惡不善法者，他人見已，便說其惡。彼愚癡人聞已，便作是念：『若成就無量惡不善之法，他人見已，說其惡者，我亦有是無量惡不善之法，若他知者，亦當說我惡。』是謂愚癡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一憂苦。

「復次，彼愚癡人又見王人收捉罪人，種種苦治，謂截手、截足，并截手足，截耳、截鼻，并截耳鼻，或齮齮割，拔鬚、拔髮，或拔鬚髮，或著檻中衣裏火燒，或以沙壅草纏火熬，或內鐵驢腹中，或著鐵猪口中，或置鐵虎口中燒，或安銅釜中，或著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以鈎鈎，或臥鐵床以沸油澆，或坐鐵臼以鐵杵擣，或毒龍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撻，或以棒打，或活貫標頭，或梟其首。彼愚癡人見已，便作是念：

『若成就無量惡不善法者，王知捉已，如是考治，我亦有是無量惡不善之法，若王知者，亦當苦治考我。』如是，是謂愚癡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二憂苦。

「復次，彼愚癡人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若時疾病受苦，或坐臥床，或坐臥榻，或坐臥地，身生極苦甚苦，乃至命欲斷。彼所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彼於爾時懸向在上，猶如晡時，日下高山，影懸向在地，如是彼所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彼於爾時懸向在上。彼作是念：『此是我身惡行，口、意惡行，懸向在上。我於本時不作福、多作惡，若有處作惡者，凶暴作無理事，不作福、不作善、不作恐怖，所歸命、所依怙，我至彼惡處。』從是生悔，生悔已，不賢死，不善命終。是謂愚癡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三憂苦。

「復次，彼愚癡人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既生彼已，受於苦報，一向不可愛、不可樂、意不可念，若作是說：『一向不可愛、不可樂、意不可念者，是說地獄。所以者何？彼地獄者，一向不可愛、不可樂、意不可念。』」

爾時，有一比丘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地獄苦云何？」

世尊答曰：「比丘！地獄不可盡說，所謂地獄苦。比丘！但地獄苦唯有苦。」

比丘復問曰：「世尊！可得以喻現其義也。」

世尊答曰：「亦可以喻現其義也。比丘！猶如王人收賊，送詣刹利頂生王所，白曰：『天王！此賊人有罪，願天王治。』刹利頂生王告曰：『汝等將去治此人罪，朝以百矛刺。』王人受教，便將去治，朝以百矛刺，彼人故活。刹利頂生王問曰：『彼人云何？』王人答曰：『天王！彼人故活。』刹利頂生王

復告曰：『汝等去！日中復以百矛刺。』王人受教，日中復以百矛刺，彼人故活。剎利頂生王復問曰：『彼人云何？』王人答曰：『天王！彼人故活。』剎利頂生王復告曰：『汝等去！日西復以百矛刺。』王人受教，日西復以百矛刺，彼人故活，然彼人身一切穿決破碎壞盡，無一處完，至如錢孔。剎利頂生王復問曰：『彼人云何？』王人答曰：『天王！彼人故活，然彼身一切穿決破碎壞盡，無一處完，至如錢孔。』比丘！於意云何？若彼人一日被三百矛刺，彼人因是身心受惱極憂苦耶？」

比丘答曰：「世尊！被一矛刺，尚受極苦，況復一日受三百矛刺，彼人身心豈不受惱極憂苦也？」

於是，世尊手取石子，猶如小豆，告曰：「比丘！汝見我手取此石子，如小豆耶？」

比丘答曰：「見也。世尊！」

世尊復問曰：「比丘！於意云何？我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何者為大？」

比丘答曰：「世尊手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極大甚大。」

世尊告曰：「比丘！若我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極大甚大。如是，比丘！若此人一日被三百矛刺，彼因緣此，身心受惱極重憂苦，比地獄苦，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地獄中極苦甚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斧洞然俱熾，斫治其身，或作八楞，或為六楞，或

為四方，或令團圓，或高或下，或好或惡。彼如是考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鉞洞然俱熾，斫治其身，或作八楞，或為六楞，或為四方，或令團圓，或高或下，或好或惡。彼如是考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槍洞然俱熾，強令坐上，便以鐵鉗鉗開其口，則以鐵丸洞然俱熾，著其口中，燒脣燒舌，燒斷燒咽，燒心燒胃，從身下出。彼如是考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鏹洞然俱熾，令強坐上，便以鐵鉗鉗開其口，則以融銅灌其口中，燒脣燒舌，燒斷燒咽，燒心燒胃，從身下出。彼如是考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地洞然俱熾，令仰向臥，挖五縛治，兩手兩足以鐵釘釘，以一鐵釘別釘其腹。彼如是考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地洞然俱熾，令其伏地，從口出舌，以百釘張無皺無縮，猶如牛皮以百釘張無皺無縮。如是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地洞然俱熾，令其伏地，從口出舌，

以百釘張無皺無縮。彼如是考治者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以手捉其頭皮剝下至足，從足剝皮上至其頭，則以鐵車洞然俱熾，以縛著車，便於鐵地洞然俱熾，牽挽往來。彼如是考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以火洞然俱熾，使揚撲地，復使手取，自灌其身。彼如是考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以火山洞然俱熾，令其上下，彼若下足，其皮肉血即便燒盡，若舉足時，其皮肉血還生如故。彼如是考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以大鐵釜洞然俱熾，倒舉其身，足上頭下，以著釜中，彼於其中，或上或下，或至方維，自體沫出，還煮其身，猶如大豆、小豆、蘊豆、苦豆、芥子著多水釜中，下極然火，彼豆於中，或上或下，或至方維，自沫纏煮。如是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以大鐵釜洞然俱熾，倒舉其身，足上頭下，以著釜中，彼於其中，或上或下，或至方維，自體沫出，還煮其身。彼如是考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彼地獄中有獄，名六更樂，若眾生



生彼中，既生彼已，若眼見色，不熹不可，非是熹可，意不潤愛，非是潤愛，意不善樂，非是善樂，耳所聞聲、鼻所嗅香、舌所嘗味、身所覺觸、意所知法，不熹不可，非是喜可，意不潤愛，非是潤愛，意不善樂，非是善樂，是謂地獄苦。

「比丘！我為汝等無量方便說彼地獄，說地獄事，然此地獄苦不可具說，但地獄唯有苦。比丘！若愚癡人或時從地獄出，生畜生者，畜生亦甚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眾生生畜生中，謂彼閻冥中生，閻冥中長，閻冥中死，彼為云何？謂地生蟲。愚癡人者，以本時貪著食味，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畜生中，謂閻冥中生，閻冥中長，閻冥中死，是謂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眾生生畜生中，謂身中生，身中長，身中死。彼為云何？謂名瘡蟲。愚癡人者，以本時貪著食味，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畜生中，謂身中生，身中長，身中死，是謂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眾生生畜生中，謂水中生，水中長，水中死。彼為云何？謂魚、摩竭魚、龜、鼃、婆留尼、提鼻、提鼻伽羅、提鼻伽羅。愚癡人者，以本時貪著食味，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畜生中，謂水中生，水中長，水中死，是謂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眾生生畜生中，謂齒齧者生草樹木食。彼為云何？謂象、馬、駱駝、牛、驢、鹿、水牛及猪。愚癡人者，以本時貪著食味，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畜生中，

謂齒齧生草樹木食，是謂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眾生生畜生中，謂彼聞人大小便氣，即走往趣彼，食彼食，猶如男女聞飲食香，即便往趣彼，如是說彼食彼食。如是，比丘！若眾生生畜生中，謂彼聞人大小便氣，即走往趣彼，食彼食。彼為云何？謂雞、猪、狗、豺、烏、拘樓羅、拘稜迦。愚癡人者，以本時貪著食味，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畜生中，謂食屎不淨，是謂畜生苦。

「比丘！我為汝等無量方便說彼畜生，說畜生事，然此畜生苦不可具說，但畜生唯有苦。

「比丘！若愚癡人從畜生出，還生為人，極大甚難。所以者何？彼畜生中不行仁義，不行禮法，不行妙善，彼畜生者更相食噉，強者食弱，大者食小。比丘！猶如此地，滿其中水，有一瞎龜，壽命無量百千之歲，彼水上有小輕木板，唯有一孔，為風所吹。比丘！於意云何？彼瞎龜頭寧得入此小輕木板一孔中耶？」

比丘答曰：「世尊！或可得入，但久久甚難。」

世尊告曰：「比丘！或時瞎龜過百年已，從東方來而一舉頭，彼小木板唯有一孔，為東風吹移至南方。或時瞎龜過百年已，從南方來而一舉頭，彼一孔板為南風吹移至西方。或時瞎龜過百年已，從西方來而一舉頭，彼一孔板為西風吹移至北方。或時瞎龜從北方來而一舉頭，彼一孔板為北風吹隨至諸方。比丘！於意云何？彼瞎龜頭寧得入此一孔板耶？」

比丘答曰：「世尊！或可得入，但久久甚難。」

「比丘！如是彼愚癡人從畜生出，還生為人，亦復甚難。所以者何？彼畜生中不行仁義，不行禮法，不行妙善，彼畜生者更相食噉，強者食弱，大者食小。比丘！若愚癡人或時從畜

生出，還生為人，彼若有家，小姓下賤，弊惡貧窮，少有飲食，謂得食甚難。彼為云何？謂獄卒家、工師家、巧手家、陶師家，如是比餘下賤家，弊惡貧窮，少有飲食，謂得食甚難。生如是家，既生彼已，或瞎或跛，或臂肘短，或身偃曲，或用左手，惡色羊面，醜陋短壽，為他所使，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還至惡處，生地獄中。

「猶如二人而共博戲，彼有一人始取如是行，便失奴婢及失妻子，復取己身倒懸烟屋中，彼作是念：『我不食不飲，然我始取如是行。』便失奴婢及失妻子，復取己身倒懸烟屋中。比丘！此行甚少，失奴婢、失妻子，復取己身倒懸烟屋中。比丘！謂此行所可行，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還至惡處，生地獄中。比丘！此諸行最不可愛，實不可樂，非意所念。比丘！非為具足說愚癡法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為具足說愚癡法也。」

世尊告曰：「云何智慧法？彼智慧人有三相智慧標智慧像，謂成就智慧人說智慧也。云何為三？智慧人者，思善思、說善說、作善作，是以智慧人說智慧也。若智慧人不思善思，不說善說，不作善作者，不應智慧人說智慧也。以智慧人思善思、說善說、作善作故，是智慧人說智慧也。智慧人者，於現法中，身心則受三種喜樂。云何智慧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三種喜樂也？智慧人者，或有所行，或聚會坐，或在道巷，或在市中，或四衢頭，說智慧人相應事也。智慧人者，斷殺、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斷邪見得正見，及成就餘無量善法。若成就無量善法者，他人見已，便稱譽之。彼智慧人聞已，便作是念：『若成就無量善法，他人見已稱譽者，我亦有是無量善

法，若他知者，亦當稱譽我。』是謂智慧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一喜樂。

「復次，彼智慧人又見王人種種治賊，謂截手、截足，并截手足，截耳、截鼻，并截耳鼻，或嚙嚙割，拔鬚、拔髮，或拔鬚髮，或著檻中衣裏火燒，或以沙壅草纏火熱，或內鐵驢腹中，或著鐵猪口中，或置鐵虎口中燒，或安銅釜中，或著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以鉤鉤，或臥鐵床以沸油澆，或坐鐵臼以鐵杵擣，或毒龍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撻，或以棒打，或活貫標頭，或梟其首。彼智慧人見已，便作是念：『若成就無量惡不善法者，王知捉已，如是考治。我無是無量惡不善之法，若王知者，終不如是苦治於我。』是謂智慧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二喜樂。

「復次，彼智慧人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若時疾病，或坐臥床，或坐臥榻，或坐臥地，或身生極苦甚重苦，乃至命欲斷。彼所有身妙行，口、意妙行，彼於爾時懸向在上，猶如晡時，日下高山，影懸向在地，如是彼所有身妙行，口、意妙行，彼於爾時懸向在上。彼作是念：『此是我身妙行，口、意妙行，懸向在上，我於本時不作惡、多作福。若有處不作惡者，不凶暴，不作無理事，作福、作善、作恐怖，所歸命、所依怙，我至彼善處。而不生悔，不生悔已，賢死善命終。』是謂智慧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三喜樂。

「復次，彼智慧人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上生天中。既生彼已，受於樂報，一向可愛、一向可樂而意可念，若作是念：『一向可愛、一向可樂而意可念者，是說善處。所以者何？彼善處者，一向可愛，一向可樂而意可念。』」

爾時，有一比丘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

「世尊！善處樂云何？」

世尊答曰：「比丘！善處不可盡說，所謂善處樂，但善處唯有樂。」

比丘復問曰：「世尊！可得以喻現其義耶？」

世尊答曰：「亦可以喻現其義也。猶如轉輪王成就七寶、四種人如意足。比丘！於意云何？彼轉輪王成就七寶、四種人如意足，彼因是身心受極喜樂耶？」

比丘答曰：「世尊！成就一寶、一人如意足，尚受極喜樂，況復轉輪王成就七寶、四種人如意足，非為受極喜樂耶？」

於是，世尊手取石子，猶如小豆，告曰：「比丘！汝見我手取此石子如小豆耶？」

比丘答曰：「見也。世尊！」

世尊復問曰：「比丘！於意云何？我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何者為大？」

比丘答曰：「世尊手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極大甚大。」

世尊告曰：「比丘！若我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極大甚大。如是，比丘！若轉輪王成就七寶、四種人如意足，彼人身心受極喜樂，比諸天樂，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所謂善處樂但善處唯有樂。」

「比丘！云何善處樂？彼有善處，名六更樂。若眾生彼中，既生彼已，若眼見色，意所喜可，彼是喜可，意所潤愛，彼是潤愛，意所善樂，彼是善樂。耳所聞聲、鼻所嗅香、舌所嘗味、身所覺觸、意所知法，意所喜可，彼是喜可，意所潤愛，

彼是潤愛，意所善樂，彼是善樂，是謂善處樂。比丘！我為汝等無量方便，說彼善處說善處事，然此善處樂不可具說，但善處唯有樂。

「比丘！若智慧人或時從善處來，下生人間。若有家者，極大富樂，錢財無量，多諸畜牧，封戶、食邑、米穀豐溢，及若干種諸生活具，彼為云何？謂剎利大長者家、梵志大長者家、居士大長者家，及餘極大富樂，錢財無量，多諸畜牧，封戶、食邑、米穀豐溢，及若干種諸生活具。生如是家，端正可愛，眾人敬順，極有名譽，有大威德，多人所愛，多人所念，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還至善處，生於天中。

「猶如二人而共博戲，彼有一人始求取如是行，多得錢財，彼作是念：『我不田作，然我始取如是行，多得錢財。』比丘！此行甚少，謂多得錢財。比丘！謂此所行，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還至善處，生於天中。比丘！此諸行，是行最可愛、最可樂、最可意所念。比丘！非為具足說智慧人法耶？」

比丘白曰：「唯然。世尊！為具足說智慧人法。」

世尊告曰：「是謂愚癡人法、智慧人法，汝等應當知愚癡人法、智慧人法，知愚癡人法、智慧人法已，捨愚癡人法，取智慧人法，當如是學。」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癡慧地經竟(五千六百三十八字)

## 雜阿含經（五〇八至五三四）

（五〇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比丘共在耆闍崛山中。

尊者勒叉那晨朝詣尊者大目犍連所，語尊者大目犍連：「共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時，尊者大目犍連默然而許，即共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行至一處，尊者大目犍連心有所念，欣然微笑。

尊者勒叉那見微笑已，即問尊者大目犍連言：「若佛及佛弟子欣然微笑，非無因緣，尊者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

尊者大目犍連言：「所問非時，且入王舍城乞食，還於世尊前，當問是事，是應時問，當為汝說。」

時，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入王舍城乞食而還，洗足，舉衣鉢，俱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犍連：「我今晨朝與汝共出耆闍崛山乞食，汝於一處欣然微笑，我即問汝微笑因緣，汝答我言所問非時，今復問汝何因何緣欣然微笑？」

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勒叉那：「我路中見一眾生，身如樓閣，啼哭號呼，憂悲苦痛，乘虛而行。我見是已，作是思惟：『如是眾生受如此身，而有如是憂悲大苦。』故發微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我聲聞中，住實眼、實智、實義、實法，決定通達，見是眾生，我亦見此眾生，而不說者，恐人不信。所以者何？如來所說，有不信者，是愚癡人長夜受苦。」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彼大身眾生在此王舍城，為屠牛兒，以屠牛因緣故，於百千歲墮地獄中，從地獄出，有屠牛餘罪，得如是身，常受如是憂悲惱苦。如是，諸比丘！如尊者大目犍連所見不異，汝等受持。」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在耆闍崛山。

尊者勒叉那於晨朝時詣尊者大目犍連所，語尊者大目犍連：「共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尊者大目犍連默然而許，即共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行至一處，尊者大目犍連心有所念，欣然微笑。尊者勒叉那見尊者大目犍連微笑，即問言：「尊者！若佛及佛聲聞弟子欣然微笑，非無因緣，尊者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

尊者大目犍連言：「所問非時，且乞食，還於世尊前，當問是事，是應時問。」

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共入城乞食，食已還，洗足，舉衣鉢，俱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犍連：「我今晨朝與汝共入王舍城乞食，汝於一處欣然微笑，我即問汝何因緣笑，汝答我言所問非時，我今問汝何因何緣欣然微笑？」

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勒叉那：「我於路中見一眾生，筋骨相連，舉身不淨，臭穢可厭，烏、鷄、鵲、鷲、野干、餓狗隨而攫食，或從脇肋探其內藏而取食之，極大苦痛，啼哭號呼。我見是已，心即念言：『如是眾生得如是身，而受如是不饒益苦。』」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哉！比丘！我聲聞中住實眼、實智、實義、實法，決定通達，見如是眾生。我亦見是眾生，而不說者，恐不信故。所以者何？如來所說，有不信者，是愚



癡人長夜當受不饒益苦。諸比丘！是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為屠牛弟子，緣屠牛罪故，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彼屠牛惡行餘罪緣故，今得此身，續受如是不饒益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汝等受持。」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一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在耆闍崛山中。

尊者勒叉那於晨朝時詣尊者大目犍連所，語尊者大目犍連：「共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尊者大目犍連默然而許，即共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行至一處，尊者大目犍連心有所念，欣然微笑。尊者勒叉那見尊者大目犍連微笑，即問言：「尊者！若佛及佛聲聞弟子欣然微笑，非無因緣，尊者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

尊者大目犍連言：「所問非時，且乞食，還於世尊前，當問是事，是應時問。」

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共入城乞食已，還洗足，舉衣鉢，俱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犍連：「我今晨朝共入王舍城乞食，汝於一處欣然微笑，我即問汝微笑因緣，汝答我言所問非時，我今問汝何因何緣欣然微笑？」

尊者大目犍連語勒叉那：「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舉身無皮，純一肉段，乘空而行，烏、鷄、鵠、鷺、野干、餓狗隨而獲食，或從脇肋探其內藏而取食之，苦痛切迫，啼哭號呼。我即思惟：『如是眾生得如是身，乃受如是不饒益苦。』」

佛告諸比丘：「善哉！比丘！我聲聞中，住實眼、實智、實義、實法，決定通達，見是眾生，我亦見是眾生，而不說者，恐不信故。所以者何？如來所說，有不信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受不饒益苦。諸比丘！是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為屠羊者，緣斯罪故，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今得此身，餘罪緣故，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無異，汝等受持。」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一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犍連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舉體無皮，形如脯腊，乘虛而行。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為屠羊弟子，屠羊罪故，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今得此身，續受斯罪。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無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一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見一大身眾生，舉體無皮，形如肉段，乘虛而行。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自墮其胎，緣斯罪故，墮地獄中已百千歲，受無量苦，以餘罪故，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無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一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犍連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舉體生毛，毛如大針，針皆火然，還燒其體，痛徹骨髓。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為調象士，緣斯罪故，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調象士，如是調馬士、調牛士、好讒人者，及諸種種苦切人者，亦復如是。

(五一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犍連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舉身生毛，毛利如刀，其毛火然，還割其體，痛徹骨髓。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好樂戰諍，刀劍傷人，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一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犍連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遍身生毛，其毛似箭，皆悉火然，還燒其身，痛徹骨髓。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曾為獵

師，射諸禽獸，緣斯罪故，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一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舉體生毛，毛如[矛\*贊]矛，毛悉火然，還燒其身，痛徹骨髓。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為屠猪人，[矛\*贊]殺群猪，緣斯罪故，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一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無頭眾生，兩邊生目，胸前生口，身常流血，諸蟲啖食，痛徹骨髓。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好斷人頭，緣斯罪故，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斷人頭，捉頭亦如是。

（五一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我於路中見一眾生，陰卵如瓮，坐則踞上，行則肩擔。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王舍城作鍛銅師，偽器欺人，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鍛銅師，如是斗秤欺人、村主、市監，亦復如是。

### （五一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見一眾生，以銅鐵羅網自纏其身，火常熾然，還燒其體，痛徹骨髓，乘虛而行。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為捕魚師，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捕魚師，捕鳥、網兔，亦復如是。

### （五二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見一眾生，頂有鐵磨，盛火熾然，轉磨其頂，乘虛而行，受無量苦。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為卜占女人，轉式卜占，欺妄惑人，以求財物，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見一眾生，其身獨轉，猶若旋風，乘虛而行。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為卜占師，誤惑多人，以求財物，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二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見一眾生，偃身藏行，狀如恐怖，舉體被服，悉皆火然，還燒其身，乘虛而行。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王舍城好行他姪，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時，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勒叉那比丘晨朝共入波羅[木\*奈]城乞食，於路中，尊者大目犍連思惟顧念，欣然微笑。

時，尊者勒叉那白尊者大目犍連言：「世尊及世尊弟子欣然微笑，必有因緣，何緣尊者今日欣然微笑？」

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勒叉那：「此非時問，且乞食，還詣

世尊前，當問此事。」

時，俱入城乞食，還洗足，舉衣鉢，俱詣世尊，稽首禮足，退坐一面。時，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犍連：「晨朝路中何因何緣欣然微笑？」

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勒叉那：「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舉體膿壞，臭穢不淨，乘虛而行，烏、鴉、鵲、鷲、野干、餓狗隨逐攫食，啼哭號呼，我念眾生得如是身，受如是苦，一何痛哉！」

佛告諸比丘：「我亦見此眾生，而不說者，恐不信故。所以者何？如來所說，有不信者，是愚癡人長夜受苦。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波羅[木\*奈]城為女人賣色自活。時，有比丘於迦葉佛所出家，彼女人以不清淨心請彼比丘，比丘直心受請，不解其意，女人瞋恚，以不淨水灑比丘身，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乃至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舉體火然，乘虛而行，啼哭號呼，受諸苦痛。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波羅[木\*奈]城為自在王第一夫人，與王共宿，起瞋恚心，以然燈灑王身上，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二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我於路中見一眾生，舉體糞穢，以塗其身，亦食糞穢，乘虛而行，臭穢苦惱，啼哭號呼。」乃至佛告諸比丘：

「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波羅[木\*奈]城為自在王師婆羅門，以憎嫉心，請迦葉佛聲聞僧，以糞著飯下，試惱眾僧，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二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頭上有大銅鑊，熾然滿中，洋銅流灌身體，乘虛而行，啼哭號呼。」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所出家，為知事比丘，有檀越送油應付諸比丘。時，有眾多客比丘，知事比丘不時分油待客，比丘去然後乃分，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二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有熾熱鐵丸從身出入，乘虛而行，



苦痛切迫，啼哭號呼。」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次守眾僧果園，盜取七果，持奉和上，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二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其舌廣長，見有利鉞，炎火熾然，以鉞其舌，乘虛而行，啼哭號呼。」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以斧破石蜜，供養眾僧，著斧刃者，盜取食之，緣斯罪故，入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二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我於路中見是大身眾生，有雙鐵輪在兩脇下，熾然旋轉，還燒其身，乘虛而行，啼哭號呼。」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持石蜜餅供養眾僧，盜取二餅著於掖下，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三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以熾然鐵葉以纏其身，衣被床臥悉皆熱鐵，炎火熾然，食熱鐵丸，乘虛而行，啼哭號呼。」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為眾僧乞衣食，供僧之餘，輒自受用，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比丘，如是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復如是。

（五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熾然鐵車而駕其頸，拔其頸筋，及連四脚筋以勒其頸，行熱鐵地，乘虛而去，啼哭號呼。」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舍衛國駕乘牛車以自生活，緣斯罪故，於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三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其舌長廣，熾然鐵釘以釘其舌，乘虛而行，啼哭號呼。」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為摩摩帝，呵責諸比丘言：『諸長老！汝等可去此處，儉薄不能相供，各隨意去，求豐樂處，饒衣食所，衣、食、床臥、應病湯藥，可得不乏。』先住比丘悉皆捨去，客僧聞之亦復不來，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三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比丘之像，皆著鐵葉以為衣服，舉體火然，亦以鐵鉢盛熱鐵丸而食之。」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作摩摩帝，惡口形名諸比丘，或言此是惡禿，此惡風法，此惡衣服，以彼惡口故，先住者去，未來不來，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三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乃至佛告諸比丘：「此眾生者，過去世時，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好起諍訟，鬪亂眾

僧，作諸口舌，令不和合，先住比丘厭惡捨去，未來者不來，緣斯罪故，已地獄中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此身續受斯苦。諸比丘！如大目犍連所見，真實不異，當受持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九〇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來詣佛所，面前問訊慰勞，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聞古昔歌舞戲笑耆年宿士作如是說：『若伎兒於大眾中歌舞戲笑，作種種伎，令彼大眾歡樂喜笑，以是業緣，身壞命終，生歡喜天。』於此，瞿曇法中所說云何？」

佛告聚落主：「且止！莫問此義。」如是再三，猶請不已。

佛告聚落主：「我今問汝，隨汝意答。古昔此聚落眾生不離貪欲、貪欲縛所縛，不離瞋恚、瞋恚縛所縛，不離愚癡、愚癡縛所縛。彼諸伎兒於大眾坐中，種種歌舞伎樂嬉戲，令彼眾人歡樂喜笑。聚落主！當其彼人歡樂喜笑者，豈不增長貪、恚、癡縛耶？」

聚落主白佛言：「如是，瞿曇！」

「聚落主！譬如有人以繩反縛，有人長夜以惡心欲令此人非義饒益，不安不樂，數數以水澆所縛繩，此人被縛豈不轉增急耶？」

聚落主言：「如是，瞿曇！」

佛言：「聚落主！古昔眾生亦復如是，不離貪欲、瞋恚、癡縛，緣彼嬉戲歡樂喜笑，更增其縛。」

聚落主言：「實爾，瞿曇！彼諸伎兒令其眾生歡樂喜笑，轉增貪欲、瞋恚、癡縛。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善趣者，無有是處！」

佛告聚落主：「若言古昔伎兒能令大眾歡樂喜笑，以是業緣，生歡喜天者，是則邪見！若邪見者，應生二趣，若地獄趣、若畜生趣。」

說是語時，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悲泣流淚！

爾時，世尊告聚落主：「是故我先三問不答，言聚落主：『且止！莫問此義。』」

聚落主白佛言：「瞿曇！我不以瞿曇說故而悲泣也。我自念，昔來云何為彼愚癡不辨不善諸伎兒輩所見欺誑，言大眾中作諸伎樂，乃至生歡喜天。我今定思：『云何伎兒歌舞嬉戲生歡喜天？』瞿曇！我從今日，捨彼伎兒惡不善業，歸佛、歸法、歸比丘僧。」

佛言：「善哉！聚落主！此真實要。」

爾時，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頂禮佛足，歡喜而去。

## 雜阿含經（九〇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戰鬪活聚落主來詣佛所，恭敬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聞古昔戰鬪活耆年宿士作是言：『若戰鬪活，身被重鎧，手執利器，將士先鋒，堪能方便摧伏怨敵，緣此業報，生箭降伏天。』於瞿曇法中，其義云何？」

佛告戰鬪活：「且止！莫問此義。」

如是再三問，亦再三止之，猶問不已。

佛告聚落主：「我今問汝，隨汝意答。聚落主！於意云何？若戰鬪活，身被甲冑，為戰士先鋒，堪能方便摧伏怨敵，此人豈不先起傷害之心，欲攝縛枷鎖，斫刺殺害於彼耶？」

聚落主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聚落主：「為戰鬪活，有三種惡邪，若身若口若意；以此三種惡邪因緣，身壞命終，得生善趣箭降伏天者，無有是處。」

佛告聚落主：「若古昔戰鬪活耆年宿士，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諸戰鬪活，身被甲冑，手執利器，命敵先登，堪能方便摧伏怨敵，以是因緣，生箭降伏天者，是則邪見。邪見之人，應生二處，若地獄趣、若畜生趣。」

說是語時，彼聚落主悲泣流淚！

佛告聚落主：「以是義故，我先再三語汝：『且止！不為汝說。』」

聚落主白佛言：「我不以瞿曇語故悲泣，我念古昔諸鬪戰活耆年宿士愚癡，不善不辨，長夜，欺誑作如是言：『若戰鬪活，身被甲冑，手執利器，命敵先登，乃至得生箭降伏天。』是故悲泣。我今定思：『諸戰鬪活，惡業因緣，身壞命終，生箭降伏天者，無有是處。』瞿曇！我從今日，捨諸惡業，歸佛、歸法、歸比丘僧。」

佛告聚落主：「此真實要。」

時，戰鬪活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從坐起，作禮而去。

## 雜阿含經（九一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時，有王頂聚落主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王頂聚落主：「今者眾生依於二邊。何等為二？一者樂著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五欲。二者自苦方便，不正、非義饒益。聚落主！有三種樂受欲樂，卑下、田舍、常人凡夫；有三種自苦方便，不正、非義饒益。

「聚落主！何等為三種卑下、田舍、常人凡夫樂受欲樂？有受欲者，非法濫取，不以安樂自供，不供養父母、給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屬、朋友、知識，亦不隨時供養沙門、婆羅門、仰求勝處安樂果報、未來生天，是名世間第一受欲。

「復次，聚落主！受欲樂者，以法、非法濫取財物，以樂自供，供養父母，給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屬、朋友、知識，而不隨時供養沙門、婆羅門、仰求勝處安樂果報、未來生天，是名第二受欲樂者。

「復次，聚落主！有受欲樂者，以法求財，不以濫取，以樂自供，供養父母，給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屬、知識，隨時供養沙門、婆羅門，仰求勝處安樂果報，未來生天，是名第三受欲樂者。

「聚落主！我不一向說受欲平等，我說受欲者其人卑下，我說受欲者是其中人，我說受欲者是其勝人。

「何等為卑下受欲者？謂非法濫取，乃至不仰求勝處安樂果報、未來生天，是名我說卑下者受欲。

「何等為中人受欲？謂受欲者以法、非法而求財物，乃至不求未來生天，是名我說第二中人受欲。

「何等為我說勝人受欲？謂彼以法求財，乃至未來生天，是名我說第三勝人受欲。

「何等為三種自苦方便？是苦非法、不正、非義饒益？有一自苦枯槁活，初始犯戒、污戒，彼修種種苦行，精勤方便住處住，彼不能現法得離熾然、過人法、勝妙知見安樂住。聚落主！是名第一自苦方便枯槁活。

「復次，自苦方便枯槁活，始不犯戒、污戒，而修種種苦行，亦不由此現法得離熾然、過人法、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第二自苦方便枯槁活。

「復次，自苦方便枯槁活，不初始犯戒、污戒，然修種種苦行方便，亦不能現法離熾然、得過人法、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第三自苦方便枯槁活。

「聚落主！我不說一切自苦方便枯槁活悉等，我說有自苦方便是卑劣人，有說自苦方便是中人，有說自苦方便是勝人。

「何等自苦方便卑劣人？若彼自苦方便，初始犯戒、污戒，乃至不得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我說自苦方便卑劣人。

「何等為自苦方便中人？若彼自苦方便，不初始犯戒、污戒，乃至不得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我說自苦方便中間人。

「何等為自苦方便勝人？若彼自苦方便枯槁活，不初始犯戒、污戒，乃至不得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我說自苦方便勝人。

「聚落主！是名三種自苦方便，是苦非法、不正、非義饒益。

「聚落主！有道有跡，不向三種受欲隨順方便，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不向三種自苦方便，是苦非法、不正、非義饒益。聚落主！何等為道，何等為跡，不向三種受欲、三種自苦方便？聚落主！為欲貪障閼故，或欲自害，或欲害他，或欲俱害，現法後世得斯罪報，心法憂苦。瞋恚、癡所障，或欲自害，



或欲害他，或欲俱害，現法後世得斯罪報，心法憂苦。若離貪障，不欲方便自害、害他、自他俱害，不現法後世受斯罪報；彼心、心法常受喜樂，如是離瞋恚、愚癡障閼，不欲自害，不欲害他、自他俱害，不現法後世受斯罪報；彼心、心法常受安樂，於現法中，遠離熾然，不待時節，親近涅槃，即此身現緣自覺知。聚落主！如此現法永離熾然，不待時節，親近涅槃，即此現身緣自覺知者，為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當其世尊說是法時，王頂聚落主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王頂聚落主見法、得法、知法、深入於法，度疑不由於他，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即從坐起，整衣服，合掌白佛：「我今已度。世尊！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從今盡壽為優婆塞。」

時，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 雜阿含經（一一四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世尊！為婆羅門死還生自姓婆羅門家，刹利、瞿舍、首陀羅家耶？」

佛言：「大王！何得如是？大王當知，有四種人。何等為四？有一種人，從冥入冥；有一種人，從冥入明；有一種人，從明入冥；有一種人，從明入明。

「大王！云何為一種人從冥入冥？謂有人生卑姓家，若生旃陀羅家、魚獵家、竹作家、車師家，及餘種種下賤工巧業家，貧窮短命，形體憔悴，而復修行卑賤之家，亦復為人下賤作使，是名為冥。處斯冥中，復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以

是因緣，身壞命終，當生惡趣，墮泥梨中。猶如有人從閤入閤，從廁入廁，以血洗血，捨惡受惡；從冥入冥者亦復如是。是故名為從冥入冥。

「云何名為從冥入明？謂有世人生卑姓家，乃至為人作諸鄙業，是名為冥。然其彼人於此冥中，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受天化生。譬如有人登床跨馬，從馬昇象；從冥入明亦復如是。是名有人從冥入明。

「云何有人從明入冥？謂有世人生富樂家，若刹利大姓、婆羅門大姓家、長者大姓家，及餘種種富樂家生，多諸錢財，奴婢、客使，廣集知識，受身端正，聰明黠慧，是名為明。於此明中，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於惡趣，墮泥梨中。譬如有人從高樓下乘於大象，下象乘馬，下馬乘輿，下輿坐床、下床墮地，從地落坑，從明入冥者亦復如是。

「云何有人從明入明？謂有世人生富樂家，乃至形相端嚴，是名為明。於此明中，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受天化生。譬如有人從樓觀至樓觀。如是，乃至從床至床；從明入明者亦復如是。是名有人從明入明。」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貧窮困苦者，	不信增瞋恨，
慳貪惡邪想，	癡惑不恭敬。
見沙門道士，	持戒多聞者，
毀訾而不譽，	障他施及受。
如斯等士夫，	從此至他世，
當墮泥梨中，	從冥入於冥。
若有貧窮人，	信心少瞋恨，

常生慚愧心，	惠施離慳垢。
見沙門梵志，	持戒多聞者，
謙虛而問訊，	隨宜善供給。
勸人令施與，	歎施及受者，
如是修善人，	從此至他世。
善趣上生天，	從冥而入明，
有富樂士夫，	不信多瞋恨。
慳貪疾惡想，	邪惑不恭敬，
見沙門梵志，	毀咎而不譽。
障他人施惠，	亦斷受施者，
如是惡士夫，	從此至他世。
當生苦地獄，	從明入冥中，
若有富士夫，	信心不瞋恨。
常起慚愧心，	惠施離瞋妬，
見沙門梵志，	持戒多聞者。
先奉迎問訊，	隨宜給所須，
勸人令供養，	歎施及受者。
如是等士夫，	從此至他世，
生三十三天，	從明而入明。」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 雜阿含經（一二四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燒燃法、不燒燃法。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云何燒燃法？若男、若女犯戒行惡不善法，身惡行成就，口、意惡行成就，若彼後時疾病困苦，沈頓床褥，受諸苦毒；當於爾時，先所行惡悉皆憶念。譬如大山，日西影覆。如是眾生先所行惡，身、口、意業諸不善法，臨終悉現，心乃追悔：『咄哉！咄哉！先不修善，但行眾惡，當墮惡趣，受諸苦毒。』憶念是已，心生燒燃，心生變悔；心生悔已，不得善心，命終後世，亦不善心相續生，是名燒燃法。」

「云何不燒燃？若男子、女人受持淨戒，修真實法，身善業成就，口、意善業成就，臨壽終時，身遭苦患，沈頓床褥，眾苦觸身；彼心憶念先修善法，身善行，口、意善行成就，當於爾時，攀緣善法：『我作如是身、口、意善，不為眾惡，當生善趣，不墮惡趣。』心不變悔，不變悔故，善心命終，後世續善，是名不燒燃法。」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已種燒燃業，	依於非法活，
乘斯惡業行，	必生地獄中。
等活及黑繩，	眾合二叫呼，
燒燃極燒燃，	無澤大地獄。
是八大地獄，	極苦難可過，
惡業種種故，	各別十六處。
四周開四門，	中間量悉等，
鐵為四周板，	四門扇亦鐵。
鐵地盛火燃，	其焰普周遍，
縱廣百由旬，	焰焰無間息。
調伏非諸行，	考治強梁者，
長夜加楚毒，	其苦難可見。
見者生恐怖，	悚慄身毛豎，

墮彼地獄時，    足上頭向下。  
止聖柔和心，    修行梵行者，  
於此賢聖所，    輕心起非義。  
及殺害眾生，    墮斯熱地獄，  
宛轉於火中，    猶如火炙魚。  
苦痛號叫呼，    如群戰象聲，  
大火自然生，    斯由自業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佛說較量壽命經

西天中印度惹爛駄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

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苾芻眾言：「眾生壽命較量長短，汝等諦聽。」

諸苾芻言：「世尊！我等樂聞。」

爾時，善逝為諸苾芻說眾生壽命較量等事。諸苾芻眾聞此語已，歡喜踊躍，重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言：「善哉，善哉！汝應諦聽，今為汝說。無間地獄壽命中劫餘，上七種地獄壽命短長不等。苾芻當知，此是地獄壽命較量劫數，受苦畢已然後命終。

「苾芻應知，人中三十晝夜，餓鬼趣中為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以彼長年算數五百，彼餓鬼中方滿壽命。若四大洲較量算數，北洲千歲，西、東二洲如次減半，南洲不定——劫初無量，末後十歲，中間無定。」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眾合常苦惱，業報脣喉乾、  
身毛皆豎立、腹廣大如山、  
髮亂恒覆體、針口細如鋒、  
面目皆擘裂、飢瘦露形容、  
朱髮覆白體、露現於骨節、  
飲惡頸髑髏、常啼哭奔走。  
彼受飢渴苦，困乏恒逼惱，  
苦啼哭聲高，自作須自受。  
貪、瞋違順生，惡業因自造，  
此罪業障熟，餓鬼趣中受。  
東勝身洲人，二百五十歲；  
西俱陀尼洲，壽命年五百；  
北俱盧洲生，壽命定千歲；  
南洲壽無定，後十初叵量。」

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云何北俱盧洲壽命千歲，然後命終？」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當知北俱盧洲皆無我執，無有分別，因行十善，定壽千歲，從此命終，往生天上。如是，北俱盧洲壽命千歲，然後命終。」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貧窮苦有情，愛盜他財物，  
善事不曾修，卑賤他所使。  
富貴有大財，資生皆具足，  
金玉及僮僕，斯人作善事。  
修十善業因，得大富貴果，  
現受北俱盧，快樂生天上。  
北俱盧洲人，世間最快樂，

過去修施因，劫樹妙衣果；  
彼無寒、熱苦，亦無諸病惱，  
色相妙端嚴，過去因修施；  
福勝難破壞，粳米自然生，  
清淨色純白，過去因修施；  
北俱盧洲生，摩尼珠照曜，  
飲食思念成，過去因修施；  
彼洲最安樂，妙藥恒熾盛，  
色、香、味具足，過去因修施；  
彼洲無菜茹，恒食香稻米，  
一受食無盡，過去因修施；  
阿藍梅菓樹，從座食不起，  
枝落菓更生，過去因修施；  
彼水八功德，飲時無病惱，  
安樂腹無傷，過去因修施；  
園林受快樂，妙音恒聽聞，  
適悅常無盡，過去因修施；  
劫樹人皆愛，安樂雨塗香，  
風香無有盡，過去因修施；  
妓樂、妙華香、衣服、嚴身具，  
思念即隨心，過去因修施；  
香草及林巒，柔軟皆廣大，  
愛樂常遊戲，過去因修施；  
彼恒共歡娛，瞋忿常不起，  
無我復無貪，過去因修施；  
每夜至更初，微微降細雨，  
去塵地皆淨，過去因修施；

子長母不識，	命終時無憂，
彼絕貪愛心，	過去因修施；
慈母產嬰兒，	在道棄皆去，
飲乳涌指流，	過去因修施；
命終時皆棄，	悲慟無纖毫，
飛禽遷淨地，	過去因修施；
莊嚴普覆遍，	歌舞皆嬉戲，
適意而快樂，	過去因修施；
彼洲人壽命，	盡皆滿千歲，
中天彼全無，	過去因修施；
彼受福最勝，	平等亦無異，
命終往生天，	過去因修施。」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此閻浮提壽命無定，始從十歲，乃至百千萬歲壽命無量。苾芻應知，閻浮提人今壽百年，中天無定。苾芻當知，閻浮提人長壽百年，苦多樂少。

「復次，苾芻！此洲雖壽百年，乃有十位：一者、嚙魯，眠臥無知，二者、俱摩嚕，作戲解生，三者、與嚙，樂著欲境，四、末羅鏐，勤修其業，五者、鉢羅枳穰，智辯有殊，六者、悉蜜栗帝，曉了記憶，七者、悉體覩，正安自行，八者、尾嚕，國王愍恤，九者、沒[口\*栗]兔，色朽力微，十者、孽多俞，數百歲命終。

「復次，苾芻！未終百年，時有三際，所謂寒、熱及雨，亦名三時。未終百年，及十二月得三際名：四月寒際、四月熱際、四月雨際。復次，百年未終，十二月內有二十四半月。百年未終，內有八月寒際、八月熱際、八月雨際。復次，百年之中，十二月內有三十六晝夜，月內有十二寒際時、十二熱際時、十二雨際時。復次，千年之中，十二月內有三十六晝夜月，內



有七十二千度食，其中而有喫食及不喫食時，所謂瞋怒時、苦惱時、路行時、清齋時、急務時、睡眠時、醉悶時，此皆不食；復有得食不食，亦有不得亦不食，如是食及不食——彼食之內略說得食——乃有七十二千遍食。

「復次，苾芻！此閻浮提如上所說，及從乳母食、一月、半月、晝夜及年、喫食時及不食時，約中間說。」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我說人中壽命五十歲，四大王天成一晝夜，以彼晝夜成彼一月，十二月成年，以彼長年壽命五百，彼算人間晝夜壽命當九十洛叉，然後命終。以彼四大王天五百歲壽命成等活地獄為一晝夜，彼以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以彼長年算數五百為等活大地獄中有情壽命。以彼五百年當四大王天五百四十洛叉，即當人間比較算數計一萬六千二百俱胝年，彼等活大地獄中壽命方盡。」

爾時，世尊即說伽陀曰：

「惡業身具三，	口業惡有四，
意三業亦然，	罪畢苦方出。
等活地獄中，	惡業同皆入，
萬六千二百，	俱胝恒受苦。
生彼地獄中，	冤家互相殺，
死已復重穌，	業盡苦方出。」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一百年，彼忉利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忉利天中壽命一千歲。以彼天中一千年較量人間算數當一十八俱胝年，彼天此後命終。」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彼天壽命一千歲，當彼黑繩大地獄中成一晝夜，彼以三十晝夜成月及年，彼大地獄中壽命一千歲，以彼一千年較量算數即當人間三萬二千四百俱胝年，彼黑

繩大地獄中然後命終。」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憎嫌師、父母，        毀謗佛、聲聞，  
破壞和合人，        黑繩受大苦。  
惡業親自作，        地獄苦須受，  
迴避免無由，        業盡方始出。」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二百年，彼夜摩天為一晝夜，以彼晝夜三十日成月，十二月成年，彼夜摩天壽命二千歲，彼當人間算數計三十六俱胝年較量壽命，彼天然後命終。又以彼天壽二千歲為眾合大地獄中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彼眾合大地獄中壽命二千歲，較量彼處算數即當人間計六萬四千八百俱胝年，彼地獄中然後命終。」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三種不善業，        眾合地獄生；  
善三業不修，        牛、羊、鹿殘害。  
豬狗及非人，        眾合互相殺，  
苦因苦處生，        業盡方始出。」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四百年為彼覩史多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彼一月及年，彼覩史多天壽命四千歲，當人間算數計七十二俱胝年，彼天壽量然後命終。以彼天中壽四千歲，為叫喚大地獄中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月及年，彼叫喚大地獄中壽四千歲，當覩史多天四千三百二十俱胝年，彼當人間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俱胝年，彼叫喚大地獄中然後命終。」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殺生造極惡，        叫喚恒受罪，  
作惡虛誑人，        業盡苦方出。」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八百年為彼樂變化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日成月，十二月成年比較算數，彼樂變化天壽命八千歲，比較人間計一百四十四俱胝年，彼天然後命終。又以彼天壽命八千歲，比較大叫喚大地獄中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月及年，彼大叫喚大地獄中壽命八千歲比較算數，即當人間二十五萬九千俱胝年較量彼壽，然後命終。」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我見及貪欲、    謗法罪最深，  
作惡并蓋纏，    生大叫喚中。  
叫喚大地獄，    身毛皆豎立，  
喫飲火焰燒，    迴避禁難出。  
虛誑、愛殺生，    劍輪狗、鷲、鳥，  
食髓老鐵鳥，    殘害[馬\*展]無免。」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若人間一千六百年，為他化自在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月，十二月成年比較算數，彼他化自在天壽命一萬六千歲，比較算數當人間二百八十八俱胝年，彼天然後命終。又以彼天一萬六千歲比較炎熱大地獄中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月，十二月成年，彼炎熱大地獄中壽命一萬六千歲，較量算數當人間六十萬八千四百俱胝年，彼地獄中然後命終。」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惱亂於父母、    沙門、婆羅門，  
善業不修習，    恒受炎熱苦。  
誑惑諸眾生，    炎熱地獄受，  
所作惡不亡，    業盡方此出。」

爾時，世尊告苾芻言：「汝應諦聽，較量算數庖地獄等眾生壽命。」

時諸苾芻白佛言：「善逝！我等樂聞、受持、憶念，唯願演說此庖地獄有情壽命比較長短。」

爾時，世尊告苾芻曰：「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分別演說此庖地獄壽命之事。積聚胡麻滿一婆訶可容二十佉梨，彼有天人百年一粒，二十佉梨一一捻盡，彼庖地獄壽命方滿。」

「復次，苾芻！我說眾生壽命較量，又如庖裂之中壽命二十婆訶胡麻，如是阿吒[𑖀\*鳥]中壽命四十婆訶麻、賀賀凡中壽命六十婆訶麻、護護凡中壽命八十婆訶麻、青蓮華中壽命一百婆訶麻、紅蓮華中壽命一百二十婆訶麻、如是於大紅蓮華中壽命一百四十婆訶麻，一一之中滿圖胡麻，百年一粒除去，胡麻粒粒皆盡，彼諸有情方滿壽命。」

「如是，苾芻！舍利子、大目健連及天壽等并諸眷屬，若復有人心行暴惡，自身當墮此大地獄。是故，苾芻！應如是知。若復有人身患焦瘦，不生瞋恚，心不輕慢，是故，苾芻！智者如是應當修覺。」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若人發惡言，	毀他如刀斧，
劍輪斬其身，	皆從自口出，
毀謗於賢善，	稱讚復歡喜，
鬪諍結宿冤，	死入地獄疾。
資財他所有，	鬪諍生嫉妬，
惱彼不安樂，	當受庖裂苦。
毀謗於善逝，	意悅生歡喜，
百千庖裂劫，	恒受地獄苦。
發惡身、口、意，	毀謗諸賢聖，
五百三十六，	庖劫恒受苦。
廣作業無邊，	罪犯及虛誑，

長劫地獄中，業盡後方出。」

復次，佛告諸苾芻等：「此極炎熱大地獄中，有情壽命壽半中劫較量算數，然後命終。」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恒作惡業因，愛樂安樂果，  
遠離於人、天，當生炎熱獄。  
打罵師、父母、沙門、婆羅門，  
邪見斷善根，極熱受大苦。」

復次，佛告諸苾芻言：「彼之阿鼻大地獄中較量壽命，此後命終。若提婆達多及於一切愚迷之人，於如來處而發惡心、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出佛身血、殺阿羅漢，驅役苾芻、苾芻尼等，命終必墮阿鼻大地獄中，受苦無窮。」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毀謗三乘教、殺聖阿羅漢、  
愚癡毀求法，獲報無間罪。  
刺竹果自壞，惡業惡趣生，  
如是放逸罪，阿鼻地獄受。」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梵眾天中壽命半劫，此後命終。苾芻應知，梵輔天中壽命一劫，然後命終；大梵天中壽命一劫半，然後命終。苾芻應知，少光天中壽命二劫，然後命終；無量光天壽命四劫，然後命終；極光淨天壽命八劫，然後命終。苾芻應知，少靜天中壽命十六劫，然後命終；若無量靜天壽命三十二劫，然後命終；若遍靜天壽命六十四劫，然後命終。苾芻應知，若無雲天壽命一百二十五劫，此後命終；若福生天壽命二百五十劫，然後命終；若廣果天壽命五百劫，然後命終；若無想天壽命亦然。苾芻應知，若無煩天壽命一千劫，然後命終；無熱天中壽命二千劫，然後命終。苾芻應知，善現天中壽

命四千劫，此後命終；若善見天壽命八千劫，此後命終；若色究竟天壽命一萬六千劫，然後命終。

「苾芻應知，空無邊處有情壽命二萬大劫，然後命終；識無邊處壽命四萬大劫，此後命終；無所有處壽命六萬大劫，此後命終；若非想非非想處有情壽命八萬大劫，然後命終。」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如是，乃至在阿鼻大地獄中，乃至非想非非想處，輪迴如此。苾芻應知，如是輪迴五趣有情往來不息，現有生、異、滅三種之相。苾芻當知，如是三種迴輪之性，少分之中不可愛樂、亦不可羨，於一剎那而非久住。何以故？苾芻當知，所謂苦性故，不可愛樂。如是少穢，何況多穢？如是少穢，不可愛樂、亦不可羨。彼一剎那而非究竟。何以故？苾芻應知，輪迴之苦不可愛樂。若有愚迷、寡聞眾生輪迴五趣、往來不息，輪迴之行常不捨離，不能出於地獄中苦，亦不能出餓鬼中苦，恒墮惡趣。是故，苾芻應如是學：如是輪迴大苦不應愛樂，苾芻！當知策勲精進，斷滅輪迴。」

爾時，世尊說此法已，彼諸苾芻等一心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較量壽命經

## 佛說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眷屬俱，亦與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皆悉集會。爾時信相菩薩白佛言：「世尊！今有地獄、餓鬼、畜生、奴婢、貧富、貴賤種類若干，唯願世尊具演說法！若有眾生聞佛說法，如孩子得母、如病得醫、如羸得食、如暗得燈，

世尊說法利益眾生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觀時已至，見斯菩薩勸請慇懃，即放眉間白毫相光照于世界——地獄休息，苦痛安寧。爾時一切受罪眾生尋佛光明，來詣佛所；遶佛七匝，為佛作禮；勸請世尊，敷演道化，令此眾生得蒙解脫。

爾時信相菩薩為諸眾生而作發起，前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眾生，為諸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頂；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眾生，故獲斯罪。」

「第二，復有眾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洪爛，鳥栖鹿宿人跡永絕，沾污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癰病。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剝脫道人，斬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姪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罪。」

「第三，復有眾生身體長大，聾駃無足宛轉腹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為諸小蟲之所啖食，常受此苦不可堪處。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為人自用、不信好言善語，不孝父母、反戾時君；或為帝主大臣、四鎮方伯、州郡令長、吏禁督護，恃其威勢侵奪民物，無有道理，使民苦悴吁嗟而行。故獲斯罪。」

「第四，復有眾生兩目盲瞎，都無所見，或舋樹木或墮溝坑，於時死已，更復受身亦復如是。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鷹眼合、籠繫眾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故獲斯罪。」

「第五，復有眾生謇吃瘖瘂，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毀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

「第六，復有眾生腹大頸細，不能下食；若有所食，變為膿血。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偷盜僧食，或為大會福食屏處偷噉；憊惜己物，但貪他財；常行惡心，與人毒藥，氣息不通。故獲斯罪。」

「第七，復有眾生，常為獄卒熱燒鐵釘釘人百節骨頭，釘之已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為針灸醫師，針人身體不能差病；誑他取財，徒受苦痛，令他苦惱。故獲斯罪。」

「第八，復有眾生常在鑊湯中，為牛頭阿傍以三股鐵叉，叉人內著鑊湯中，煮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煮之。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信邪倒見，祠祀鬼神屠殺眾生，湯灌搯毛、鑊湯煎煮，不可限量。故獲斯罪。」

「第九，復有眾生常在火城中，燂煨齊心，四門俱開，若欲趣向，門即閉之，東西馳走，不能自免，為火燒盡。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焚燒山澤、火煨雞子、燒他村陌，燒煮眾生身爛皮剝。故獲斯罪。」

「第十，復有眾生常在雪山中，寒風所吹，皮肉剝裂，求死不得。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橫道作賊，剝脫人衣，使冬月之日令他凍死；生[利-禾+皮]牛羊痛不可堪。故獲斯罪。」

「第十一，復有眾生常在刀山、劍樹上，若有所投，即便割傷，支節斷壞。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屠殺為業，烹害眾生，屠割剝裂，骨



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眾生苦痛難處。故獲斯罪。」

「第十二，復有眾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飛鷹走狗彈射禽獸，或斷其頭，或斷其足，生滅鳥翼。故獲斯罪。」

「第十三，復有眾生，攣臂背僂，腰髀不遂，脚跛手拘，不能操涉。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為人僇剋，行道安槍；或安射窠，施張弮穿陷墜眾生，頭破脚折，傷損非一。故獲斯罪。」

「第十四，復有眾生，常為獄卒桎梏其身，不得免脫。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網捕眾生，籠繫而畜，飢窮困苦；或為宰主、令長貪取財錢，枉繫良善，怨苦號天，不得縱意。故獲斯罪。」

「第十五，復有眾生或癲、或狂、或癡、或騃，不別好醜。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後得癡身如似醉人，不識尊卑不別好醜。八萬劫墮沸屎地獄，獄卒斬剉，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五窮六極長夜受苦，以坐貪酒過。受罪已，始得為人，癯殘跛蹇，為人之所憎嫉；行逢接他橫事，常無樂時。以酒過犯，故獲斯罪。」

「第十六，復有眾生其形甚小，陰藏甚大；挽之身疲，皆復進引；行立坐臥，以之為妨。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治生販賣，自譽己物，毀訾他財；鬻升弄斗，躡秤前後，欺誑於人。故獲斯罪。」

「第十七，復有眾生男根不具，為黃門身，不得妻娶。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喜犍象、馬、牛、羊、豬、狗，不可稱數，令此眾生苦痛難忍，死而復穌。故獲斯罪。」

「第十八，復有眾生從生至老，無有兒子孤立獨存。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為人暴惡，不信罪福；百鳥產乳之時，齎持瓶器，循大水渚，求拾鴻鵠、鸚鵡、鵝、鴈諸鳥子卵，擔歸煮噉；諸鳥失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故獲斯罪。」

「第十九，復有眾生少小孤寒，無有父母、兄弟，為他作使，辛苦活命；長大成人，橫罹殃禍，縣官所縛，繫閉牢獄；無人追餉，飢窮困苦，無所告及。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喜捕拾鷗、鷺、鷹、鷂、熊、羆、虎、豹，枷鎖而畜，孤此眾生，父母、兄弟常恒憂念，悲鳴叫裂，哀感人心；不能供養，常苦飢餓，骨立皮連，求死不得。故獲斯罪。」

「第二十，復有眾生其形甚醜，身體黑如漆，兩目復青，頭頰俱圯，顴面平鼻，兩目黃赤，牙齒踈缺，口氣腥臭，矬短癰腫，大腹腰髀，脚復繚戾，僂脊匡肋，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瘡、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羅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永不識僧。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為子不孝父母，為臣不忠其君，為君不敬其下，朋友不以其信，鄉黨不以其齒，朝廷不以其爵；趣為趣作，心意顛倒，無有其度；不信三尊，殺君害師；伐國掠民、攻城破塢、偷竊過盜，惡業非一；美己惡人，侵陵孤老，誣謗賢聖，輕慢尊長，欺誑下賤。一切罪業悉具犯之。眾惡集報，故獲斯罪。」

爾時一切諸受罪眾生聞佛作如是說，悲[口\*罌]動地，淚下

如雨，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久住說法，令我等輩而得解脫！」

佛言：「若我久住，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謂我常在，不念無常。善男子！譬如孩兒，母常在側，不生難遭之想；若母去者，便生渴仰思戀之心；母方還來，乃生歡喜。善男子！我今亦復如是，知諸眾生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故般涅槃。」

爾時世尊即為此諸受罪眾生而說偈言：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念當勤精進，        頂禮無上尊。」

爾時世尊說斯偈已，諸受罪眾生白佛言：「世尊！修何善行得離斯苦？」

佛言：「當勤孝順父母，敬事師長，歸奉三尊；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悲喜捨，怨親平等，同己無二；不欺孤老，不輕下賤，護彼如己。汝等若能如是修行，則為已得報佛之恩，永離眾苦。」

說是經已，菩薩摩訶薩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聲聞、緣覺即得六通、三明、具八解脫，有得法眼淨。若有眾生得聞是經不墮三塗、八難之處，地獄休息，苦痛安寧。

爾時信相菩薩白佛言：「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

佛告信相菩薩善男子：「此經名為『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當奉持之，廣令流布，功德無量！」

諸天大眾聞經歡喜，五體投地，作禮奉行。

**佛說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

#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劉宋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九月本齋，一時畢竟，佛從禪室出，往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二國之間有一大樹，名尼拘類樹，高百二十里，枝葉方圓覆六十里，其樹上子數千萬斛，食之香甜，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眾病除愈，眼目精明。佛坐樹下，時諸比丘，取果食之。

佛語阿難：「吾觀天地萬物，各有宿緣。」

阿難即前為佛作禮，長跪白佛言：「何等宿緣？此諸弟子願欲聞之，唯具演說，開化未聞！」

佛告阿難：「善哉！善哉！若樂聞者，心善聽。」

佛語阿難：「夫人作福，譬如此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收子無限。人而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佛、事三寶中來；為人大富，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為人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強壯，從持戒中來；為人端正，顏色妙好，輝容第一，身體柔軟，口氣香潔，人見姿容，無不歡喜，視之無厭，從忍辱中來；為人修習，無有懈怠，樂為福德，從精進中來；為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為人才明，達解深法，讚歎妙義，開悟愚蒙，人聞其言，莫不諮受，宣用為珍寶，從智慧中來；為人音聲清徹，從歌詠三寶中來；為人潔淨，無有疾病，從慈心中來。」

阿難白佛：「云何為慈？」

佛語阿難：「一、慈眾生，如母愛子；二、悲世間，欲令解脫道意；三、心常歡喜；四、為能護念，一切不犯。是為慈心者也。」

佛語阿難：「為人長大，恭敬人故；為人短小，輕慢人故；為人醜陋，喜瞋恚人故；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為人專愚，不教人故；為人瘡癰，謗毀人故；為人聾盲，不喜聽受經法故；為人奴婢，負債不償故；為人卑賤，不禮三寶故；為人醜黑，遮佛光明故；生裸國中者，喜輕衣瑇瑁塔寺、精舍故；生馬蹄國中者，喜著屐佛前行故；生穿胸人國中者，布施作福悔惜心故；生麀鹿麀鹿中者，喜驚怖人故；生墮龍中者，喜調戲人故；身生惡瘡治之難差者，喜鞭打眾生不以理故；人見歡喜者，前生見人歡喜故；人見不歡喜者，前生見人不歡悅故；遭縣官繫閉牢獄、桎械其身者，前世為人籠繫眾生，不從意故；為人脣缺者，前世釣魚，魚決口故；聞好言善語心不樂聞，於中兩舌、亂人聽受經法者，後墮耽耳狗中。」

佛語阿難：「世有愚人，聞說法語心不餐採，後墮長耳驢馬之中；慳貪獨食，不共飢者，食後墮餓鬼中；出生為人，貧窮飢餓，衣不蓋形，食不供口，好食自噉，惡食施人，後生猪豚、蜚蠊之中。喜劫奪人物者，後墮羊中，生剝其皮，償其宿罪；好喜殺生者，後為水上蜉蝣蟲，朝生暮死；好喜盜人財物者，後墮奴婢、牛、馬之中，償其宿債；好喜姪他妻女者，死入地獄，男抱銅柱，女臥鐵床，從地獄出，常生下處，當墮鷄鴨中；好喜妄語，傳人惡事，死入地獄，洋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犁之，出墮鴟梟、鵲鵲鳥中，人聞其鳴，莫不驚怖，皆言變怪，呪令其死。喜飲酒醉犯三十六失者，死墮沸屎、泥犁之中，出生墮狴狴中，後還為人，愚癡生無所知，夫婦不相和順，數共鬪爭，更相驅遣，後墮鳩鴿中；貪人力者，後墮象中。」

佛語阿難：「州郡令長食官爵祿，或人無罪，或私侵人民，錄名繫縛，鞭打捶杖，強逼輸送，告訴無地，枷械繫閉，不得寬縱，後墮地獄中身受苦痛；數千億歲罪畢乃出，當墮水牛中，

貫穿其鼻，牽船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罪。」

佛語阿難：「為人不淨，從猪中來；為人慳貪，不能廉潔，從狗中來；為人剛強、很戾自用，從羊中來；為人腥臭，從魚鼈中來；為人兇惡、含毒心難解者，從蝮蛇中來；好喜美食，喜殺害眾生無有慈心者，從豺、狼、狸、鷹中來，為人短命胞胎傷墮，生世未幾而早命終，墮在三塗數千萬劫。」

佛言：「此輩前世為人，好喜射獵，焚燒山澤，採巢破卵，施捕魚網，殺一切眾生，貪其皮肉以自食噉，多短命報，世世累劫無有出期。慎之！慎之！痛不可言。」

佛語阿難：「凡作功德，皆應身為，燒香福會、轉經行道，不得倩人，呪願若虛，如倩人食，豈得自飽，能不饑耶？若燒香鮮潔，逮薩云若，香攝一切相；然燈續明，得三達智，無所罣礙。燒香齋食，讀經達嚩，以為常法；布施得福，諸天接待，萬惡皆却，眾魔盡除，無敢當者。懈怠之人，安隱諧偶，無精進心，一朝疾病，有不吉利，便欲燒香，方云作福。諸天未降，眾魔故前，競共嬈觸，作諸變怪。以是之故，常當精進，罪福隨身，如影隨形，植種福者，亦如尼拘類樹，本種一核，收子無限，施一得倍萬，言不虛也！」

佛時頌曰：

「賢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將，
施一得萬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大布施，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佛道，	度脫於十方。
因緣合會誰為親？	五戒十善除去瞋，
不望他許自為親，	世間榮樂如浮雲。
展轉五道如車輪，	莫計壽命惜金銀，
天地尚壞何況身？	奉持經戒是大珍。

勿貪財色辱悞人，    三界眾生如群羊，  
來去五道身壞傷，    命速流水何有常。  
作惡甚近受罪長，    泥犁地獄沸鑊湯，  
制心剛意離禍殃，    犯罪入中痛難當。」

佛告阿難：「世人無智，生死肉眼不知罪福。吾以道眼觀無數劫乃至今身罪福應報，猶觀掌中瑠璃珠，內外明徹無狐疑想。」

阿難前整衣服，為佛作禮，而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

佛語阿難：「此經名為『輪轉五道』，亦名『罪福報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諷誦宣傳，功德無量，當見禮侍賢劫千佛，奉侍供養，不墮三塗八難之處，得戒定慧。」

佛說經竟，五百比丘漏盡意解；七百比丘尼得須陀洹道；八百羅漢得菩薩道；諸天龍神、是時樹下清信士萬二千人、清信女六千人，悉履道迹；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得阿那含道。天、龍、鬼神、世間人民，聞佛說法，皆言：「善哉！」即起作禮，遶佛三匝，歡喜而去。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難邠坻阿藍。時佛傷哀諸所有生死之類故，結出讖微，分別善惡，都有五道——人作善惡有多少，瞋恚有薄厚，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何謂五道？一謂天道，二謂人道，三謂餓鬼道，四謂畜生道，五謂泥犁、太山地獄道。人不求度世道者，生死憂苦不斷絕，往來五道，不得解脫。賢

者黠人厭於憂苦，見師則承事，不見則思師教誡。師教人去惡就善，示人度世之道。父母養育，老病死亡一世耳，佛度人，萬世不極。賢明智者宜熟思惟之。

佛告諸弟子：「皆聽！我為汝陳說善惡之禍福。」諸弟子皆長跪叉手言：「諾！受教。」

佛言：「人於世間慈心不殺生，從不殺得五福。何等五？一者，壽命增長；二者，身安隱；三者，不為兵刃、虎狼、毒蟲所傷害；四者，得生天，天上壽無極；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則長壽。今見有百歲者，皆故世宿命不殺所致。樂死不如苦生，如是分明，慎莫犯殺。」

佛言：「人於世間不取他人財物，道中不拾遺，心不貪利，從是得五善。何等五？一者，財物日增；二者，不亡遺；三者，無所畏；四者，得生天，天上多珍寶；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保守其財產，縣官、盜賊不敢侵犯取其財。今現有保財至老者，皆故世宿命不敢取他人財物所致也。亡無多少，令人憂惱。亡遺不如保在，如是分明，慎莫取他人財物！」

佛言：「人於世間不犯他人婦女，不念邪僻，從是得五善。何等五？一者，不亡費；二者，不畏縣官；三者，不畏人；四者，得上天，天上玉女作婦；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多端正婦。今尊者見有若干婦端正好色，皆故世宿命不犯他人婦女所致也。見在分明，慎莫犯他人婦女！」

佛言：「人於世間不兩舌讒人，不惡口罵人，不妄言綺語，從是得五善。何等五？一者，語言皆信；二者，為人所愛；三者，口氣香好；四者，得上天，為諸天所敬；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為人好口齒，他人不敢以惡語污之。今見有從生至老不被口謗者，皆故世宿命護口善言所致也。如是分明，慎莫妄讒人！」



佛言：「人於世間不飲酒醉，從不醉得五善。何等五？一者，傳言上事，進見長吏，語言不謬誤，亦仕宦如意；二者，家事修治，常有餘財；三者，假借求利疾得，亦為人所敬愛；四者，得上天，亦為諸天所尊重；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潔白自喜，黠慧曉事，皆從故世宿命不飲酒所致。慎莫飲酒！」

佛言：「人於世間不持刀杖恐人，不以手足加痛於人，不鬪亂別離人，己所不欲，不施於人，從是得五善。何等五？一者，身體強健；二者，臥起常安隱；三者，為諸天、龍、鬼神所護視；四者，得上天，天上樂無極；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身體完具無疾病。今見有從生至老無有疾病者，是皆故世宿命不加痛於人所致。如是分明，慎莫加惡於人！」

佛言：「人於世間和心不瞋恚，見賢者敬之，愚者忍之，從是得五善。何等五？一者，為人所稱譽；二者，人見之皆歡喜；三者，身自安隱亦潤澤好；四者，得上天，天上端正淨潔；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為人善性，端正姝好。今見有好人萬人之選，皆故世宿命和心善性忍辱所致也。不瞋恚，如是分明，慎莫瞋恚於人！」

佛言：「人於世間孝順父母，敬事長老，恭執謙卑，先跪後起，後言先止，常教惡人為善，從是得五善。何等五？一者，為人所敬愛；二者，人皆道其善；三者，自意歡喜；四者，得上天，為諸天所敬愛；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為眾人所媚愛。今見有善心孝順，為眾人所媚愛者，皆是故世宿命孝順、敬事長老所致。如是分明，可作孝順事於長老！」

佛言：「人於世間用諫曉事，善心好意，敬事尊老，禮節兼備，從是得五善。何等五？一者，仕宦得好職；二者，在官疾遷，賣買得利；三者，百姓見之皆歡喜；四者，得上天諸天見之皆歡喜；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為王侯公卿作子，皆

故世宿命行禮作福所致。如是分明，慎莫憍慢於人！」

佛言：「人於世間不慳貪，好喜布施，愛視諸家親屬貧窮者，若乞匄兒，飲食常當使飽，衣亦當完好，從是得五善。何等五？一者，財產日增；二者，為諸天下人所稱譽；三者，為州、郡、國所尊敬；四者，得上天，天上所侍；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大富樂為眾人所敬，皆故世宿命布施行善所致。如是分明者，亦可行德布施！」

佛言：「人於世間，有明經賢者，若沙門道士，喜往問度世之道，心不嫉妬、貪愛高遠賢者，從是得五善。何等五？一者，得黠；二者，多聞，亦多知多見；三者，多敬難之；四者，得上天，天上識所學；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即明經曉道，為國家所敬重，亦為人所歸仰。今見有明經曉道者，此皆故世宿命作道行德所致也。如是分明，亦可行道德！」

佛說經已，諸弟子皆歡喜，前為佛作禮。

佛言：「聽說作惡得惡！」諸弟子皆叉手言：「諾！受佛教！」

佛言：「人於世間喜殺生無慈之心，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壽命短；二者，多驚怖；三者，多仇怨；四者，萬分已後，魂魄入太山地獄中——太山地獄中，毒痛考治，燒炙烝煮，斫刺屠剝，押腸破骨，欲生不得——犯殺罪大，久久乃出；五者，從獄中來出生為人，常當短命，或胎傷而死，或墮地而死，或數十百日而死，年數十歲而死者。今見有短命人，若形癈瘡，身體不完，跛蹇禿傴，或盲聾、瘡癰、鼽鼻塞壅，或無手足，孔竅不通，皆由故世宿命屠殺、射獵、羅網、捕魚，殘殺蚊虻、龜鼈、蚤虱所致。如是分明，慎莫犯殺！」

佛言：「人於世間偷盜劫人，強取他人財物，求利不以道理，欺詐取財物，輕秤、小斗、短尺欺人，若以重秤、大斗、

長尺侵人，道中拾遺取非其財，負債借貸不歸，舐觸以行互人，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財物日耗減；二者，王法所疾，覺知當辜，少有脫者；三者，若身未嘗安歸，常懷恐怖，亦自欺身；四者，死後魂魄入太山地獄中——太山地獄中，考治數千萬毒——隨所作受罪；五者從獄中來出，隨所負輕重償債，或有作奴婢償者，或作牛、馬、騾、驢、駱駝償者，或作猪、羊、鵝、鴨、鷄、犬償者，諸禽獸、魚鼈之屬，皆是負債者。經言：『債不腐朽』所謂也！今見有下賤畜生之屬，皆由故世宿命貪利，強取人財物所致也。畜生勤苦如是，見在分明，慎莫取他人財物！」

佛言：「人於世間姪姪犯他人婦女，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家室不和，夫婦數鬪，數亡錢財；二者，畏縣官，常與捶杖從事，王法所疾，身當備辜，多死少生；三者，自欺身，常恐畏人；四者，入太山地獄中——太山地獄中，鐵柱正赤身常抱之，坐犯他人婦女故得是殃——如是數千萬歲，形乃竟；五者，從獄中來，出生為鷄、鳧、鳥、鴨、人，魂魄無形，所著為名。今見有鷄鳧姪姪，不避母子，亦無節度。亦有犬、馬之貞，狗貞於夫，畜生之屬皆有信足，而鷄鳧姪姪，獨無止足，皆從故世宿命姪姪犯他人婦女，受是鷄鳧身，當為人所噉食。如是慙苦，不可數說。如是分明，慎莫犯他人婦女！」

佛言：「人於世間喜兩舌讒人，喜惡口、妄言、綺語，自貢高，誹謗聖道、嫉賢妬能、啤些高才，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多怨憎；二者，自欺身，亦從是人皆不信；三者，數逢非禍；四者，入太山地獄中——太山地獄中，有鬼從人項拔其舌，若以燒鐵鉤其舌斷，若以燒鐵[矛\*良][矛\*害]刺其咽，欲死不得，欲生不得，不能語言——如是數千萬歲；五者，從地獄中來出，為人惡口，齒或免缺，彌筋蹇吃重言，或瘖瘡不能言

語。今見有是曹人，皆故世宿命兩舌讒人，誹謗聖道所致也。如是分明，亦可慎惡口！」

佛言：「人於世間喜飲酒醉，得三十六失。何等三十六失？一者，人飲酒醉，使子不敬父母，臣不敬君，君臣、父子無有上下；二者，語言多亂誤；三者，醉便兩舌多口；四者，人有伏匿隱私之事，醉便道之；五者，醉便罵天溺社，不避忌諱；六者，便臥道中，不能復歸，或亡所持什物；七者，醉便不能自正；八者，醉便低仰橫行，或墮溝坑；九者，醉便蹙頓，復起破傷面目；十者，所賣買謬誤妄觸舐；十一者，醉便失事，不憂治生；十二者，所有財物耗減；十三者，醉便不念妻子飢寒；十四者，醉便嚙罵不避王法；十五者，醉便解衣脫禪袴，裸形而走；十六者，醉便妄入人家中，牽人婦女，語言干亂，其過無狀；十七者，人過其傍，欲與共鬪；十八者，蹋地喚呼，驚動四隣；十九者，醉便妄殺蟲豸；二十者，醉便搥捶舍中付物破碎之；二十一者，醉便家室視之如醉囚，語言衝口而出；二十二者，朋黨惡人；二十三者，踈遠賢善；二十四者，醉臥覺時，身體如疾病；二十五者，醉便吐逆，如惡露出，妻子自憎其所狀；二十六者，醉便意欲前蕩，象狼無所避；二十七者，醉便不敬明經賢者，不敬道士，不敬沙門；二十八者，醉便姪姪，無所畏避；二十九者，醉便如狂人，人見之皆走；三十者，醉便如死人，無所復識知；三十一者，醉或得疱面，或得酒病，正萎黃熟；三十二者，天龍鬼神，皆以酒為惡；三十三者，親厚知識日遠之；三十四者，醉便蹲踞視長吏，或得鞭撻合兩目；三十五者，萬分之後，當入太山地獄，常銷銅入口焦腹中過下去，如是求生難得、求死難得千萬歲；三十六者，從地獄中來出，生為人常愚癡，無所識知。今見有愚癡、無所識知人，皆從故世宿命喜嗜酒所致。如是分明，亦可慎酒！酒有三十六失，

人飲酒皆犯三十六失。」

佛言：「人於世間喜持杖恐人，以手足加痛於人，喜鬪亂別離人，己所不喜強持與人，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自欺身，亦為人所患毒；二者，身為恐怖；三者，又數病疾；四者，入太山地獄中，隨所作受罪，久久萬歲；五者，從獄來出，生為人多病身不離杖。今見有多病者，皆故世宿命喜加痛疾之所致也，多病不如強健。如是分明，慎莫加惡於人！」

佛言：「人於世間常喜瞋恚不和調，見賢者亦恚，見愚者亦恚之，不別善惡，但欲瞋恚而已，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為自燒身；二者，亦自亂意；三者，臥起不安隱，或憂恚自殺；四者，入太山地獄中，毒痛考治數千萬歲；五者，從太山地獄中出，生為人面目常惡，色萎黑黃熟。今見有惡色人，皆從故世宿命喜瞋恚所致，面醜惡色，不如端正好色。如是分明，慎莫瞋恚！」

佛言：「人於世間不孝父母，不敬長老，見他人有孝父母、敬事長者，常瞋恚之，不喜作善，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常得惡夢；二者，為人所憎；三者，惡名聞；四者，入太山地獄中，考治數千萬歲；五者，從地獄中來出，生為人弊性不媚，為眾人所憎。今見有不媚急性，為眾人所憎者，皆從故世宿命不孝父母、不敬長老所致也。如是分明，慎莫憍慢！可孝順、敬事長老。」

佛言：「人於世間不孝尊老，無有禮節，輕易憍慢，自用自強，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失亡職位；二者，自欺身；三者，不為人所敬；四者，入太山地獄中，考治數千萬歲；五者，從獄中來，出生為人，當作下賤醜惡，為人所輕易。今見有下賤人，皆從故世宿命憍慢、不敬尊老所致也。如是分明，慎莫憍慢！」

佛言：「人於世間得財產，慳貪不肯布施，不愛視諸家貧窮者，不給與之，不供事沙門明經道士，不勾不與乞兒，若病人食飲不敢自飽，衣被不敢自完，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自欺身，亦為人所不敬；二者，人皆呼守錢奴；三者，恒荷慚愧；四者，墮餓鬼，勤苦不可言，或千歲百歲，不能得水飲，遙望見江湖若谿谷水，走往欲飲之，水便化作銷銅、若膿血不可飲，如是勤苦不可縷說；五者，從餓鬼中來出，生為人當貧窮凍餓，從人乞勾，脊骨相支柱，乞勾不能得，人當唾罵之。今見有貧窮乞人，皆從故世宿命慳貪不肯布施所致也。如是分明，慎莫慳貪！」

佛言：「人於世間有明經賢者，若沙門道人，不喜往問度世之道，嫉妬高才，誹謗賢者，從是得五惡。何等五？一者，不慧；二者，少知；三者，不為人所敬；四者，入太山地獄——入太山地獄中，考治數千萬歲；五者，從獄中來出，生為人愚癡無所識知，與畜生同例。今見有愚癡不別白黑者，皆從先世宿命不喜道德，嫉妬高遠所致也。如是分明，慎可行道！」

佛言：「人求壽得壽，不求壽不得壽；求病得病，不求病不得病；求端正好色，得端正好色；求醜惡色，得醜惡色；求媚得媚，不求媚不得媚；求下賤得下賤，求富得富，求貧得貧；求明經曉道得明經曉道，求愚癡得愚癡。人作善得善，若干福得上天，若為人得尊貴，亦得端正。若人作惡得惡若干罪，或入太山地獄中，或墮餓鬼中，或墮畜生中；設得作人，當作下賤貧窮，無所識知，亦復醜惡色。如人種苦得苦實，種甜得甜實。長實譬如種五穀，種稻得稻、種豆得豆，如人作善得善、作惡得惡矣！」

傳遠踈通戒於太察，	篤信守一戒於壅蔽，
勇猛剛毅戒於暴亂，	仁愛溫良戒於不斷，

廣心浩大戒於狐疑，    沈清安舒戒於後時，  
刻削溢急戒於剽疾，    多人長辭戒於無實。  
賢者且守戒，    行之有三善，  
見敬多求愚，    壽盡受天身。  
住戒行已盡，    已慧制意行，  
行至必當至，    悉斷所當受。  
從戒可滅痛，    三世戒在上，  
制使邪毒龍，    不犯有戒人。  
善哉有戒尊，    以信可為伴，  
是道非凡言，    故名戒有尊。  
戒尊善可怙，    身終不見燒，  
既臥於夜安，    已夢復歡然。  
為眾所見敬，    力善自為身，  
法見自為尊，    捨世為天王。  
我是世獨尊，    我已脫世患，  
悉是人天世，    猶我校魔兵。  
惟佛歷勤苦，    畢劫不可數，  
往來五道中，    未能具[糸\*爾]縷，  
姦匿序厥得，    號呼見視短。  
今日禮佛者，    一心皆叉手，  
從禮得上天，    人中得長壽。  
佛尊覺第一，    已現慧具足，  
當前禮法眾，    恩德若江海。  
是以吾演說，    佛之聖典籍，  
從本起因緣，    所行有善惡。  
廣採以撰立，    隨經義要趣，  
集敘如佛指，    所作殃福事。

佛已自覺法，  
尊乃刪說經，  
苦從苦因緣，  
如應八道成，  
從行有苦果，  
是本為從心，  
眾勞除愈者，  
故為次第說，  
是故著經典，  
合應正無疑，  
亦非神所化，  
亦非性自然，  
在天豈無緣，  
殊勝與不勝，  
從癡致有勞，  
已作脫復過，  
鈔綴經妙旨，  
足知世所由，  
神化解疑結，  
善行有福報，  
已作不義行，  
即時見閻王，  
「嬰兒老病死，  
知有五使者，  
身口意所行，  
爾獨何志念，  
是時有罪人，  
梵釋來下請，  
至要難見聞。  
苦盡乃為尊，  
苦滅是為淨。  
人雄之所演，  
勞行從是有。  
是行之妙要，  
誠如大聖尊。  
令世觀摸法，  
智者所宜取。  
令禍福無緣，  
又非時可傳。  
時與性亦然，  
其實非無行。  
斯勞從行致，  
聽此非一輩。  
及律之雜要，  
部部各分明。  
以經現世間，  
當可不識此。  
其死墮惡道，  
王哀便繫束：  
諫以當就罰，  
何為不修德？  
唯戒施為上，  
而能不為善？」  
聞王以法諫，



自揆無良操，  
「但以親惡友，  
坐以貪濁故，  
王曰人難得，  
為性何難悟，  
汝本興斯惡，  
非沙門道士，  
愚癡快心意，  
自身之所為，  
造以五使者，  
然後閻法王，  
爾乃錄罪人，  
擊將入地獄，  
始入黑繩獄，  
次入阿鼻摩，  
蹈棘跂熱土，  
鐵獄凡十六，  
為人犯惡故，  
故列其本行，  
至于千億歲，  
由是結怨多，  
生妄挈無過，  
常喜讒惡人，  
有持多詐便，  
後更山機迺，  
為人好殺生，  
鷄犬及諸蟲，

入怖而對曰：  
聞凡非法言，  
不能修德善。」  
幸得奚不善，  
冤造泥犁行。  
則非父母為，  
非君非我教。  
作此不善業，  
今當受其報。  
忠正之言誨，  
默而不與語。  
置於閻界中，  
見惡甚惶懼。  
大小並喚呼，  
熾火燒其形。  
徑涉沸灰水，  
自到刀葉樹。  
令有此泥犁，  
次現所應受，  
生生而輒殺。  
賊害賢人雄，  
離敗人朋友，  
死入黑繩獄。  
指治酷虐人，  
擣之以鐵杵。  
馬牛鹿羊豕，  
亦更山機迺。

癡貪懷怯弱，  
求財不用法，  
恃量以力教，  
喜施惱於人，  
今生惱父母，  
嫉故令齟齬，  
或邁擊父母，  
及他所當敬，  
迫脅從受取，  
然後身長燒，  
侵人以益己，  
後燒在火室，  
非法言是法，  
箴毀誰無聖，  
學居廟堂淨，  
由是令謗賢，  
棄捐正善業，  
後身沒溷中，  
放火燔草野，  
後入積薪獄，  
陰賊親厚者，  
啄鳥鐵耳狗，  
若有壞法橋，  
墮獄蹈踐越，  
犯人婦女者，  
容貌似美女，  
好樂於姪姪，

苟以毒害彼，  
鐵輪轢其軀。  
伏彼無力者，  
常為象所蹋。  
沙門婆羅門，  
後身被熱炙。  
仁賢奉道者，  
後世更煮治。  
證入無辜民，  
喚呼獨痛呻。  
受寄而直抵，  
大呼無誰救。  
是法言非法，  
後生阿鼻獄。  
而為過失行，  
從是入深獄。  
從邪樂得生，  
啖溷蟲為食。  
以害諸虫豸，  
燒之如野火。  
軀為利刀刺，  
宛轉共食之。  
謗訕至德者，  
履刀刃之道。  
巨軀有百足，  
與友便攫之。  
放意於人婦，

斯常與苦會，	身攀抱刺樹。
若為諸巧便，	殺水所生蟲，
殺後墮沸湯，	灰河之中生。
借貸不歸者，	身常被鐵鉤，
剛鐵燒炯然，	洋銅以飲之。
懷恨意忿怒，	果敢為非法，
見人窮苦喜，	死為閻獄鬼。
生作不善行，	死即入地獄，
其痛不可數，	一切但有苦。
如是已具說，	地獄種所行，
聽解畜生事，	餓鬼及鬼神。
身意各有三，	口四為不善，
躁擾心速變，	死墮畜生中。
若多婬欲態，	後生為癡蟲，
鴈鴿鳩鴛鴦，	孔雀亦蜚蛾。
喜縛撾捶者，	後世多受惱，
自為象馬牛，	瞋恚死成蛇。
憍傲常慢人，	後生為猛獸，
輕易者後世，	為猪犬狐驢。
常內懷嫉妬，	心亦不一住，
後世為獼猴，	強面目成鳥。
慳貪而邪誑，	多行盜賊人，
死後為猫豺，	虎狼肉食獸。
布施多瞋怒，	持心不質直，
然後墮龍中，	乃有大神力。
廣施有恚心，	輕人而自大，
後作迦留鳥，	致有大威猛。

身自食甘美，	以惡施與人，
死為溷餓鬼，	常食臭中蟲。
好調嬈老小，	乞兒與病人，
後為臊餓鬼，	食產乳惡露。
雖與心慳悔，	恒自懼不足，
後為黑餓鬼，	從下掣得食。
謂施為無福，	未嘗肯少施，
後為鄙餓鬼，	主食人所吐。
不與追謗施，	食龕外自舉，
後為竇餓鬼，	恒食人欬唾。
自有既不與，	常望求於人，
後為窮餓鬼，	所欲不能得。
喜陰識彼短，	治人以望財，
後為弊餓鬼，	主食死人肝。
龕言以惱彼，	中傷說人短，
後為焦餓鬼，	常吞食火烟。
勸訟好會鬪，	酷虐恐熱人，
後為焰火鬼，	食於蜚蛾蟲。
禁止人布施，	身亦不自與，
後為大身鬼，	其口若針鼻。
擁財以遺子，	不食亦不施，
其死屬閻界，	子祭乃得食。
生為隘陬長，	侵人以行患，
為鬼形醜大，	所欲終不得。
語言常欺調，	不與不持戒，
歡娛行急促，	終生鬼神中。
殺蟲以為餌，	鉤生蒙其利，

取殺而食之，	後世為魅魍。
布施望其後，	不誠多忿怒，
後成白注鬼，	顏貌極醜惡。
既以恚且貪，	好施而嗜酒，
喜於鼓樂舞，	死為守地神。
於家內外親，	無惡亦無嫉，
後為有力神，	乘雲風而行。
布施屋室乘，	亦與諸美味，
為神在所之，	廬舍隨其飛。
好欲而懈怠，	喜以華香施，
後為天伎人，	遊戲自恣心。
於是畜生行，	餓鬼及鬼神，
悉已為總說，	又復聽善因。
至於為所行，	亦有若干比，
其應非一種，	今為如事說。
天人阿須羅，	欲求長壽者，
內意當自省，	無害一切生。
若以不施勞，	不縛捶撻彼，
恒發安群生，	為人則無病。
不殺好恩德，	意固不復動，
終不害一切，	為人常仁賢。
未嘗有少施，	頗受於幾微，
然後身極苦，	求少得或不。
好取他人財，	而以為惠施，
後雖得財富，	猶速亡失之。
不妄取非物，	亦都無所與，
恒自勤苦求，	後傳世得財。

既不取彼物，	常自樂布施，
累世有財富，	得利甚弘廣。
自好持戒齋，	後生必明智，
愛法得譽安，	足賢意端正。
子善供養父，	既亡屢祭祀，
亦以敬施天，	後所之得食。
好施飯食者，	後生得命色，
有力辯達富，	無病常安隱。
好施衣被者，	失慚好容色，
心善人樂見，	快樂得所欲。
施與屋舍者，	後世所止安，
宮館諸所居，	事事嚴具足。
施井設義漿，	沐浴蓮華池，
後世得不得，	所欲一切富。
今世好布施，	履屨船車橋，
象馬亦諸乘，	後世得天乘。
無怒人愛見，	一切所歸仰，
後生高長子，	其施園樹者。
好以奴婢施，	加以恭敬意，
後得於姓譽，	侍使無所乏。
先祖大布施，	子孫繼不絕，
後生巨億富，	輒得父餘財。
好稱布施德，	有意不能與，
後雖墮人倫，	生於貧狹家。
謗施謂無益，	但為哀故與，
雖無布施意，	猶生富財家。
心常樂智慧，	然而不布施，

後常得聰明，	生於貧窶家。
常好喜布施，	而不學智慧，
於智不敏達，	生於大富家。
設兼行施智，	亦兼受其福，
設兩不兼行，	亦兩無所得。
施與望姓譽，	未施若已施，
若後欲施者，	斯為食惱苦。
布施雖無信，	然猶得財產，
若樂彼施財，	後意頗有喜。
布施如有信，	後世常富財，
多貨能得尊，	其意甚歡悅。
如侍敬有德，	善意供養施，
後得財可意，	既得最殊勝。
常以輕易意，	施與修德者，
然後雖得財，	安時不得食。
布施欲安人，	不行詖陷人，
然得所愛敬，	親屬靡不敬。
施與恣所有，	修德無所諍，
後獲所愛喜，	法德利具足。
施與有點眼，	不諂求非物，
福祚傳子孫，	累世常保財。
慧人行布施，	用時不勞彼，
雖少不失時，	食福時自恣。
修身以自守，	不好犯人婦，
後得所愛欲，	貞良有戒德。
婦人有非時，	智士能自絕，
後為人無怨，	受性大清淨。

若修清淨行，	所行無論議，
後生有威譽，	為天所供養。
去離於醉酒，	修行常清淨，
後識不迷惛，	得利內明慧。
為身若人故，	終而不妄語，
後生身中適，	莫得說其短。
友諍輒和解，	不好妄傳說，
後親不別離，	身常為人雄。
恒以柔軟言，	忠至入人心，
後語工可眾，	聞者莫不愛。
集會坐論議，	如事言得中，
後世得辯和，	語時人樂聽。
一切彼所有，	其心不念取，
後世心中安，	終無忘遺憂。
已知事事思，	眾善之報應，
為人都近善，	食福果甚多。
常欲利成就，	望譽天上安，
知生不常久，	心必思修德。
好惡信在行，	人倫之大利，
種雜故得雜，	在白不白中。
少壯或長老，	自在作行時，
然後如時得，	苦樂各應本。
暫行若長行，	所為善不善，
中作中時得，	長作乃長得。
師友忠恕言，	今世後世厚，
忽蔑不承用，	後生常聾聵。
詐為欺慢者，	後生偃短陋，



瘡癰或惡色，	族姓莫欲見。
不親老則愚，	事有道則利，
不慢後尊貴，	憍慢則卑賤。
布施後則富，	無與意則貧，
瞋恚得惡色，	不怒後好色。
好姦不男女，	欲犯不可姪，
騷割諸畜生，	後生為黃門。
思姪若熾火，	身根心口犯，
專行求女人，	後生為黃門。
說布施善道，	來勸已樂從，
等心視憎愛，	後生有三眼。
喜以好衣服，	施與有德者，
後世常好雅，	光潤色若金。
視人如赤子，	護老病亦然，
後常值聖人，	皦若星中月。
不干奉齋戒，	兼身產乳婦，
後得伎女樂，	犯者有干謗。
禮敬汎愛眾，	後軟手足掌，
保貨安不動，	得敬如大山。
不問訊使伶，	無求但好施，
後得食具足，	有財聚若海。
有德蒙上天，	法善眾歸仰，
後豪尊歡樂，	生為帝王種。
身口恒習善，	布施用和顏，
後富莫能嫉，	受樂生北方。
陰以善報讎，	終不妄施惡，
口諍而心柔，	後為阿修羅。

如有見善道，	具足以睹正，
後得生天上，	曜若日之光。
善孝事父母，	後生貴姓家，
不諍不好怒，	食福忉利天。
無所與言諍，	亦不參鬪訟，
守善心修德，	後生豔天上。
多聞安思惟，	好利而求脫，
念善德以善，	後生兜術天。
守戒常禪思，	依法無所恃，
亦勸彼令然，	生不驕樂天。
自守好最施，	不逆不自稱，
平均愛有道，	生彼尼密天。
鞭杖繩之惱，	不以加群生，
安慰一切人，	食福於梵天。
心慈口言善，	念安人若己，
有求而輒與，	生彼迦夷天。
念行常如齋，	不願世喜樂，
定意立安靜，	生阿波蘇天。
定心棄愛女，	除三習一樂，
能歡思正止，	得生遍淨天。
苦樂計非常，	身所行則知，
見識最清淨，	生墮苛頗天。
曉了不淨想，	多行有王處，
棄習而無想，	生無有想天。
無倚有微倚，	恢廓行四業，
念禪自清定，	生五淨天中。
柔軟意殊勝，	心正性中和，

廣博修天業，	生阿迦膩天。
解色猗無常，	樂求無邊志，
所識意無際，	思惟得出生。
已離諸情識，	無甫所向生，
有念亦已過，	欲無想而想。
雖決猶復生，	報現有平行，
智士自觀察，	知善行可作。
是法有特異，	故為人具說，
非天非時種，	所受從自作。
生非常可觀，	慧不思望倚，
凡往生善處，	皆為由行倚。
若已解非身，	無為生死空，
寂放滅苦辛，	是樂最第一。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

## 佛說自愛經

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國王詣佛所，遙見精舍，下車却蓋，解劍脫履，拱手直進，五體投地，稽首足下，却長跪白：「願以來日於四街道請佛及僧，施設微食！普令愚民知佛至尊，覩其儀式，傳世為則。願使眾生遠鬼妖蠱，悉奉五戒，以消國患！」

世尊曰：「善哉，善哉！夫為國王，宜有明導，率民以道，請求來福。吾昔為王，亦奉諸佛、沙門、梵志，常行四等、六度，勤以致佛，巍巍無上。」

王曰：「至真！誠如佛教，夫不種核無緣獲其果。吾受佛恩生世為人，去女即男，六情完具，景福之會值佛處世，盛明法化在於吾國，積善難量。乞退，嚴辦。」

世尊曰：「善哉，善哉！」

王即還宮，平治大道，高下齊平；廣設帳幔，豎諸幢幡。自彼四衢至精舍門，挾道欄楯，羅燈如星，步有香爐；天樂眾伎，歌佛至尊之靈，謠嗟沙門清貞之德；散華雜寶，紛紛如雨，香湯灑地，却敷綰綰。王親通夜手自為饌，身往奉迎，稽首于地，長跪曰：「願世尊垂大慈，現影則濟眾生！」

佛起著法服，與諸沙門俱之四衢。王及群臣翼從左右，佛至就座。夫人、太子皆稽首于地，攘衣跣襪。行澡水已，手自斟酌。佛飯畢，稽首曰：「今設微食，願天人、鬼、龍、蜎蜚、蚊行、蠕動之類，令世世逢佛、逢法、逢沙門眾，去世穢臊，懷佛正真。」

佛言：「善哉！王為民父母，潤之以慈，導以大明，所願必得！」

王曰：「普地之民，當別之際，咸曰自愛。自愛之義，其有要乎？」

世尊歎曰：「善哉問也！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成其惡，以加眾生。眾生被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獲；或身終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剋賊，皆由宿命，非空生也。身三、口四、意三無惡，愚者恣之，不孝其親；敬奉鬼妖，姪亂酒悖，就下賤之濁，以致危身滅族之禍，死入太山湯火之酷，長不獲人身，去佛遠正，不樂沙門之清戒，常與愚會。斯謂樂危亡之禍，不自愛者也！」

王曰：「善，善唯佛教誠！願聞自愛其則云何？」

佛言：「自愛之法，先三自歸，以法養親，慈愛人物，悲愍愚惑，見正喜進，平等普護，安濟眾生，施斯四恩，布施窮乏；眾生無怨，諸天祐育，眾橫不加，牢獄、利劍、諸毒消歇，親安族興，生無災患，死得上天，常與明會。斯謂自愛者也！」

王曰：「善哉！唯佛教誠！」

「誠高行賢者，清貞守真；穢利、邪樂不以染心；口四不言，三凶遠身；危命全行，諸佛所珍；親安族興，終得上天；常得福會。斯謂自愛者也！」

王曰：「善哉！唯佛教真！」

「眾毒橫加，忍默不說；慈惻愍彼，終始濟之；精進不怠，紹心三尊；外靜內寂，殖念道根；深觀聖趣，明化真言；孝親濟己，導眾使然；常與福會。斯謂自愛者也！」

王曰：「善哉！唯佛教真！」

觀者無數，時有兩商人，一人念曰：「佛身丈六，華色紫金，頂有肉髻，項有日光，巍巍難言。佛如帝王，沙門猶忠臣。佛陳明法，沙門誦宣。斯王明矣，知佛可尊！」佛知其念，熟視之，其人心喜，喜如獲寶。其一人念曰：「斯王愚惑，爾為國主，將復何求？佛者若牛，弟子猶車。彼牛牽車，東西南北；佛亦猶然。子有何道，屈意奉之乎？」佛知其有惡念，必獲其殃，愴然愍之。其人心懼，若有所遭。

二人俱去，三十里停宿，沽酒飲之，共平屬事，訟之紛紛。其善念者，四王遣善神護焉。毒心謗佛者，太山鬼令酒入腸，猶火燒身，出停路臥，即宛轉落車轍中。晨有商人車五百乘，轢殺之焉，伴求而見，其然曰：「吾衰矣！」還國見，疑取物去為不義，遂輕身委財而逝，展轉遠邁，去舍衛數萬里。

有一國，國王崩無太子，讖書云：「中土有微人，當王斯土。」群僚議曰：「國之無君，猶體之無首，難以久立也！故

王有馬，常為王禮。若有任王者，馬必屈膝！」僉曰：「大善！」即具嚴駕，以王印綬著車上，人馬填路，觀者莫不揮涕。

商人亦出觀，國太史曰：「彼有黃雲之蓋，斯者氣也！」神馬直進，屈膝舐商人足。群臣欣豫，香湯澡浴，拜為國王，僉然稱臣。王曰：「余本商人，無德於民，不任天位也！」群僚曰：「天授有德，神馬屈膝！」於是遂處王宮，聽省國政。深惟曰：「余無微善，何緣獲此？必是佛恩使之然也！」晨在御座歎佛無上之聖，率諸群僚，向舍衛稽首曰：「賤人蒙世尊潤，獲為人王。斯土傳世，不知有佛；流俗之書，亦無記焉。願以大明，開斯國人之聾盲！明日願與應真眾垂意，顧斯一時三月！」

佛告阿難：「勅諸比丘！明日彼王請，皆當徐徐變化現神尊德，令其國民咸共覩焉！」諸天聞佛至彼教化，相率導從，作樂歌德，寶帳幢幡，華下紛紛，光色耀人。佛及應真皆坐正殿，王案舍衛國王供養明法，身自斟酌畢，以小机於佛前坐，佛廣說法。

王曰：「吾本微人，素無快德，何緣獲斯？」

佛告王曰：「昔彼王飯佛，王心念言：『佛如國王，沙門猶臣下。』王種斯栽，今自獲其果。彼一人云：『佛若牛，弟子如車。』彼自種車轆之栽，今在太山為火車所轆，自獲其果也。非王勇健所能致矣！為善福隨，履惡禍追，響之應聲，善惡如音，非天、龍、鬼、神所為，非先靈所為，造之者心、成身口矣！」

佛說偈曰：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作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轆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如影隨形。」

世尊又告王曰：「眾惡之罪，最重有五。不孝不忠，殺親殺君，家滅國亂，重罪一也。羅漢之行，得空、不願、無想之定，與佛齊意，拯濟眾生，而愚向之，重罪二也。佛者，眾罪已畢，景福會成，相好十力，法導眾生，慈悲喜護，心過慈母，而愚惡謗，重罪三也。清淨沙門，志清行高；懷抱經法，助佛化愚。諸佛相紹繼，眾生得度，皆由眾僧。佞讒交構，以致不調。僧不調，政法毀，民狂走。政法毀、民狂走者，三道興，惱比丘僧，重罪四也。佛之尊廟，寶物水土，眾生赤心以貢三尊，愚人或毀盜之，重罪五也。犯斯五者，罪無請，謂之自殺身、自滅族、自投太山火矣！五罪之重，重於須彌，慎無犯焉！」

佛說經竟，王及群臣皆得須陀洹，受五戒為清信士。國民有作沙門者、守戒為清信士者，遂以五戒、十善為國政，諸天祐護，國遂興矣！諸天、龍、神、王、臣、黎民，無不歡喜。

佛說自愛經